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灾难

 **eBOOK**
内部资料 非卖品

5月21日 星期一

当那只突如其来的大杓第三次搅进酱缸，把缸沿碰得嗡嗡作响时，周均才意识到是床头的电话。他伸出手，闭着眼睛拿起话筒。

林慧的声音跳着灌进耳中：“快起来，八点十分了！”然后挂掉了。

周均缓缓地放下听筒，试着睁开眼睛，满屋的金光和耳朵里的回响混在一起，他知道必须赶快。

每个星期天的晚上都不肯早睡。昨晚十一点半林慧准备上床时，他才从书橱里翻出一本买了大半年都没有看的《时间简史》坐在餐桌旁。夜深人静的时候从书里透露出的气息和在阳台上看到的灯光一样，总让他沉迷和过度兴奋，这是两件他真正迷恋的东西。

挤密的居民楼在漆黑的夜里总会有几盏不熄的灯。周均喜欢用猜测去复原那些被厚重的窗帘阻隔了的神秘信息。乌烟瘴气、雀战正酣的朋友聚会，躺在被窝里战战兢兢地看录像带的新婚夫妇，被早已没有节目信号的电视屏幕映亮的天花板，留给迟归人的门厅壁灯，不能休眠的灵魂就这样诱惑和纠缠着每一个把目光投向窗外的人。

当你注视着深渊的时候，深渊也注视着你。可惜这时的周均并不真正懂得尼采的这句话。

大约凌晨四点他才开始去睡。梦里的情景奇特而古怪，但现在已经想不起来，只有一种厚重粘稠的感觉残留在记忆中，就象嘴里和头发上的烟味一样似有还无。

妻子林慧是他在本市念大学时同系不同班的同学。二年级时一次郊游，纯粹出于类似恶作剧的玩笑，系里的女支书安排来自邻省、当月还没收到父母寄来的生活费的周均扮演骑士的角色，要求他叫一辆出租车把扭伤了脚的林慧送回她在市中心的家里。愿上天给女支书一个最美好的归宿。那天，他不仅发现了一个他曾经以为永远无法接近的大城市女孩可以多么地善解人意，还认识了她的父母。宠爱女儿的老人热情地接待了他，而且在毕业分配时使出浑身解数，凭借在金融系统工作多年积累的人事关系，在把女儿安排在某商业银行市分行政策研究室的同时，使未来的女婿成为了某保险公司西山区支公司的职员。

毕业后不久周均和林慧就结了婚，在岳父母家一住就是四年多。六个月前周均的公司经历了一场人事变动，从市公司下派的新任经理邓轩在半个月里给职工解决了住房问题。虽然资历较老的前辈们再迁新居，周均是以填房的身份进驻他们腾出来的旧房，夫妻俩仍然迫不及待地在这套近十年前修建的廉价一室一厅里快乐地开始了自己的家庭生活。迟来的蜜月持续的时间当然会比较长，直到最近周均才似乎有了点小说里蜜月后的新郎的感觉。

在拿到钥匙的当天，周均曾给在邻省的一所中学里宁静地过着退休生活的父母挂了一个电话，开口的第一句话就是“妈，我有房子了！”那一刻，幸福的儿子好角从来没有离开过父母一样。

五分钟以后，周均已走在路上。锁门下楼时他想，不知道林慧回

家看到没叠的被子会说什么。搬了家，妻子每天六点半就得起床，路上至少要花一个多小时。刚才的电话肯定是她换车时用车站旁的公用电话打的。

阳光很耀眼。这个南方工业重镇有着漫长的夏季。每年五至九月也是保险公司的经理和雇员们最提心吊胆的季节。频繁的雷击、冰雹、暴风雨、滑坡，和十五年前那场著名的大洪水给这里的市民的记忆留下了许多东西，让他们于谈笑之余暗暗心惊。

街道上脏乱而嘈杂。行人和商贩很多。本地的报纸刊登过一篇回忆文章，作者说他曾在四十年代考察过中国的许多城市，除了比上海和香港略逊一筹外，这座都市里大街上路人的行走速度是最快的。周均在念中学时读到这篇文章。在他出生的那个县级市里，这座工业重镇是令人敬畏的，它的声音和行动无不体现着巨大的力量，它的影响远远超过两个省的省会。周均喜欢这座大城，所以九年前参加高考时，他的第一志愿就填的是这里的最高学府的工业自动化专业；所以当林慧的父母告诉他已帮他落实好工作单位时，他红着脸未经许可也无需提示地叫了他们“爸爸妈妈”，并且毫不害臊地大声说出了对林慧的庄重承诺。

呼地一声，一个背着书包的女孩从公交车上冲下来，差点和他撞上。女孩调整了一下身体的平衡，对他笑了笑，转身跑向街对面的中学。看着那蓝色校服轻盈地飘过街，听到马路上传来一连串急促的刹车声，周均感到清醒了许多。

经过一个大型农贸市场，再走完两百米长的商店区，周均跨进了公司的大门。

西山区保险公司大楼是八十年代中期修建的。据说这幢十层高楼当时成为区内一景，曾有不少居民带着亲友在楼前留影。看着那水磨石的台阶、开始变形的木制窗框，和橱窗里永远高举着一只爪子的熊猫模型，二十八岁的财产保险科科长周均不禁慨叹起时光的无情。

打卡时，他看了看打卡机上显示的时间，再看看营业大厅墙上的挂钟，又抬手把手表放到耳边听听，然后对守在打卡机旁的人事科长兼办公室主任张宏宽说：“张主任，您又把时间调快了。这么想扣我们奖金啊？”

肥胖的张宏宽早就注意到他夸张的看表动作，赶紧说：“冤枉啊，小周。我要是会调才好呢。这次配发下来的打卡机简直没法儿用，”他趋前一步，小声说，“市公司那帮老爷净知道搞回扣，害我上、下班时间都得在这儿蹲着”。

张宏宽生得人高马大，满面红光。他跟人说话象练降调音阶，越说声音越低，到最后一句话时他有本事让你觉得你们俩是最亲密的战友兼哥们儿，你们的私语绝对是贴心的秘密。

周均避让着快凑到自己耳边的那张厚嘴，笑道：“看来机器还是没人强。幸好有您老人家体恤民情，要不然我们的腰包儿给那帮杂种掏干了还不知道找谁呢”。

说完就迅速迈腿往楼梯走去。心里想，这位张老太爷还有四、五年就要退休，那时很多人会感到寂寞的。

他的办公室在三楼走廊的尽头。最近一年多周均搬了两次办公室。

去年初，在做了四年的业务员之后，他被提拔为财产险科副科长，从二楼大办公室调到科长办公室，与科长郭利民同室。今年四月，按照《保险法》关于一家保险公司不得同时经营财产保险和人寿保险业务的规定，原西山区保险公司改组成了一家财产保险公司和一家人寿保险公司。新的人寿保险公司迁出了大楼，原来的财产保险科也一分为二，设立了汽车险科和财产保险科，郭利民和他分任两科的科长。周均与五个科员搬到了三楼，他们用三间房作办公室，一间大屋当会客兼会议室，另一间小房则成了资料室兼驾驶员休息室。

关闭了两天的办公室传出的味道很难闻。周均以熟练的动作放皮包、开窗、开吊扇、拖地、擦桌子、打开水，然后又关窗、关吊扇、开空调，这才在藤椅上坐下，点上一支烟，揉揉依然发胀的额头，开始处理上周五未能看完的损案。

外界许多人对保险公司的经营感到神秘，他们习惯于把一切不直接制造物质性产品而能赚到大钱的公司称为皮包公司。周均刚从工业自动化专业毕业到这里来时也曾经为保险公司仅凭自己印制的一张张纸上填写的数字到处收钱而迷惑，他甚至认为保险公司与赌博公司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两者都是因为某个概率事件发生或不发生而赔钱或赚钱。但是，在学着苦口婆心地对众多的单位和个人采取了威胁利诱的种种手段，发现他们置若罔闻、不为所动，毫无股市或赌场上一掷千金的豪情时，在强忍着割股般疼痛地送过几笔赔款到呼天抢地的受灾者手中后，他开始对隐身于刻板的投保单、保险单、损案案卷等载体后面，充满着悯人惜世的精神和预测未来的科学的保险之灵顶礼膜拜。他开始喜欢起这个本来不是自己选择的职业。

如果一个人能赋予自己的行为以神圣的意义，把从事的工作视为正义和高尚的事业，那么他或她就离被提升为科长或副科长为时不远了。

他很快地看完最后一个案子，在审核栏签上名，然后把所有赔案按金额大小分别登在两本《损案交接簿》上。根据授权，赔款金额在五千元以下的损案自他签字起就算核准了，超过五千元的在科长审核后需交经理批准。

邓轩的桌上摆着财务科长杨华刚送来的业务旬报。在赞扬了杨华率领部下周末加班赶制报表的工作热情并请她出去时把门带上之后，他盯着这两页打印的表格，一直没有改变过姿势。

邓轩在相貌方面最引人注意的是他那张南方人群中少见的国字脸。只有他的家人知道，他从三十多岁就开始染发。在森严的机关里，有抱负的人会以各种异常的方式衰老。

去年十二月，由于西山区保险公司五十三岁的女经理刘成玲与副经理滕其用矛盾激化，市公司多次调解无效，只得各打五十大板。把滕其用及其亲信人事科长李碧君调到本市远郊一个区公司，将刘成玲低聘半级，作新任经理邓轩的副手。

当时邓轩是市公司行政处的处长。市公司总经理黄华中在邓轩陪他到沿海出差回程的飞机上谈起了关于重组西山区公司领导班子的设想。他摘下眼镜，揉着浮肿的眼睛对邓轩说：“下去基本理顺以后就调你回来，还有更重的担子要你担。”

根据邓轩对人的肢体语言的研究，他知道高度近视的黄总当着他取下眼镜的动作表示他已被完全信任和依赖。但这种幸福来得太突然，使他早餐时替嗜蛋如命而又胆固醇偏高的黄总吃下的三个蛋黄随着飞机的下降在胃里开始翻腾。

他到市保险公司已经十多年了，虽然三十五岁就当上了处长，但此后的八年一直原地踏步。他很清楚缺乏基层业务经历是自己发展道路上最致命的缺陷。黄总的重托使他的世界一下子充满光明。

离开市公司机关大楼的那天，他尽力隐忍却无法完全掩饰的那种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悲壮表情给同事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满怀同情地目送这位明知无幸仍鼓勇出征的赴难者。

下来以后，他才切身地感受了做业务的艰难。现在的保险早已不是十几年前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家垄断行为了。多家公司在这个潜力极大但现实容量相当有限的市场上厮杀，充分演义着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血腥和残酷。不幸的是，他所在的这家保险公司沿袭着事业单位的人事、用工、分配管理制度，承担着高于其他保险公司的所得税率，应付着来自各管理机构频率极高的检查和无理可讲的罚款。这一切使他们眼睁睁地看着公司进入了市场份额和经营效益逐年下滑的恶性循环。而更要命的是，他必须用大部分的精力安抚失意不甘失落的刘成玲。

黑暗中的日子总算随着公司改制出现部分转机。刘成玲成为了西山区人寿保险支公司的经理，能在退休前去掉讨厌的副字，她很满意。邓轩也很满意，他觉得上任四个多月笼罩在前进道路上的阴云总算是扫除了。

保险圈内的所有人都知道，随着国际保险商通过复关谈判施加的压力不断增大和市场经济体制下自由竞争精神的日益深入，目前仍占市场垄断地位的这家保险公司将很快变得普通寻常。一旦不慎，甚至可能象许多风光一时的国营大企业一样走向破产倒闭。但奇怪的是，每年上级公司下达的业务增长比例却从来都远远高于国民经济增长的比例。按照分业经营后市公司重新核定的计划，今年西山区支公司的保险费收入任务是 6274.4 万元，利润是 2150 万元。新组成的总经理室还下达了“时间过半任务超过半”的死命令。离半年考核只有一个多月的时间，桌上的旬报显示，支公司还差 840 万才能完成半年任务。

一座价值一千万的大楼依照企业财产保险的标准费率，一年可以收到保险费两万元。

换言之，这一个多月里，支公司必须承保 420 幢这样的大楼。

邓轩喜欢用这样的比喻来帮助他具体地感触数字背后的实质性内容。保证完成任务是走出阴影后的他面临的最首要课题。

周均敲门的时候，邓轩正咀嚼着旬报上另一类重要的数字。综合赔付率 34.1%，各大险种的赔付率分别是汽车险 40.2%，企业财产险 12%，雇主责任险 26.3%，家庭财产险 90.7%。

周均把一叠案卷递过来：“邓经理，交案子给您。”

邓轩指了指桌子，让他放下。在损案交接簿上签了名，又把本子还给周均。“你坐，小周。”

看着周均规规矩矩地坐在沙发上，邓轩从桌上的烟盒中拿出两支

“玉溪”，扔了一支给周均，点上火，喷出长长的一口烟气，看着他的脸问：“星期天出去玩了吗？”

“没有。在家睡了两天懒觉。”

“睡觉？看你的脸色就知道跟兄弟媳妇关系太好。”

“嘿嘿。”周均只有跟着笑了起来。邓经理神速地为职工解决了住房问题的闪亮登场，再加上他喜欢对手下人称兄道弟，一改过去刘成玲颐指气使的经理派头，使他频频在职工中得分。周均对他的好感也非常强烈。尤其是刚改制后邓轩逐个同科长们谈话，在讲了一些该讲的话以后，邓经理拍着他的肩膀说：“小周，你知道吗？我认为刘成玲做得最正确的一件事就是把你提成了副科长。”一时间周均感激得不知说什么才好。

“小周啊，旬报上说家财险赔付率到了 90.7%，你觉得是怎么回事？虽然半年不考核利润指标，但象这样收一百块赔出九十块，再加上税费和其他费用，这亏本生意还怎么做？我看你最近交来的家财案子并不多。要是财务上统计出错的话，你尽管讲，我帮你去修理杨华。”

“邓经理，这个数字只少不多。上周我还打电话问过临江区公司的祁科长，他们那儿家财险赔付率已经是连续两年超过 150%了。”

“你是说我该表扬你？”

“不是不是。”周均最怕邓轩这种玩笑似的发问。每当这时，他都象读小学时被班主任叫到教员休息室问他“你知道错了吗”一样紧张。他知道邓轩需要他明确的答复。“邓经理，我的意思是，家财险这个险种已经不适应现在的市场，如果不改变，只能是做得越多，亏得越厉害。”

“哦？来来来，快给我上一课。”邓轩说着，翻开笔记本，把钢笔套子扯开，一副刘备站到卧龙先生的“三分图”面前的神情。

周均只得硬着头皮开始讲了。让他觉得紧张的并不是这个问题本身，他的办公桌抽屉里就有一篇已接近完成的讨论改造家财险的稿子，他准备抽空请营业厅的顾晓羽帮忙用电脑打印好后寄往市保险学会的《保险论坛》杂志。他真正担心的是，如果他所讲的不是邓轩希望听到的话，会不会影响邓经理对他的能力的评价。

“邓经理，您知道，家财险是公司最老的险种之一，十几年来基本上没有调整过。它的设计初衷带着很强的福利性质，费率的确定也有很大的随意性。如果用商业保险的眼光来看目前的家财险条款，我们其实不是在做保险，而是在搞救济。”

“嗯嗯，接着说。”邓轩的脸上一直保持的微笑似乎是鼓励，但周均不敢确信。

“首先，它的承保基础是第一危险方式。这先天性地就对被保险人有利而对保险人不利。但条款是市公司定的，我们无权修改，只能反映意见。

“其次，虽然家财险本来是针对个人的，但实际上我们多年来习惯了通过单位来代办。

这样投保手续倒是简单，一到理赔的时候可就难办了。既然投保的时候没有列明每一户职工究竟有哪些财产，那人家出事时我们也不能怀疑他其实根本就没有某件东西。再加上现在困难企业很多，只要

单位效益不好，首先就得砍掉给职工的保险，对企业来说这不过是一项福利，对我们来说，任何险种没有了规模也就没有了效益。保险靠的就是广种薄收。

“再有，我们公司修理家用电器的定点维修部太过分了。修理费高得离谱不说，还经常把不属于保险责任的电器损坏也鉴定成雷击，保险公司简直成了他们销次货和做人情的冤大头了。”

周均一口气讲下来，越说越快。邓轩只在本子上记了不多几个字，便再也没动过笔。这时他皱着眉插话道：“怎么以前没听你说过？”

“邓经理，以前家财险是郭利民郭科长在亲自分管，我上个月才接手。而且定点维修部是刘经理十年前就定下来的。”

“明白了。还有什么要说的吗？”邓轩的表情又平和了下来。

“我刚才说的后两点其实是经过公司内部调控可以解决的。但是家财险赔付率失控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社会治安状况恶化，同时被保险人的道德危险加大。最近发生两件事都很典型。一件是前进橡胶厂的一个下岗职工家说是被偷了三件全新高档皮衣，就他那破破烂烂的家里怎么可能拿出两万多块钱去买皮衣？可人家派出所就开了‘经查被盗情况属实’的证明。我看今后只有象外国公司那样聘几个侦探才能解决问题。”

“说得容易，保险公司能有刑事侦察权吗？那不得乱了套？”

看到邓轩不再正襟危坐，周均也受到了感染。“还有，您知道上个月祥泰集团股票上市的事吧？上市后两周，他们单位被偷的就有三十多家，偷的都是刚卖完股票新买的高档家电。我们科差不多每天都得派人去查勘现场。后来听厂里说，当初发原始股的时候忘了给派出所留点，所以他们不抓小偷光抓赌博——工人突然发了财不打麻将干什么？”

“不会这么夸张吧？对了，听说祥泰集团去年搞发行时好象给公司考虑了一些内部职工股？”

“您别问我，邓经理。反正我没见到过。”周均赶紧把话题拉离敏感地带，这又是一个涉及前任经理的暗雷，他可不想去碰。“好在祥泰只给每个职工保了三千元的家财险，虽然大多数都按保险金额全赔，但案子没到五千，所以没交给您批。光这一下我们就赔出去六、七万，早超过他们的保险费了。”

“行了，小周。你把刚才说的写成文字给我，加上你的建议。光讲问题不行，我们总不能真的把这个险种给停了。”

“是。”周均连连答应。“要没别的事我先下去了。”

“好好。来，接着！”邓轩又飞过来一支烟。

叼着烟回到自己办公室，放下赔案交接簿，周均在烟缸上抖烟灰的时候，记起今天早晨已经抽了五支烟了。林慧曾从健康杂志上给他剪下一篇文章，并随送他这个漂亮的烟缸。文章对那些烟瘾很大、一时难以戒断的人提出两条据说有效的建议，一是早餐前不要吸烟，二是不要一直把香烟拿在手里，应该抽一口后就搁到烟缸沿上，这样可以减少烟的危害性和吸入量。

看看表，九点一刻。周均把烟摁熄，准备偷溜出去吃点东西。

刚站起身，科里的业务员王洋闯了进来。“老周救救我，大事不好

了！”

王洋只比自己小五岁，但周均总觉得这个一说话五官全跟着乱动的新潮少年跟自己不是一代人。他喜欢一切新事物，偏偏这是个新生事物层出不穷的时代，所以他关注于一件事物的时间极短。但奇怪的是，他的仇恨是持久不变的。比如他对以前的刘经理，仅仅因为他在公司成立日纪念游行队伍中把“热情服务，信誉为先”的口号喊成“拿人钱财，替人消灾”而遭到批评，他就把她定义为一切罪孽和邪恶的根源。直到现在，刘成玲已经不能再训斥他或者扣发他的奖金了，他仍然会在没有任何先兆的情况下突然开口咒骂“那个老冬瓜。”

“怎么，老冬瓜要调你去给她当秘书了？”

“真出事了。不是她，是东风机械厂的续保。”

“什么？快说怎么回事？”

“刚才我给东风厂打电话。沈科长说星期五银行的信贷员带着安华保险公司的人来把企财险签走了。七万多块钱呢。”

“我知道多少钱！弄不好十月份的雇主责任险续保十几万还要掉。这下你死定了。”

“怎么办啊，帮帮忙吧。”

“帮帮忙？平时我让你没事经常到单位和银行去转转，不听吧？这下让人家把业务端了还不知道信。”

王洋驯服地听着，这让周均突然觉得不对劲。他立刻停止奚落。“上次公司请沈科长钓鱼，你不是说他答应了只要我们同样保证 2% 的费用，他绝对让安华公司的人有去无回吗？”

“是呀。刚才电话里他说是银行硬逼的，他还让我跟你多解释解释，他们厂一千多号人等着贷款发工资呢。”

周均想了想，伸手抓起电话，飞快地拨完号，对着话筒说：“喂，大石桥分理处吗？麻烦您找一下何主任。”

在等着来人听电话的时候，他对王洋说：“两分钟后就知道你能不能改判死缓了。”听筒那边传来一个男子懒洋洋的声音“喂，哪位？”

“何大老爷，小的周均请安！”

“啊哈！我说是谁，周大科长，当了科长了不得啊，怎么舍得打电话来？”

“少废话。你又干了对不起人民的事，还装什么蒜？”

“吃错药了吧？周大科长我敢得罪吗？啊，哈哈！”

“一听就知道是小人得志。说实话，东风厂是怎么回事？好好地你把人家往火坑里推。”

“不知道啊……总是你们自己得罪了上帝……好象听说他们对去年的一次车祸赔偿不满意。”

“别绕弯子了，何大爷，到底是不是你下的手？”

“不是，绝对不是，咱们俩什么关系？你知道的，东风厂是老熊在跑，要不我问问他？”

“快快，十万火急。我电话不挂，等着你。”

“好啊，等我立马给你探去。”

周均把话筒夹在颈边，歪着头看看王洋，这小子是给吓坏了。他伸手去摸烟，王洋立即打燃火伸到他面前，他用手指头在王洋弯曲成

拳的手背上敲了敲，这是表示谢意的烟民交流动作。

“喂，”听筒里终于又传来了何世海的声音。

“怎么样？”

“问了老熊，东风厂主动提出不在你们这儿保了，说是你们发了财就忘了穷哥们儿。呃，我也觉得有点儿。”

“是，就嫌给你送的宣传品少了点，轻了点。”

“喂喂，开玩笑的。人家老熊可够意思，他把厂里填好的投保单给扣下了。正说今天给周大科长打电话，你就先问罪上门了。怎么样？再凶啊。”

“我的何老爷，都是我的错。念我年幼无知，听信谗言。这样，你和老熊今天上午不出去吧？我立马过来向你们陪罪。”

“今天事儿挺多的……好吧，周大科长大驾光临，再忙也得候着啊。”

听得出来，何世海的声音里已不再有一丝懒散了。

周均放下电话，对王洋说：“你叫小金把车准备好，我去跟邓经理说一声。身上有钱吗？没有先借着，回来再报。”

北京 213 发出突突的闷响，开始向西山区的工业密集区驰去。周均坐在驾驶员小金右侧的前排座位上，他扭头问后边的王洋：“听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吗？”

王洋脸上的肌肉迅速地以鼻子为中心汇聚起来，他两眼眯成一线，说：“好象是缓刑下来了。”

“何世海他们是有意的。他拿着单子等咱们去进贡呢。我已经跟邓经理讲了，今天说什么也得把投保单签下来。我告诉你啊，我没吃早饭，中午喝酒你看着办吧。”

“没问题，老周，酒算我的。只要帮我把单子拿到手，你的困难就是我的困难。”

“我的困难？你有没有搞错？！”周均又好气又好笑，“王洋，你小心点，别再有下次。”

“Yes

周均轻轻摇了摇头，扭开车上的收音机，一个什么总经理正同电台女主持人探讨事业与人生，周均把它关掉了。

窗外的太阳有些发白了。让小金提前把空调打开真是英明。

汽车翻过一个山头，进入烟囱林立的工业区。周均又一次注意到很多烟囱不再冒出浓浓的黑烟了。年初市环保局负责人在电视上宣布本市环境状况明显改善，废水、废气、废渣的排放数量令人信服地减少，周均曾为此真诚地高兴。但是有一天，也是这样乘车驶近工业区，他突然感觉到异样。当他最终意识到是他熟悉的黑烟减少了的时候，他一下子明白了过来。

对于一个从小惊佩于工业的创世纪力量的机器拜物教徒来说，他早已知道的事实以这样的方式反噬自己的心灵，使他很久不能摆脱深切的悲哀。他开始为这座城市感到难过。

到达大石桥工业区分理处后，周均同分理处主任何世海和分管东风机械厂的信贷员老熊进行了热情友好而坦率的会谈。会谈的结果是口头达成以下君子协定：一、由老熊陪同周均、王洋立即到东风机械

厂，当面撕毁已填好的安华保险公司投保单，重新填写西山区保险公司的投保单；二、西山区保险公司在收到东风机械厂的保险费后，以现金形式支付西山工业区分理处 5% 的手续费，并且不开具手续费收据；三、下半年的其他续保由工业区分理处以同样方式代办。

在东风机械厂，周均拜访了钟厂长和财务科沈科长。周均首先对以往工作中的失误作了深刻的检讨，并表明了做好以后服务的诚恳态度。厂方也畅谈了双方的友情，表示了继续精诚合作的意愿。一切误会都消除了。于是中午由保险公司作东，于老熊熟悉的一家饭馆设宴，三方把酒言欢，其乐融融。

王洋果然实践诺言，仗着年轻体健，把这场酒陪好了，没让周均当场醉倒。席间周均看见钟厂长亲自将一把配着皮套的锃亮的菜刀交给老熊，说是听沈科长向他汇报老熊家里菜刀使坏了，他立即安排设计科技术人员到市场上去看样并认真设计，生产科专门排出计划，由各工序技术最好的工人操作，在经历五次失败之后，终于胜利攻克了技术难关，生产出了这家以制造高精度机械出名的军工企业历史上第一把菜刀。

周均不知道其他人听了怎么想，席上多数人都已东倒西歪了。但他知道老熊是挺感动的，因为老熊的眼睛红红地，他接过宝刀，拍着胸脯说，老钟老沈这样的朋友我交定了。你们放心，缓息和增贷的事儿我去找老何说，他老何要办不了，我就拿着这把刀见行长去。

吃饭前周均给何世海打了个电话，让他也来，他说又有客户来找，实在无法抽身。这一顿饭直吃到下午四点。周均三人开着车把老熊、钟厂长、沈科长一一送回家，钟厂长下车的时候拉着周均的手说了许久，其他人都没听见他们谈话的内容，只见两人不断地点头，不断地握紧一直没有放松过的手。

车回公司已五点多。周均向邓轩汇报了今天到东风机械厂的全过程，他最后说：“邓经理，今年这二十多万算勉强稳住了。我建议您不要处理王洋了。”

邓轩坚决地看住他的眼，周均努力着没有移开视线。片刻，邓轩叹了一口气，开口道，“小周，你是真的不懂么？好吧，我答应你不在会上点他的名，但这多支出的 5% 手续费，必须由他出 1%，下个月开始你在科内考核时从他的奖金里扣出来。”

“扣出来放在科里，不交回财务科，可以吗？”

邓轩愣了一下，但他很快反应了过来。“唉，周均哪周均，你叫我怎么说好呢？这本来是你的职权，但我恨不得把它收回来。”

周均笑着说：“我知道，但我想赌一赌。”

回到家里，周均自觉地开始做饭。七点过，林慧才回来。俩人一边看着电视一边吃饭。

林慧不停地讲着行里发生的细碎事情和大街上连衣裙的新式样。

周均尽力嚼着饭菜，觉得头又开始发胀。中午空腹喝的酒使他的胃一直隐隐地不适。他放下筷子。

林慧刚把汤匙举在嘴边，正轻轻吹着蕃茄汤的热气。“怎么啦？不舒服？”

隔了许久周均才愣愣地说：“唉！这家里要是再添个打湿了尿布又

哭又闹的小孩，那才真叫烦呢。”

望着他起身往电视机前的沙发走去，林慧重重地把勺子扔进汤碗。然而紧接着她又马上从餐桌上的面巾纸盒里抽出一张纸，使劲擦着溅在桌上的汤迹。

5月23日 星期三

周均在审核损案的时候，习惯于用一张小纸片将看到的问题按顺序记下来。然后把这张小纸片用回形针别在案子左上角，退给缮制损案的经办人，让他们重做。

他正看一个机器损坏险损案，一家小企业的两台空气压缩机损坏，损失不大。不到五分钟，手边的小纸片上已写了四行字：“1、计算书：涂改；免赔应在摊赔之后。/2、查勘报告：错字漏字；查勘经过太简单。/3、单证顺序混乱、无说明。/4、照片：多而无当。”

“唉！学了两个月，出来的案子还这样，想来做诗也高明不到哪儿去！”每当看到朱迎兵交来的投保单或者损案，周均都有一种挫折感。象公司大部分职工一样，朱迎兵也是有背景的。他年逾而立，是一年多前退休的市公司党组成员朱副总经理的三公子。虽然到公司已经两年，但一直被安排在营业厅从事单证管理。用原来的营业厅主任曹红进的话说：“这种低智商、高身份的宝贝也只有关在我的温室里才能避免丢人现眼。”他多次提出想到业务部门工作却都被刘成玲和曹红进用委婉动听的理由拒绝了（据说理由一是社会复杂，不能让革命的后代受到业务单位三教九流的人影响，否则公司对不起敬爱的朱总。理由是二是单证管理事关公司能否正常运转的大局，需要一个信得过的人承担）。公司改制后，邓经理针对业务竞争激烈、庸员过多又无法裁减的情况，提出鼓励内勤走上业务一线。第一个宣布内部岗位调动的就是朱迎兵。周均曾向因曹红进分到寿险公司而升任营业厅主任的顾晓羽了解过朱迎兵的情况。二十四岁的顾晓羽笑嘻嘻地说：“现在我是营业厅最老的人了，我真是高兴。”

“傻丫头，再过二十年，等你成了世界上最老的人，你再高兴也还来得及啊。”但不到两个星期，周均就知道顾晓羽喜出望外的原因了。教一个朱迎兵学业务，比拖两个肥老太跳探戈还吃力，而且听王洋说，朱迎兵曾对与他同办公室的刘燕讲过：“周均有什么了不起，老说我这不会那不会，他会写诗么？”

周均没有机会看到文学青年朱迎兵的诗稿，但他最近有机会听说身体健康的朱总作为市公司的代表进入了由市人民银行组织的保险同业公会筹备小组。他觉得自己带朱迎兵的累，比起邓轩来实在算不得什么。

正在此时，走廊里传来一阵高分贝的吵嚷声。“你们保险公司不讲信誉？今天你要敢不赔，我跟你没完！”一个又尖又亮的女声激昂地扑进来。“你这人怎么能这样讲话呢？我已经给你解释过了……”刘燕的回答已经听不出平常的斯文，显示出这个前中学教员的激愤和无奈。

“你少说那些条文，我们小工人不懂！叫你们领导来！”

周均丢下笔，飞速赶往刘燕和朱迎兵的办公室。快到门口，他稳下脚步，摸了摸胸前的服务挂牌，面带极有分寸的微笑走进去。

他没有朝继续发出咆哮的高音源看一眼，径直走到刘燕的跟前，“什么事这么大声？”

四十出头的刘燕身材适中，面色白皙。拔乱反正后十几年师道尊严的环境使她的一言一行都体现出高人一等的气息。但此时，金丝边眼镜下已失去了冷傲的光，有的只是脱身不得的惶恐。

“我……我跟她没法谈了。简直是素质太差！她……”

“好了，刘老师。这事我来处理。把材料给我。”周均从刘燕挥舞着的右手上拿下三页纸。刘燕忙不迭地松开手，一屁股坐在椅子上。

周均转向另一位中年女士，用天使般柔和的声音轻轻说道：“我是财产险科的科长。我姓周，您叫我小周吧。请您到我办公室坐一下可以吗？”

“你们这位太过份了，想糊弄我们工人阶级，没门儿！”

“请问小姐您贵姓？”

“姓张。少跟我小姐小姐的，我儿子都比你大。”女工张秀芳没好气地说。

“那好，我就叫您张师傅。可您也别再说她是我们那位，我还没结婚呢。”

“你……”

“对不起，开玩笑的。张师傅，您请跟我来。”

说完，他转身朝门口走去。他知道，在呆立几秒钟之后，年高德邵的张老师傅会挪开步跟着他来。作为一个孤立的人走进保险公司的大门，除此之外她别无选择。

请张师傅在进门左侧靠墙角的矮沙发上坐下，周均给她用一次性纸杯泡了茶，把门虚掩上，然后将自己的藤椅拉到她面前。这样他的眼光可以呈斜向下的角度，落到对话人的脸上。

他因此常把那张软和的沙发称为电椅。

“对不起，张师傅。我首先得为我的同事跟您吵架的行为道歉。按照公司规定，任何业务人员同保户发生争吵，不管什么原因，都会被扣掉当月奖金。我们改天会让她到您那儿登门道歉。”

“哼！”女工进屋后第一次出声。简短而不屑，但音量显然已不大了。

周均感觉中的自己在满意地点头，但他知道自己其实没有。他把头低着飞快地看完从刘燕手中摘下的材料。除了一张盖有西山纺织厂公章的证明外，《出险通知书》和《财产损失清单》都是空白的。“您家里被盗了？”

“你以为我跑到这儿来找气受是玩儿呀？”

“您喝水，张师傅。您别对我发火。我理解家里遭贼后的心情。我自己家里也被偷过。”说到这里他把身体仰靠到藤椅背上。“一开门发现自己的家被翻得乱七八糟的，那滋味儿，好几天我老婆都不敢回去住。我刚才真是开玩笑的，我结婚了，小孩都三岁了。”

张师傅立即活跃起来：“是呀，我当时吓得腿都软了。这些天杀的小偷，你偷谁不好，要偷我们这些穷工人呀。象你们那位……呢，同

事，她家里准有钱。”

“我看你们单位证明上说您给偷走了四件衣服，一台录像机，一根金项链，现金五百块。还有什么漏掉的吗？”

“还有些零零碎碎的东西，象前年我婆婆过世的时候，亲戚朋友送的祭幛床单有十几床，后来才发现少了三床。给派出所报案那会儿根本没顾得上，我跟我们那口子说，算了，人家保险公司肯定不认，谁让咱们傻呢。你看，周科长，我们可是本份人。”

“是是。请您再把事情经过跟我说说吧。您什么时候通知的派出所，他们出现场了吗？”

“来了的。18号中午我回家，一打开门，就跟你所说的那样，客厅里给翻得乱极了。我马上跟自己说：妈哟，完了，进了贼了。就晕过去了。等我醒过来，隔壁黄大妈已经把我扶到沙发上了。后来我叫黄家老二把我们那口子喊回来。然后到大石桥派出所报案。起初他们不肯来，说是损失不到一万块，他们顾不上查现场。我当场就急了，跟他们干上了。”

“后来他们就来了？”周均忍住笑，问道。

“是啊。来的那俩小伙子倒挺不错。拍了照，画了图，还撒了些粉说是取了指纹呢。我今天到保险公司来，楼下报案室给立了案又给我两张表让我找刚才那姓刘的。她只听了几句就说什么没有明显的盗窃痕迹，保险公司不赔。她敢说咱人民的公安乱搞？”

“这里肯定有误会。小偷是怎么进屋的？”

“从阳台爬进来的。我家住六楼，你说怎么没把小偷给摔死？”

“您家阳台封了吗？”

“封了。安铝合金窗花了一千多块钱呢。我大半年的工资啊！”

“您家阳台可不小。”

“是，我拿它当一间房使。小明搬出去以前就住里头。”

周均想，这位小明多半就是那比自己还大的儿子。

“出事那天您关阳台窗了吗？”

“咳，说半天就是忘关了。前一天晚上，星期四，晚上不是挺闷吗？我半夜给热醒了，就开了窗让空气对流对流。一晚上没睡好，第二天一早赶着上班就给忘了。”

听到这里，周均知道这位中年女工的索赔之路已经走到了尽头。

“明白了。您也别太怪我们刘老师。我们以前遇到过类似的案子，现场只有几个鞋印。当时我们拒赔了，对方告到法院，我们还是赢了官司。”

“你甭唬我。法院能那么判吗？人家被偷总是事实吧？”

“我们不否认他被盗是事实，但并不是所有被盗的损失我们都负责。我们只赔‘外来的、有明显痕迹的盗窃’。这在保险条款里写得很明确。而什么叫明显痕迹，既不由被保险人说了算，也不能由保险公司说了算，得由法官下结论。”周均斩钉截铁地抛出一个并不存在的案例，目标就是引出这段带有专业术语的、叫外行人初听之下不知所云的话。他确实在唬她。

“那，周科长，你是说那姓刘的占理，我是在胡闹？”

“不不，我不是那意思。第一，虽然我没到现场，但我相信您被盗

属实。第二，我觉得您这个案子痕迹还是够明显的。我们的经办人搞混了。脚印跟指纹可差得太远。特别是在保险公司没有查勘现场的情况下就下结论确实太草率了。”

“就是嘛，那个混帐女……”

“第三，”周均截断了她的咒骂，“您没把窗玻璃给砸了，制造一个外来的痕迹，已经说明您是实事求是的了。单凭这一点，我们就该谢谢您。当然，您要真砸了，我就不会和您在这儿谈话了。”

“你又在开玩笑吧？”

“不开玩笑。我很认真。”周均站起身来，给张师傅续上开水。“欺骗保险公司叫诈骗，是犯法的。”

至此，周均已经把刘燕造成的被动局面里的漏洞基本修补完毕。接下来的，只是继续交谈，等待对方觉悟出自己的漏洞了。他把藤椅搬回自己的桌前，从包里抽出一张《现场查勘记录》来，他的皮包里随时都备有各种投保和理赔的单证。

“张师傅，让我把刚才您说的情况作个记录，这本来该经办人接待您时就写好的。然后我们一起谈谈怎么处理您的索赔。您看怎么样？”

“行。”

周均很快就写完了。他把记录交给女工看过一遍，请她在上面写上“经核对，记录无误”，并签上名字。等张秀芳屏息凝神，艰难地画押后，他把记录纸放进抽屉，锁好。曾经发生过情急的保户抓抢并吞下记录纸的事情。人在绝望的时候什么都干得出来。何况面对秀芳师傅这类有着刚烈性格，而且即将经受求不得苦的索赔者，更要小心提防。

“张师傅，您的这份家财险是您自己保的吗？”

“不是。厂里统一给办的。”

“您见过保险单吗？”

“什么保险单？”

“就是我们公司出具给你们西山纺织厂的保险合同。上面有全部保险情况和条款规定。”

“没见过。”

“那么让我给您介绍一下情况吧。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西山纺织总厂是三年前向我们公司投保的五年期家财两全保险。每户职工保险金额是三千元。”

“对对，我来之前问过财务科的会计，他也说我们是保的三千块。”

“保险单后面附的条款第一章列明了我们承保的家庭财产范围，只有家用电器、衣物、卧具、家具四个大类。因此，您被盗的首饰和现金不属于保险财产，我们不能赔。”

“这我知道。我听车间的华嫂讲过，她兄弟家被偷了好几千块钱和几大本邮票，保险公司也没赔。但是，周科长，我的床单可以算卧具吧？”

“床单肯定属于卧具。待会儿我们再回过头来具体一件一件东西地说。”周均犹豫了一下，看着这位已经非常合作的中年妇女专注的目光和脸上的皱纹，他有点不知道是不是该继续了。但这种犹豫只持续了很短的时间。

“保险条款第二章是保险责任。刚才我们已经讨论过了，我们在没有出现场的情况下，愿意相信您的被盗属实，而且根据公安机关的勘查结论，认为这次盗窃损失属于保险责任。”

“你说话跟两报一刊社论似的。你直接说我能得多少赔款得了。”

“好吧。我替您算一算。”周均又从皮包里掏出一只小计算器，在一张白纸上开始边说边写。张师傅从沙发上站起来，几步跨到他身边。

“根据保险条款第五章赔款处理的规定，家财险赔偿金额以实际损失金额为基础，而计算实际损失需要先知道出险时财产的实际价值，这就要按照条款规定以财产购置时的价值减去使用年限折旧。我说清楚了吗？”

周均经常要求自己的下属用“我说清楚了吗”代替“你听明白了吗”，用“假设我家里失了火”代替“如果你的儿子上学路上给车撞了”。他模范地遵守着这个规则。

显然女工张秀芳不可能听明白。但是她点着头，“清楚，清楚。”

“好。那么，您的录像机是……啊，四年多前买的，这得算五年。买成 2500 元，按电器的年折旧率 12% 算，损失为 1000 元；衣物四件分别按购买时间和年折旧率 30% 算下来是 252 元；把床单给您算 5 床，因为是别人送的，您也不知道价格，我就先算每床 60 块，按两年每年折旧率 20%，损失是 180 元。损失合计是 1432 元。”

“什么，只赔一千多块钱？不行不行。我损失有四千多块呀。”

看着又开始毛躁起来的张秀芳，周均从心底里生出一丝淡淡的怜悯和同情。他能够想象，这样一个刚烈的中年妇女在请了假到保险公司来索赔时心里的希望和她向旁人（比如她上不了台面的“那口子”，她那盛气凌人的生产班组长，和她不知搬到哪里去了的小明）预支的希望。

但是，作为从事保险这个职业的一名雇员，也许是好雇员，周均想，我只能对不住您了。“张师傅，也许我还是没有说透。您一定注意到了我多次说‘在我们保险公司没有出现场的情况下’，我在计算时一直说的是‘损失’而不是‘赔款’。”

“怎么啦，哪儿不对啦？”张秀芳从他口气中听出了不祥的意味，有些慌乱了。

“问题的关键在于，根据保险条款第六章《被保险人义务》第四条的规定，被保险人在知道或应该知道保险事故发生后，应保护好现场，并立即向当地公安机关报案，同时，注意，‘同时在二十四小时内通知本公司，否则本公司有权拒绝赔偿’。换句话说，您发现家里出事是在 5 月 18 日中午，但您今天也就是 5 月 22 日上午才通知保险公司。那么我们已经可以不赔了。”

“慢着慢着，你说的是些什么呀，等我琢磨琢磨。”

周均眼里的张秀芳已经成了困在笼子中的一只母兽。他从到公司开始就已习惯于把各种各样气势汹汹或厚颜奉承的人变成一只只困兽。他一直以为巧妙地利用条款为公司争得最大的利益是最高的准则和最正确的公平。

“可是，周科长，我当天就报了派出所呀。他们也证实是盗窃，不信你们可以去调查。”

“我们不必调查。我充分相信您刚才讲述的情况。我相信您刚才签字的时候是诚实的。”

我相信您。同时我要告诉您，保险合同的履行是一个商业行为，它是以双方签订的保险合同为基准的，它尊重司法机关证实的事实，但政府机关不能超越职权干涉公平合理的经济活动。如果您认为派出所的勘查可以取代保险公司的勘查的话，那么您认为派出所会赔偿您的损失吗？之所以规定二十四小时内报案正是因为要赔偿损失的保险公司有查勘现场的权利，而您必须向保险人提供行使这种权利的机会。”

“可是，我不知道这个二十四小时的规定啊，不知者不为过。你们总该考虑这个情况吧？”

“张师傅，首先，我愿意再一次相信您没看到过保险单是什么样。但是，这张保险单是西山纺织总厂和西山区保险公司在双方协商的基础上自愿签订的。您是国有企业的职工，您清楚单位盖在投保单上的公章代表着什么。至少我可以这样说，替您交纳了保险费、代表您和所有属于它的职工与我们订立合同的单位是清楚地知道这一条规定的。至于为什么您不知情，我就无法解释了。顺便提一句，保险单的正本从起保的时候起就一直在你们厂财务科。其次，我得遗憾地告诉您，您知道或不知道这一条规定，在法律上并不影响保险合同的效力，也不影响我们公司行使拒赔的权利。”

“可是，什么时候都该有个特殊情况特殊处理吧？厂子里两个月没发工资了，我们小工人攒点钱不容易……”张秀芳开始诉苦。

“我不认为您的案子特殊。今年这几个月类似的情况我们已经拒赔二十多起了，其中也有你们西山纺织厂的职工。如果我赔了您，您让我怎么去面对那些被拒赔的人？您又怎么面对您的同事？”

“可是，可是……”“可是，”周均开始提前零刷她仅剩的希望，“我们是国家保险公司。如果这家公司是我开的，一切都好商量。张师傅，换把椅子坐，您说我该怎么办？”

“我觉得您一定不会让我这么空着手跑一趟。周科长，您一定有办法，您帮帮忙，我们全家都不会忘记的。”周均听到张秀芳使用“您”字，看见中年女人惨不忍睹的媚笑，既不动心也不恶心。

“唯一的办法就是慷国家之慨了。咱们不能那么做，是不是张师傅？而且我真的不明白，您现在究竟是要求我履行合同还是不履行合同？”

张秀芳显然更不明白。

“如果您要求我履行合同，我依据条款规定拒赔；如果您要求我不履行合同，那我更没有赔偿的义务了。”

周均点燃了又一支烟。每当谈话到了这个时节，他都会做同样的事。他自己并没有发现这一点，他只是按照早已操练得娴熟到了近于条件反射的套路在做事。

他缓缓地吸气，呼气，青烟从他的鼻孔和唇角逸出，象一朵摇摇摆摆的云笼罩在他的一颗大脑袋周围。一般情况下，客户会再一次反扑，他会再一次表示同情和为难，最后带着不胜纠缠的无奈神情象征性地赔付一点了事（“唉！真拿您没办法。这样吧，您回去别声张，我在我最大权限内给您通融解决……”）。他们通常都会接受。

现在他等待着张秀芳最后的进攻。

但奇怪的是，张秀芳象给人下了蛊毒似的，耷拉着头什么也不说，一步一步往后退，她的腿一碰到沙发边，整个身子就象一面突然垮塌的墙一样倒了下去。

周均吃了一惊。他没有料到这个半小时前能作狮子吼响遏行云的壮硕女工竟会如此脆弱。很快，更使他手足无措的事情发生了：自称可以做他母亲，比 he 已退休的母亲年轻许多但看起来远为憔悴的西山纺织总厂粗纱车间女工张秀芳瘫在他办公室的电椅上开始流泪了。

把张秀芳送出公司大门，看着她如失子后的祥林嫂一样木然地被一辆公共汽车带走，他许久没有转过身来，直到他突然感到营业大厅高高的柜台后面有一双眼睛在他的背上停留。

但他回头寻找时，却什么也没有发现，寥落的两三个客户散落在空荡荡的大厅，柜台里的职员们正在收拾东西，准备下班。一个惯常的近午场景。

周均走向三楼。他来到刘燕和朱迎兵的办公室。两个人仿佛预知他会到来，都不抬头望他。他说：“刘老师……”

“嗯？”

“没事了。我已经把那人打发走了。待会儿我把笔录给你，你做个拒赔案就行了。”

不等刘燕回答，周均又对朱迎兵说，“老朱，你来一下。”

他把朱迎兵做的那个机损险损案退给他，“老朱，有空的时候练练字吧，我觉得你的字可能会写出来。另外，麻烦你把这张卖身契带过去给刘老师。”

5月25日 星期五

和林慧已经有三天没说话了。周均心里早就开始后悔。以前每次闹别扭他都能把责任轻易地安在林慧身上，而且他更愿意大度地先开口去哄她。但最近他发现自己对妻子越来越没有耐心，越来越容易情绪低沉，时常扫林慧的兴。而林慧却似乎比以前更加温柔，更能包容他的过失甚至是无理取闹。这使他常常自责，觉得非常对不住这个他从来不曾梦想能够娶到的妻子。

这天中午他在公司食堂吃饭，一桌人正在恶毒地嘲弄国家足球队的主教练时，他的BP机响了。

发传呼找他的是他的一位老客户黄权刚的父亲，也是黄权刚的老板。象很多富家子弟一样，在市内颇有名气的民营企业黄老板的独生儿子染上了毒瘾。近半年进了强制戒毒所。

三个月前，当黄老板心爱的凯迪拉克三门房车被撞，坐在前排副座上的秘书小姐受伤后，黄老板亲自出马找到周均，希望他帮忙关照。周均着着实实地帮了他。首先他请动了郭利民亲自会同对方的承保公司对车辆的损失进行了估价定损，并委托了一家专修豪华轿车的大修理厂修理。同时，他花了一整天的时间复查了车祸现场，同现场组交警取得了联系，了解了对方车主的情况，并自掏腰包买了一束鲜花看

望住院的秘书小姐。在病房外，周均向黄老板详细说明了民事损害赔偿与保险索赔之间的差异和处理交通事故的程序及环节。过了一个月后，美丽的秘书小姐伤愈出院。在交警队召集车祸双方进行处理时，周均以黄老板的手下的身份出席。最后交警部门认定对方驾驶员负全部责任，并作出了相当有利于黄老板和秘书小姐的民事损害赔偿调解意见。这样，西山区保险公司没有赔一分钱，黄老板也获得了满意的赔偿。

周均清楚，黄老板其实并不在意他的车受损和他的秘书受伤这两件事有什么不同；黄老板甚至根本不关心他究竟能得到多少赔款。但不管怎样，在他拒绝了黄老板的红包之后，黄老板说，好吧，算我欠你一个情。

很明显，今天的传呼是一种报答。

黄老板在电话里告诉他，人称“三号工程”的那家大型电子仪器厂搬迁项目最近很快会有实质性进展。据说启动资金已经由国防科工委、兵器总公司解决了一部分，而且某商业银行已原则同意贷款补齐剩下的差额。周均对一个前个体摊贩能先于新闻记者得知许多机密早已毫不惊异。有时候，鸡鸣狗盗之徒的能量是惊人的。

这家大型电子仪器厂是七十年代建设在靠近邻省的偏僻山沟里的三线建设的产物。十多年的投入使其资产已达到十亿元级的规模。它的搬迁已开始几年，搬搬停停。由于它迁入的地方位于西山区，周均早已同厂里的有关人员接触过。但鉴于工厂命运未卜，该厂的保险基本没办起来。

感谢了黄老板，周均马上同邓轩联系。邓轩这几天都在参加区人代会。他们在电话里商定，下午邓轩开完人代会后就邀请区长、主管城建规划、工业和财经的三位副区长及区委书记到西泉饮食娱乐中心，周均下午上班通知办公室主任张宏宽，由他负责晚上的具体活动安排。

身有老机关的经历，邓轩确实很适应区公司经理角色对上层公关的要求。上任半年多，他已同区里几大班子的头面人物混得很熟。今天正值人代会闭幕，他知道晚上不会再开会研究工作，所以他很有把握能请到他们。果然，四点钟他打电话回公司，说是万事齐备，区长、书记们答应来参加这个不谈保险的聚会。让大家作好准备。

下午六点，张宏宽、郭利民、周均已守候在西泉饮食娱乐中心。这家中心基本不做广告，但在区内甚至市内名声都很响。客人们都知道这里服务一流，而且非常安全。

区长、书记们都很平易近人，毫无官架子。酒喝得不多，区长一上桌就作了宏观控制，因此只上了一瓶五粮液和调制得很别致的以葡萄酒为主料的低度鸡尾酒。席上没有大鱼大肉，领导们口味各异，但都很有品味。

整个晚宴谈笑风生，听得出来，领导们熟悉民情，对世界先进潮流也有深刻的了解。他们都年富力强、思想开放、谈吐不凡。这一届班子的成员都具有大学或相当于大学的学历，其中戴眼镜的就有一半。

“领导们时间宝贵，工作繁忙，难得有闲轻松一下。但是，”邓轩非常歉意，用半开玩笑的亲近口吻说，“我们还占用了今晚的时间，向各位领导汇报工作，实在是不好意思！”

“哎，老邓，你这位大老板相招，我们再忙也得来。你刚才的话见外了，政府和人民的关系这么远吗？何况我们有言在先，今晚不谈工作。你自己罚一杯酒吧。”区长风趣地说。

待邓轩推脱不得，把服务小姐注满的酒喝完以后，区长又道：“说实在的，你们公司给区里解决了不少实际问题，我们心里有数。那几家公司成天找我们，我们都懒得理。”

主人们一致发出受宠若惊的诺诺声，脸上浮现出土为知己者死的壮烈神情。邓轩又举杯，感谢区委、区府领导的关心。

在祝愿各位领导端午节快乐之后，话题只有几分钟时间被引到三号工程，没有人露骨地说出什么，一切谈论都不带功利性质。但是，客人们都接收到了明确的信息，他们都明白了保险商今晚的真正兴趣。而主人们在听到区长没有避讳地隔桌对一位副区长随口说出的一句话后，也同客人一样，心里踏实了。

区长的话是：“他们当初刚搬进来时，咱们从规划、批地、三通一平等等方面可是一路绿灯。对吧，老邱？他们肯定对咱们区的投资环境没二话。”

饭后区长和一位副区长先行告辞，自称是气管炎严重，组织纪律观念不强，今天没向顶头上司请假，只好先走一步。张宏宽忙把区长秘书拉到一旁，将几个信封交给他，说是端午节快到了，公司职工自发组织给区里领导写的致敬信。秘书公事公办地接过信放进皮包就出去叫司机备车了。

留下的书记和副区长是多年的文艺积极分子出身，能歌善舞。于是宾主数人剩兴进入 KTV 包房。

象今天这样的场合，公司的科长们是没有资格多说话的，更何况象周均这样年轻的小毛头。他们的任务是作好忠实听众，在适当的时候发出赞叹和笑声，随时观察领导的需要并提醒、督促服务小姐做好接待工作。

虽然今天的活动是因周均而起的，但他还是觉得无聊。他躲在包房黑暗的角落里，耳膜被哈曼卡顿专业音箱中传出的男女声对唱震得隐隐发痛。他对着屏幕上的沙滩女郎长长地打了一个哈欠，心想，“卡拉 OK 最根本的功能就是让你可以轻易地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

昏沉中他突然觉得腰间的 BP 机在震颤。一进包房，他就自觉地把传呼机放在振动上了。他摁了一下键，液晶屏亮起来。“林女士：外面开始下雨了，请您回家路上小心点。”

他松开手，扁扁的一框光芒仍在黑暗里亮着。

5 月 28 日 星期一

闷热了大半夜之后，凌晨四点多下起了雷阵雨。第一声雷沉闷地在天边响起时，周均便惊醒过来了。

从事特殊职业的人都有些特殊的习惯。周均轻轻翻身起床，摸黑到客厅和厨房去把几样大件的电源拔掉，同时被拔掉的还有闭路电视

信号线。每一场雷雨之后，公司特约的区变电站家电维修部都会顾客盈门。保户们吃力地送来被雷击的各种家用电器，跟那些提前换季而高挂一脸秋霜的修理工们说着好话。在没有电视节目、没有冷气、没有冰淇淋的夏日苦熬几天或十几天或更长长时间后，他们可以支付比自家附近的个体修理铺高出一倍或更多倍的修理费，把已经可以启动但不再好使的电视机、空调器或电冰箱吃力地扛回家。然后再到保险公司跑一趟（如果他能顺利地找到经办人）交修理费发票、修理证明等，在十天之内，他们可以凭身份证、单位盖好章的空白保险赔款收据（如果是单位集体投保），从保险公司把与交给维修部同样数额的一笔钱又领回来。

当然周均毋需排队。维修部的主任辛卫东一见到他就象旧时的太监迎接皇上似的。准确地说，保险公司是辛卫东的衣食父母，而周均是衣食父母的化身。虽然周均不喜欢辛卫东卑劣的人品，也不满意他的维修部的服务质量和经营方式，虽然周均已经在向邓轩提交的关于家财险问题的材料中提出了更换特约家电维修部、引进维修竞争、招标机制和上门维修的建议，并且已秘密着手进行对区内几家有影响的家电维修部的资信商誉调查，他还是非常理解辛卫东。

从事特殊职业的人都有些特殊的本事。快五点的时候，周均迷迷糊糊地听着窗外密集的雨声，就已知道，今天将是非常繁忙的一天。

因此他提前一刻钟到了公司。首先同几家大企业联系，询问昨晚的暴雨是否造成了损失。在同市无缝钢管厂的财务部王部长通话时，得知该厂所处的竹山地区雨量较小后，他提请王部长下午记得打电话给报案室，“让他们登记下您的电视机被雷击了就行了。剩下的事儿我来办。总算盼到这声雷了。”

无缝钢管厂是一家重要的客户，每年要交两百多万的保险费给公司。这家厂子在八十年代后期开始筹建，本来准备从美国引进全套设备。正当谈判进入最后关头，遇到美国对中国的所谓制裁。这时候，精明的日本商人介入了，他们在其实非常渴望作成这笔生意的美国人的默许下，照单接下了美方的设备，并在西方反华联盟的坚冰开始融化的九十年代初迅速地将这些未拆封的设备从日本出口到了中国。美国人没有损失，日本人通过加价和日元升值赚了大钱，无缝钢管厂也因比国内其他厂家提前引进成功而抢占了市场。目前，该厂生产的各种光管占据了华西和华南的大部分销售份额。这个两千多人的企业成为本市工业的一大支柱。

由于效益突出，钢管厂在同保险公司打交道时显得财大气粗，非常豪爽。这几年几乎是每推出一个新险种，周均都能从王部长那里签到第一张保单。双方单位的联系紧密，尤其是作为具体经办人的周均，更是三天两头往厂里跑，跟从厂长到各职能部门的人混得很熟。王部长家的进口大屏幕彩电上个月看着看着就没声了。保修期刚过，售后服务点收取了他五百多块的修理费。周均到厂里听到这事后，就向王部长表示，只要一打雷，立即帮他解决。周均向邓轩汇报时，邓轩起初大为光火，坚决不同意姑息纵容客户这种明吃行为（周均没有告诉他自己已答应了）。但经周均分析利弊，总算以“吃小亏占大便宜”理论和“会叫的狗不咬人，伸手的朋友才忠诚”的原理说服

了他。

邓轩心里明镜似的，五百块钱对王部长来说简直不算是钱，但这种人情的债就象一块楔子，使用得当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他知道周均的用意是好的，但绝不能轻易地答应他。看着那张年轻的脸急得冒汗的样子，他想，所谓“帝王之术”不过就是高级管理艺术的别称，其实一点也不神秘。

8点40分。经理邓轩、办公室主任张宏宽、汽车险科长郭利民和财产险科全体人员都集中在三楼会议室。邓轩用几分钟时间对今天的查勘作了动员。当看到报案室理赔内勤小齐把一份《灾情登记表》送到了周均手里，邓轩立即结束了讲话，“下面，由周科长作具体安排。”

周均一边浏览着登记表，一边开始讲。从询问重点企业和初步统计的报案情况看，今天的暴雨成灾地区主要集中在河街、大石桥工业区和西山中心区。降雨时间大约是早晨四点半至六点左右，估计雨量刚超过暴雨标准。准确的雨量请小齐再向气象部门核实。查勘人员分为三组，由邓经理、王洋和办公室一人查河街地区。姚必功带刘燕及汽车险科一人查中心商业区，周均和汽车险科一人查工业区。财产险科的车跟周均这组走，另两组由办公室各安排一辆车。每组带上一部相机。朱迎兵暂不安排，留守待命。

郭利民说他上周同一家大客户约好今天去谈业务，无法参加查勘，而且估计汽车险科今天案子也很多，但他会安排好人员，全力支援财产险科。张宏宽则说他本来答应了留在家里同寿险公司就分家时遗留的几件事情进行交涉，但灾情就是命令，何况邓经理都亲自出马，他自然要克服困难，披挂上阵。

周均看了看邓轩没有表情的脸，说：“根据上个月的邓经理批准的《大面积灾害理赔预案》，业务员的定损权限自动扩大为两万元。请大家严格遵守《预案》的各项规定，注意查勘定损全过程的规范。出发之前到办公室去领照相机和传呼机的电池，保持通讯畅通。另外，注意安全。出发吧。”

9点10分，周均和汽车险科的小秦到达第一家受灾企业西河汽车配件厂。厂方在报案时称雷击击坏了其生产线上的一台英国产驱动器。周均在厂财务科会计小林的陪同下，首先从生产线操作台取了昨晚夜班至今日早晨的当班记录。听完厂方设备科人员对生产线的基本功能及原理的介绍，他询问了几个问题，特别对其中的电脑控制系统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

他要求系统管理员，一位瘦削的、戴眼镜的助理工程师对电脑自检报错的输出作拷屏打印，并花了十五分钟翻阅随设备进口装箱而来的英文操作和管理手册。在征得厂方同意后，他利用手册上介绍的系统帐簿功能设置，又从电脑操作台上打印了一张表。然后回到财务科。

他请小林去忙自己的事，不用泡茶。然后用诚恳的态度同财务科陈科长谈了以下意见：一、当班记录上记载有“04:13打雷，同时系统报警，立即关机”字样。二、根据拷屏打印出的系统报错信息，经查操作手册和错误代码，确认系统报错为“2号驱动器无反应”。

三、该驱动器处于生产线的中间功能区，其电源或控制信号输入都来自于同一生产线的前级部件，但整条生产线唯独这一台驱动器遭

到雷击，似乎有些与常理不符。陈科长是否也觉得这不太象雷击造成的？

保险公司同企业打交道一般是通过财务部门，而且保险费的划出也是由财务人员经办，所以周均选择的是单独同财务科长先行接触。

听着陈科长回答说不懂技术，而在科学技术领域里也许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周均抬腕看了看表，又阐述了他的第四点意见。根据电脑账簿程序的记录，系统初次报错时间是今日凌晨二点四十七分，而当时周均用尽可能客气的语气说道：“据我所知本区范围内好象还没有开始打雷。”

陈科长显得很惊讶。周均建议他立即去同技术部门联系，请他们再查一查，看雷击是否造成了电脑系统未知的损坏。陈科长点头称是，请周均等人稍坐，他马上去衔接。

陈科长一走出门，周均就对小秦和驾驶员小金说，“收拾东西。下一家我们去隔壁的华丰造纸厂。”

9点55分。华丰造纸厂。这是一家规模不大，效益也不好的民政企业。每年向保险公司交纳一千多块钱的保险费，但总能从保险公司拿走远远超出这个数目的赔款。考虑到对民政企业的照顾，考虑到社会影响，周均的公司承保了好几个类似的企业。

在多次提出不予续保的建议都被搁置后，周均转劝经办这些单位业务的业务员说：“你们的光荣任务就是保护这些最好的保险宣传员的健康长寿。谁敢再说保险公司只知赚钱不肯赔钱？何况，要是我们每一笔业务都赚钱，人家还来买保险才怪。”

今天是华丰厂的厂休日。打电话报案的是厂里为数不多的口齿清楚的人之一。在发生灾害时向保险公司报案，是这家雇用着大量残疾员工的企业对工人的应知应会要求。当然，从事管理工作的基本上都是无智力障碍的人。

同反应稍慢但极为认真的仓库管理员一起在成品库房里钻来钻去，爬上爬下，总算在半个多小时以后查清了受损的纸板和卷筒纸的数量和水湿程度。在《现场查勘记录》和《财产损失清单》上双方人员签了字。

没有进入过遭受暴雨袭击后的库房的人是幸运的，周均一边抬起手臂用T恤衫的两肩部位一左一右地擦着满脸的汗一边在想。他起初还能感到衣服里面有一束束的水在流，到后来纯棉T恤已粘在身上，象一层收紧的牛皮。仓库一般封闭较好，进水以后一段时间，蒸发的水气不能逸出，全都捂在室内。这个城市里夏季的气温并不因一场暴雨而下降多少。在这样闷热的环境中还得时时爬上堆得一人多高的纸板垛，从散乱堆放的直径1米多的纸筒上跨来跨去，同时要掀开沉重的纸板摸摸它的湿度，一张一张地数、一筒一筒地点，再遇上一个以厂为家的红管家，那简直就是一场不堪忍受的煎熬。

周均让小秦留在造纸厂，等财务科的会计从家里赶来把财务报表拿去复印。临走时，周均反复告诉小秦，“别忘了，《资产负债表》，复印投保当月和最近一期这两个月的。复印完后给我打传呼，我让小金返回来接你。记得告诉会计，赔款金额只有下次再来谈了。”

小秦到公司有几年了，一直搞汽车险。汽车理赔是很多人想干的

工作，因为它有更多的出差和得到保户“感谢”的机会。但是，周均觉得企业财产保险更对自己的胃口。他一直认为这是两门截然不同的学问。而他宁愿选择更有挑战性的。

11点10分。新源塑料厂。按照公司的规定，损案必须双人查勘，双人定损。但是在发生大面积灾害时，你不可能坚持做到这一点。根本原因是人手不够。近一年来全公司系统基本冻结了新增人员，原有的近亲繁殖的队伍本来就缺乏战斗力，而同时业务规模还在持续不断地增大。另一方面的原因来自于保户，他们的消费者意识随着保险竞争的加剧正在觉醒。

当只有一个人的时候，你总不能说“我不能来看您的损失，因为我们内部有规定。您得等。”

所以周均只能先开始了。小金是公司聘用的临时工，他没有资格参加定损。这里的损失品种不多。主要是一些添加剂和PVC塑料颗粒。清点数量很快就结束了。厂方提出这些东西全都要报废，周均指出PVC塑料同水不发生化学反应，因而经过雨水浸泡后实际上是可以利用的，虽然新源厂可能没有能力重新清洗加工。经过一番激烈而不失友好的争议，厂方同意按PVC塑料颗粒的成本价的35%计算损失。

在查核账务时，周均发现新源塑料厂保单上的存货保险金额是450万，而本月报表上存货的金额是473万。他向厂方指出，按照条款规定，应该对确定的损失金额乘上一个473万分之450的比例，但考虑到双方的长期合作关系，这次不再作摊赔处理，就按总损失12056.77元赔付。

厂方对保险公司的通情达理表示感谢。

12点05分。坚决拒绝了新源塑料厂的挽留，周均又返回造纸厂接上小秦，三人在一家路边摊买了盒饭，在车上胡乱扒掉。

12点50分。到达距离最远的兴宇纺织机械厂。该厂厂房屋顶垮塌，机器设备及车间地下电缆被水浸泡。定损6218.43元。

14点10分。光明轧钢厂。共计42台各类设备的电机被淹。“幸运”的是，由于经营不善，这家乡镇企业基本处于停产状态，没有流动资产损失。双方协商，对5KW以下电机27台按每台清洗费50元赔付；5KW以上、120KW以下电机13台在其原值的30%范围内由厂方送修，凭发票赔付；两台120KW电机暂不拆修，由保险公司负责另行安排电机修理厂维修。

16时25分。从光明轧钢厂出来准备到伟达电子公司。这是一家新成立的小公司，周均三人谁也不知道它的地址。周均按照报案登记表上的电话号码同厂方联系，接电话的是一位小姐，她告诉了详细的位置，并且说请先到财务科找她，她姓苏。

经过七个多小时不间断的工作，人已在亢奋中失去了情绪和体力的起伏。三人在车上都没有语言，只是不停地抽烟。

前往伟达公司的路上遇上堵车。暴雨后泥泞的郊区公路开始变干，最容易引发车祸。北京213在蜿蜒起伏的路上走走停停，不到五公里的路足走了四十分钟。每逢雷雨，好些行业的人都会很忙碌，如水、电、气、电信、路政等系统的职工、各级政府官员，当然，还有保险公司的理赔人员。长期下来，身处局中的人会很麻木，没有心情欣赏

或诅咒车窗外的一切。

伟达公司报损的主要是设备、在产品和部分产成品。在苏小姐的引导下，周均和小秦又机械地重复了一遍惯常的程序。下午五点多钟车间工人已下班，只有单调的询问和记数的声音回响在空荡荡的潮湿的车间里。看着苏小姐轻快的长腿在眼前迈动，周均突然觉得自己的嗓音变得吵哑难听。

在公司经理办公室双方签订最后的定损协议时已经快六点了。中间周均打了个电话给开元化工厂，请他们再等一会，今天再晚也要去一趟。周均和小秦先在“保险公司代表”栏签了字，然后把写有定损协议内容的表格递给伟达公司经理。他龙飞凤舞地画出一堆缠绕的曲线后对苏小姐说：“财神也来签个字。”

苏小姐就着茶几仔细地把协议文字读了一遍，才在几乎已被完全覆盖了的“被保险人代表”栏寻到一个角落，一笔一划地写下了两个字：舒菡。

她抬起头，把表格和钢笔还给周均。她抬眼的一瞬间，周均仿佛听见自己沉重的心脏异常地猛跳了一下。

那双微笑的眼清澈而澄静，象静夜的月。有一种氤氲的气息从那张陶瓷般光洁的脸上隐隐逸出。

19点。当《新闻联播》的乐曲在开元化工厂家属区四处响起的时候，望着已经完全被累垮了的小秦和小金，周均接受了化工厂马厂长的邀请，答应吃了晚饭再走。

开元厂的电话总机今晨被雷击，全厂通讯中断。保险公司人员查勘现场并拍照、记录之后，厂方就可以立即更换受损的用户板，迅速恢复通话。尤其是当周均他们得知厂里有几户职工家庭进水又不顾疲劳紧接着逐户作出了处理后，马厂长更不放他们走了。

保险公司内部对理赔人员接受保户的宴请有严格的规定。周均一贯都很看重这项规定，但今天，他觉得可以坦然地吃这顿饭。

开元化工厂地处江边。渔庄的老板见熟主顾上门，热情地把一行人安排到小楼的楼顶露天餐桌旁就座。

夏日昼长，七点多天还没黑。周均礼貌地应酬着厂方人员，眼睛却不时地投向江边。

夕阳从阴云的缝隙中透出几线亮色。浑黄的江水无声地流淌，水面上若隐若现地飘浮着从上游冲来的树枝和牲畜尸体。河风吹来，有一丝腐败的气息。

这条江的上游经过周均出生的邻省。小时候每遇涨水，妈妈都会牵着他到江边去看水。

那双手熟悉的温暖仿佛从几百公里外传来，那么真切。他低头看着自己刚洗过的掌心。

这只手今天摸过许多台设备，和很多人相握过，指尖夹过超过三十支的香烟。它现在显得很苍白。

离开伟达公司时他只同经理握手道别，舒菡在一旁只是微微颌首示意，很娴静的样子。

他们都没有伸手。

突然从梦里惊醒过来，周均知道自己在发烧，而且咽喉每一次吞

唾液都很痛，象有异物梗在那里。刚才他迷路了，在一间空空荡荡的高大厅堂里转来转去，找不到一扇门。有一个嗡嗡的声音不停地唤着他的名字。那声音是儿时的邻居，一位瞎眼老太太的。回声一浪浪地涌来，挤压得他无法呼吸。

记得去年回家探亲，妈妈告诉过他，瞎眼老太太已经去世了。她死得很安详，孝顺的儿孙们操办了极其隆重的葬礼。

5月29日 星期二

一上班，财产险科会议室又坐了一屋子人。昨天查勘定损的情况在这里汇总。楼道里许多保户面对着一扇扇紧闭的门焦躁不安地在等待。他们是来报案或者来给查勘人员带路的。

邓轩一组昨天查了四家企业，其中确定了赔偿金额的两家。受灾最重的是发达家具厂。

这是一家私人企业，财务管理混乱，账册不全，查账工作非常困难。而且私人老板对自己的财产损失索赔锱铢必较，对保险公司毫无畏惧。邓轩不点名地批评了承保这家企业的业务员。“市公司早就有规定，财务制度不健全的私营企业不得用企财险条款承保，你们胆子也太大了！”

周均低着头，不去看邓轩怒气冲冲的脸。他可以想象邓轩昨天的遭遇，也能理解一个没有在基层具体做过业务的经理在同江湖中人打交道时的无措与恼怒。这张单是发达家具厂自己上门来投保的，刘燕在办公室简单地询问了几句就填妥了投保单，周均很清楚她没有核实过企业的经营、财务状况，但他不能拒签，因为刘燕很需要这笔保费，而且那几天他心里只想着房子的装修，世界在他眼里一片温情和光明。

姚必功一组在商业区也遭到顽强抵抗，总共只查了两家。一家小商店花费了他们半天时间才勉强接受了赔偿方案。另一家中型百货公司连清点数量都没完全结束。姚必功是公司为数不多的没有什么人事背景的职员，在部队服役了二十多年，以副营级干部身份从部队办的一家三产公司转业分配来公司已四年。他象这个年龄的大多数人一样不再有什么惊天动地的追求，只求平平安安地度过后半生。身体已开始发福的他对工作可以称得上勤勉，为人也可以算得忠厚。当王洋出去跑单位而自己又难得地有空的时候，周均喜欢坐到他和王洋的办公室喝茶抽烟。

虽然姚必功的话不多，但他有着典型茶掌柜的胖身材和好耳朵，他能够一边听周均东拉西扯的闲聊，一边手按计算器做自己的损案。有一句话是“二人饮茶为胜。胜为人生一大佳境。”周均自知这远不是胜境，但姚必功的大保温杯里不断续水而冲得淡黄的沱茶也算可以入口。

姚必功忿忿地说：“这些商人神经真是太发达了。信不过我们，也信不过手下的营业员、保管员，样样东西都要点八遍。品种又多，尽

积压些没人要的烂货。而且那讨价还价的本事，比我老婆上菜市买菜厉害多了。”

“所以我挑你去。谁让你对商业会计熟悉，而且不怕人在耳边上念呢。”周均心里想，同时随大家一起发出笑声。

昨天在区内其他地方还有少量报案。朱迎兵和办公室的资料员小田去看了现场。不消说，这些单位今天还得另外派人重查。

邓轩要求全体人员全力以赴，克服疲劳，继续查勘定损工作。他还通报了临江区保险公司传来的一个消息。该公司承保的一家大型老字号商厦昨天因雷击起火。由于老房子消防性能差，所处老商业区街道狭窄，消防水栓无水，五层楼近八千多平方米营业面积的商厦被焚毁殆尽，房屋和商品损失上亿元。最糟糕的是，火灾殃及了四邻几家商店和居民区，还烧死了十个人。据说这十个人里边，除了商厦值班人员外，还有居民住宅里关死了门打通宵麻将的一家人。

“大家作好准备，尽快查完我们自己的损案后，市公司可能要抽调人员支援临江区公司。”邓轩说完，让周均接着安排今天的查勘。

看着同事们交头接耳，乱哄哄地交换着兴奋和幸灾乐祸的神情，周均等了一下。临江区支公司和西山区支公司长期以来在市公司的年度业务排名表上争夺头把交椅的竞争非常激烈，这下至少在利润指标上临江区今年是输定了。

周均抬手做了一个下压的手势，嗡嗡声渐渐地小下来。“庆幸一下可以，但别让人觉得火是你放的。”屋内的人又笑了，但周均知道他们的注意力已经转回来了。

果然，笑声一息，人们的眼光集中在了周均身上。他重新调整了分组，邓轩和张宏宽不再参加。姚必功多带上小秦继续查商业区；周均同王洋、朱迎兵处理所有其他剩余损案，当然，首先要去的是发达家具厂。

周均让大家把昨天照的胶卷交给张宏宽统一去冲洗。最后例行提醒大家不要太紧张太劳累就结束了会议。

打开门，楼道里的人一拥而上，“哪位老师到我们厂？”“周科长，马上走吗？”“好久不见，小王，抽烟抽烟。”

被簇拥到公司门口，周均才想起早晨林慧给他放在包里的消炎药忘吃了。他赶紧回头找顾晓羽讨了一瓶矿泉水，靠在营业厅柜台边把药送下。

顾晓羽一言不发地看着他仰吞药的痛苦表情，又从自己的桌内拿出一板草珊瑚含片，从柜台上轻轻推过去。周均刚把消炎药放入皮包，正拉上拉链。他拍了拍皮包，说：“谢谢，不用了，保健医生给我装了一大箱呢。”

6月1日 星期五

周均抱着一叠损案走进公司十楼会议室的时候，科长们基本上都到了。他刚坐下来，对面的财务科科长杨华就问：“周科长这几天忙坏了吧？”

“还行。反正也习惯了。”

“估计一共要赔多少？”

“不到三十万吧。这次雨不大。”

“可要把稳哦。公司的利润就靠你了。”

“杨科长，这你可多虑了。我们小周可是够细致的。”郭利民在周均旁边插话道，“何况损失多少也不是哪个人可以控制的，要不怎么叫天灾呢。哈哈！”

“郭科长，我知道周科长很认真。我的话不针对任何人。”杨华把“任何人”三字说得很重，毫不容让地直盯着郭利民。

郭利民和杨华年龄相近、资历相当。不幸的是西山区支公司的班子至今还没有配备副经理。因而自从公司分家以后，俩人就象武林中的世仇一样，在任何地方都可以不用任何理由就过起招来。周均觉得每次办公会都能免费看一部武打片，有时也满有趣的。

办公会的座次没有人安排，但科长们都有自己习惯的位置。长条形会议桌的一端自然是邓轩来坐。他的左手边是张宏宽、杨华、顾晓羽，右手边是郭利民、周均和担任会议记录的办公室资料员小田。一入座，邓轩又一次想起“存在就是合理”这六字真言来。

邓轩向在坐的男士们发了一圈烟，向女士们道了歉，对张宏宽说：“开始吧。”

张宏宽清了清嗓子，抬头挺胸地唱道：“今天的办公会，按邓经理的指示，只有一项议程，就是研究保证半年任务完成的具体措施。下面先请杨科长通报业务进展情况。”说完，象一个盛大仪式上的礼兵似地庄重地把头一点，又迅速抬起，然后就纹丝不动了。周均望着他下巴下面仍在微颤的肥肉，羡慕不已地想，自己到了他老人家这把年龄，恐怕早就成为风烛了。张老太爷着实好内功。

杨华的眼光缓缓地扫过全场。这位大姐也不简单，周均心道，小眼睛真是变幻莫测，收放自如：抬眼望向邓经理时是摄魂大法，第二眼发往郭科长已成无形剑气，视线移到我这里有如春风拂面，而到小田身上便已似古井深潭，大有季咸所见壶丘子的万千气相。厉害啊厉害。

损案基本处理完毕，周均心里放松了不少。虽然睡得很晚，但一点也不觉疲倦，反倒思维活跃，精力过剩。

一串串枯燥的数字被杨华悦耳的女中音发射出来：“收入方面，截至五月底，公司共完成实收保费 2497.2 万元，完成全年任务的 39.8%，离市公司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的要求还差 640 万。六月份续保数为 494 万，也就是说，在保证续保一笔不掉、一分不少地拿回的前提下，剩下的二十多天里需要新增保费 146 万元。在支出方面……”

郭利民拉动坐椅，发出一声响动。他附在周均耳边，悄声说：“这三篇倒念得挺顺溜。象不象小尼姑念经？”说完，暧昧地眨眨眼。

郭利民总说出生时遇上自然灾害，或许他的嗓子也因此发育不良，尤其是压低声调时更会发出一种类似金属的啸叫。周均没有理会他，只是不带任何意味地耸一耸肩。他不希望杨华把做过郭利民的副手的自己也视为敌人。在生活中他既不喜欢百变神龙，也不喜欢夜啸宝剑。虽然在武侠小说里它们美得惊心动魄，荡气回肠。

“怎么样，各位诸君，听完以后意下如何啊？”邓轩笑着问道。大家礼貌地微笑，都不作声。人人都知道这是个设问句，经理本人有一通话要说，傻子才会去接茬。

“兄弟们，还有姐妹们，大家都是多年的老保险了，不用我说都知道市公司的任务是没有价钱讲的。虽然这半年多来我也看出这种计划有多不合理。如果这二十几天工作没抓好，大家前五个月的辛苦就算白费了。到时候拿不到半年奖，或者是拿不够给新房子添置大件的奖金，职工和家属面前恐怕都不好交待。同志们大意不得啊！”

语重心长的开场白之后，邓轩开始布置他的大政方针，与会者都低头刷刷地在笔记本上作着记录，虔诚如一群用功的小学生。

“首先，要再次向业务人员承诺年初制定的奖惩政策不变。告诉他们，再多的奖励我们都会保证兑现。但如果完不成任务，不论是谁，不管该扣多少，公司都不会软手的。让他们自己算算账，郭、周两位科长帮差任务的多想想办法，已经完成了的要鼓励多超。另外杨科长再测算一下费用，看看能不能把超额完成半年任务二十万以上的同志组织到外地去旅游一趟。”邓轩向着杨华问道，“今天下午就把费用预算交给我，能行吗？”

“我这儿没问题，只要业务部门能把可能超产的人员名单拿出来，中午我加个班，下午上班就交卷。”超龄女学生使用的词汇非常贴切，“交卷”。

面对无形剑气的突袭，郭大侠沉着应战。“邓经理这么关心业务人员，我们当然要积极配合。情况都在我脑袋里装着呢，马上就可以提供。”他指指自己瘦削小巧、毛发稀疏的头，提高声音说，“邓经理一来，向业务一线倾斜的政策才算真正开始落实了。以前我们这儿要给业务人员提点奖金总是困难重重，总有人卡着顶着，见不得干活的人多拿钱，……”

“郭科长，别提以前的事了，”邓轩赶紧打断他的话头，“不知道的人又该说我挑动你们控诉我的前任了。小周怎么样，提供超产人员和金额有问题吗？”

“没有没有。”周均回答。心想邓轩才是举重若轻的太极高手。

“好。那么我接着说第二点。”

这第二点其实一共有三点。一是由营业厅提供电脑里储存的六月份续保业务清单，两个业务科室对业务员逐笔过问，逐笔勾对，保证稳住 494 万的续保重头。二是由财务科提供上半年欠费清单，业务外勤挨户上门催收。只要这被拖欠的 800 万能收到百分之十，也就解决了需新增保费的一半以上。三是加紧工作，力争已在联系中的一些业务能够在六月份签单、收费，其中包括三号工程。

宴请区委、区府领导之后，周均除了通过邱副区长同厂方再次联系以外，还动用了林慧在分行的关系与该笔专项贷款的主办人谭处长见了面。由于贷款最早得八月初才能到位，要想在上半年把这笔业务做下来已不可能。这个情况周均曾向邓轩汇报过，也许他忙得忘了。

但是无论如何，周均很佩服邓轩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把基层公司的运作认识得如此透彻。

他相信这种能力是天生的。

得到科长们坚决照办的回答后，邓轩又抛出一个设问句：“你们设想过这一切做完之后，我们仍然完不成任务的情况吗？”

周均不知道邓轩究竟想说什么，但他能觉出这一次的停顿非同寻常。邓轩的眼咄咄逼人，似乎有许多骇人的物质在里边冲突奔腾。会议室里一下子静得象热带风暴来临前的海岸。

“小田，下面的话不要记录，”邓轩总算开口了，所有人都目不转睛地看着他，“刚才我说的是常规的做法。我是公司经理，我必须作最坏的打算。现在我要求你们和我一起看看我的应急方案。”邓轩的语气非常坚决，充满了震慑人心的力量。

“第一，用赔款冲抵保费。最近一个月可能来领取赔款的单位有哪些还欠我们保费的，财务科要把好关，业务部门也要配合做好解释工作。”

几年来随着宏观经济环境的改变，很多企业效益下降，支付保险费的能力也大不如前。

在多家保险公司争夺市场，而且各自的业务增长任务还在逐年递增的情况下，企业（尤其是国有大中型企业）一方面无法承受一旦欲停办某项保险而带来的保险公司的公关压力，一方面可以肆无忌惮地拖欠保险费而不怕保险公司拒赔。他们就象各家保险公司餐桌上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只要善于利用保险公司不肯在竞争中放弃潜在的市场份额的弱点，签下保险合同之后，对每一项保险都交纳一小笔象征性的保费，并以“有一点钱就交一点”的口头承诺代替书面的付款约定，他们就能轻易地从鸡肋摇身一变而成为不可一世的杨百劳。

邓轩的这一条指令实际上是要将所有未交清保费的单位领取赔款的路堵死，包括诸如交清了汽车险保费而且发生的是汽车损案，但企财险欠费的情况，或者去年的保费未缴完，但今年并不欠费而且在今年保险期内出险的情况。这是一种相互债务的冲抵，是一种合情合理但不一定合法的行为。

“第二，准备二十万额度的提前续保。业务部门提出建议名单，我看过以后你们就去同有关企业商量，明白告诉他们需要他们帮帮忙。必要时可以承担提前进账的利息损失或者给一点费用。扎账之前我根据情况下达最后行动命令或者取消行动。”

所谓提前续保，是指将本应于考核期以后到期的业务提前到考核期结束前起保，以增大考核期末的保费金额。这是一种典型的弄虚作假行为，只要保户同意并加上一点技术处理，这种行为是很难查处的。

周均万万没想到邓轩敢在办公会上公开地、不容置疑地讲这一番话。以前的刘经理很多事情甚至连滕副经理都不打招呼就定了。尽管有些独断，但安全性颇好。今天没有人记录，但任何一个人都可以用一封匿名信把他告倒。周均偷偷地去看同桌人的脸，他们全都面无表情。以前听说过“至人用心如镜”，周均不是至人，但这一刻他可以从他们脸上看到自己的脸，用自己的心去观照他们的心。

“好了。这件事就到此为止，”邓轩斩截地说。看着一张张凝重的面孔，他又笑着打趣道，“别再打瞌睡了，各位，会完了。天无绝人之路，总不成改制的头半年就完不成任务，就让我们从总公司老总到在场各位统统都撸掉头衔。有备无患嘛，买份保险并不是说就非得出事，

这道理不需要我这个外行来讲吧，啊？”

6月15日 星期五

距离上次办公会整整两周了。公司的一切活动都围绕着完成半年任务这个重心在转。今天中午，周均又拿回一张六万多的支票，这样，他自己二百二十万的半年保费任务就超额四十三万元。他决定下午什么都不做，放松一下。

当顾晓羽拿着一份保单和一封信轻轻走进他的办公室的时候，发现他桌上收拾得很干净，只放着一张揉得很皱的纸片。他呆呆地坐着，眼光空空洞洞地落在纸上，一副魂不守舍的样子。

顾晓羽猛地将手中的东西往他脸前一晃，叫道：“发什么愣？”另一只手飞快地抓起桌上的纸片。

纸片上是寥寥的几行钢笔字。第一行稍大，是“彼泽之陂，有蒲菡萏。有美一人，硕大且俨。寤寐无为，辗转伏枕。”第二行和第三行较小，分别是“徐曰：菡犹含也，未吐之意。”和“闻一多：荷塘有遇，悦之无因，作诗自伤。”

有几个字顾晓羽不认识，但她不问。“真美。《诗经》？”

周均点点头，慌忙答是。他接过纸片，收进抽屉里。“怎么有空来装鬼吓人？”

“保单签好了，请查收。有你一封信，顺便帮你带上来。”

“谢谢，谢谢。请坐。”

“现在想起请坐了，刚才跟丢了魂似的。”

为了掩饰自己的失态，周均撕开印有“《保险论坛》杂志编辑部”落款的信封，里面是一页用稿通知书。他两个月前寄去的关于重复保险的一篇文章被采用了。

“稿费又到手了，怎么谢我？”顾晓羽在一旁趁火打劫。

“我说怎么这么好心，原来早有预谋的。”周均随手把信放在桌上，“说吧，想吃什么？”

“我想吃……”顾晓羽歪着头，认真想了想，“椰子。”

“改吃椰子糖吧。这地方离海远着呢，上哪买去？”周均觉得这丫头得意地笑起来的时候挺不好对付。

“不改。”

“不改？那你只有等了。哪天才有椰子卖可说不准。”周均的合同癖又上来了。

“等就等。你别赖账就成。”

“噫！我堂堂正正的保险商，岂会出尔反尔？！”

这时走廊里有几个女孩子在叫“晓羽晓羽下班了”，顾晓羽答应了一声，朝周均笑笑，跑了出去。

周均看看表，确实该下班了。今晚说好要回林慧父母家去，几个星期没陪两位老人打麻将了。

6月29日 星期五

昨天下午扎帐，公司在没有使用最后一招的情况下超额 125 万完成保费收入计划。今天上午邓轩兴致勃勃地主持办公会议，研究奖金兑现和外出旅游事宜。

在欣快和气氛中，杨华通报了根据市公司的考核指标和支公司自定的业务政策测算的外勤人员的奖金数，周均排在第一位，可望获得八千多元的重奖。共有四名业务人员达到外出旅游的标准，除周均外，还有汽车险科的郭利民、郑天翔和秦泾渭。两个业务科室的获奖人数差距又一次说明财产险展业的难度要高于汽车险。公司初步决定让他们参加南方旅行社组织的海南岛六日游。据了解最近的一个团还有十个名额，7月3日出发，7月8日就可返回。

眼见杨华这么快地拿出了数据和设想，郭利民决定要赶快让自己得分。他发言认为能胜利完成任务首先应归功于邓经理的英明领导，其次靠内勤各科室的通力合作，最后才是业务人员的努力拼搏。他强调说这三项是缺一不可的。因此，他建议让内勤部门的同志也能参加旅游。杨科长刚才不是说还有名额吗？

周均当然附议。他觉得两个人或两派争夺领导权也许并不绝对就是坏事。

在科长们一番谦让与力劝、表扬与自我批评之后，邓轩拍板决定全体内勤科室的科长都可以参加。但考虑到工作因素，不可能让所有科长都同时出去。“那我就成了光杆司令了。”邓轩哈哈笑着说。

杨华马上声称半年核算走不开，而且海南岛她以前去过，她愿意放弃。郭利民也说家里事太多，他必须留下来。其实他们在当前的节骨眼上谁也不会离开公司，这很容易理解。

邓轩据此又宣布，有资格去旅游的外勤如果放弃，可以获得与旅费相等的一笔补偿金，但不给补休；而内勤科长如不能前去，可把名额转让给本科内的业务骨干。

散会以后，周均问顾晓羽是不是早就知道去海南岛的安排。她满脸玄机地说：“我只知道快有椰子吃了。”

下午开完职工大会，邓轩宣布提前下班。当人们提着公司发的两大包东西象幼儿园的孩童一样欢天喜地地散去之后，周均坐下来开始慢慢地看损案。他今天不急着回家。

傍晚七点过，天还很亮。周均站在飞泉酒家门口，远远看见一个女子娉婷地走来。等她走到面前，他浅浅地鞠了一躬，伸出手去，“你好小姐。我盯了你很久了。”

林慧把肩头挎着的包取下，递到他手里。

“怎么这么没礼貌？小姐一定还没结婚吧。”周均仍然是一副纨绔相。

“连身份证都交给你了，还要怎么样？”林慧终于笑了出来。她的笑容属于风拂杨柳般的婉约型，对周均而言，几年前当这种笑容第一次被他看见时就已经致命。他绝望地将其称为温柔一刀。

“爱人赠我身份证，还她什么卤猪手。”他把林慧的坤包斜挎在胸前，引着她走进酒家，不忘将曾经把张衡剥得鲜血淋漓的老前辈再活

剥一次。

夫妻俩愉快地进着他们的温馨周末晚餐。在政策研究室一类单位工作的人很少有机会参与公款消费，因此周均是责无旁贷的导食员。当他又一次叫服务员拿酒时，林慧看了一眼桌旁小柜上的几个空酒瓶，小声说：“还喝啊？九点的《廊桥遗梦》快开演了。”

“喂喂小姐，你都看了几遍了，别拉我去陪杀场好不好？”周均端起酒杯，又往喉咙里倒了一大口冰凉的啤酒，“就这么坐着多好。花钱去看人家搞婚外恋，再洒几滴鳄鱼泪，不觉得矫情啊？”

林慧一点儿都不想跟他一般见识。对他喝了三瓶以上啤酒之后所说的话她知道该用哪一只耳朵去听。她把双手指尖放到茶水碗中浸浸，再离开水面轻弹几下，今天的虾挺新鲜。

“你知道什么就敢妄加评判？人家那戏里……”

“得了，不就是一老徐娘跟一老混混一下子看对了眼，然后做一伙，然后分手，然后迷倒一帮傻瓜的故事吗？快别说浪漫，我一听见这两个字就头痛。”

林慧笑盈盈地看着他，“咦，你从哪儿知道的故事情节？老实承认了吧，跟哪个小姑娘去看过了？”

“想什么呢。我才懒得去受那罪。不过这些文艺动态我倒是清楚得很。要不然碰上那个爱做梦的女财务科长，我拿什么去套近乎呢？我的工作实在比男三陪好不了多少。”

“你的周到服务怎么从来不对我用用呢？”林慧继续逗着这个时不时会自己灌醉自己的人。

“做梦去吧。你听说过在外面当舞女的小姐回家也成天陪男朋友练国标吗？她准得缠着他补习英文。‘A——B——C——’，装得跟真的似的。”

林慧无奈地叹口气，这人除了会灌自己酒以外，还会在不知不觉间把话题拉跑。她呷了一口杯中的茶水，说：“可我觉得那种浪漫真的很美，而且真的有可能发生。”

“咳，”周均大而化之地把手一挥，典型的浅度酒精中毒症状，“你又错位了。所谓浪漫一定是婚姻之外的，你跟我讨论个什么劲？”此时的周均突然觉得女人很可笑，令他想起那个叫桑贝的法国佬的漫画：一对夫妇各自捧着一本浪漫小说在看，熄灯上床以后，老婆梦见的是自己和老公在花前月下缠绵，而老公则睁着眼幻想同书中的女主角一道骑一匹飞奔的白马夜遁而去。

看着周均古怪地笑着将最后一口酒喝完，林慧说：“不管看不看电影咱们都走吧。”

这回他没有再坚持，迅速把服务生叫来，吩咐他算帐——周均这个乡下人一直不习惯“买单”的说法，虽然他知道其实两者并无分别——在等待的时候，他对林慧说：“我倒是真跟人探讨过，要是不幸遇上了这种事，该怎么跟自己的老婆讲。你想，这个女人是自己当初自愿娶回来的，你们一起生儿育女，共有一张银行存折，天天吃同样的饭菜，睡同一张床，你怎么可以开口跟她说，‘我还爱你，但我想改变一下。我只是想出去透透新鲜空气’？”

林慧认真地看着他微红的眼，“啊哈，狐狸尾巴总算露出来了。你

不用有贼心没贼胆地试探我，”她停顿了一会，很短暂的一会，“我告诉你，第一，也许她并没有跟你生儿育女，第二，你完全可以不跟她讲。这种事，说与不说是一样的。”

“怎么会一样呢？说与不说当然不一样……”周均没意识到，最大的错位者其实是他自己。他还想争辩，就象对面坐的并不是自己的老婆。但是帐单送来了，他只好从钱夹子里掏出信用卡，起身去刷卡。

林慧收拾好东西，走到输完密码正等着确认交易的周均身后，对他说：“我在门口等你。我得先去透透新鲜空气——现在你知道谁啰嗦了吧？”

7月3日 星期二

提着昨晚求林慧替他收拾的行李包，周均仔细地把房门锁好。他看了看门边牛奶架上的两个空奶瓶，心想这几天她要为堆积如山的牛奶犯愁了。

到办公室以后，周均叫来姚必功，把科里的事情交待了一下，请他多费心，最后说：“有事打传呼吧。”

“说得好听。把我们留在家里做苦工，自己去享受海浪沙滩。还打传呼，你带了么？”姚必功忿忿不平地嚷道。

“不要借机散布反革命言论，这样不好。回头我给你带一堆美丽的贝壳，让你去骗骗女客户。”

“少来这套。你自己留着慢用吧。”

十点半，邓轩把所有要去海南的人都召到自己的办公室，要求他们注意安全，听从旅游团和张主任的指挥。“张主任，你要负责监视这两个小伙子，不准他们乱跑娱乐场所。当然，你自己也要起好带头作用，别让我在嫂子面前交不了差。”

人们一起哄笑。

邓轩又问：“东西都带齐了吗？”在得到七嘴八舌的肯定答复之后，他对张宏宽说：“再给你规定一条纪律，每天晚上必须给我打个电话回来，免得我担心。”

张宏宽诺诺连声，侧脸语重心长地问：“听到了吗？邓经理对大家多关心。大家回来以后，一定要加倍努力工作，才对得起经理的一番美意啊！”

周均心想：敢情是让我们去受教育的。这报告会可值钱了。

十一点，张宏宽、周均、顾晓羽、郑天翔和李英一家三口一行共七人乘一辆丰田旅行车出发去机场，这辆车是郭利民出面找一家保户借的。汽车险科的秦泾渭同他的科长一起放弃了旅游，每人得到公司两千多块钱的补偿。杨华把机会让给了科里的会计李英。很少出差的李英带上了自己的丈夫和已放暑假的女儿，一个尖嘴猴腮的二年级学生。当然，这两位家属是自费。

听着密闭的空调车厢里不时传来的祖国花朵撒娇的尖叫，周均悄声问坐在身边的顾晓羽：“你知道孔老二为什么听完韶乐以后三月而不知肉味吗？他恶心。”

顾晓羽噗地一声笑出来，但马上又收住笑，低头继续玩着手里的俄罗斯方块游戏机。周均注意到她的脸色有些发白。

“不知道旅游公司给我们买保险没有，”周均开始找话来说，“有一段时间没听到飞机失事的消息了。”

“你……唉呀！”顾晓羽注意力一分散，一个方块横放在了留给长棍的缺口上，“完了完了，好不容易打到这么高。”她气急败坏地关掉游戏机，没好气地白了周均一眼，“好的不说，一开口净是不吉利的话。”

“你觉得不吉利吗？”周均真的感到很惊异。“做保险的人还信这个。反正我跟我老婆都习惯了，谁出差都把保险单留在家里，免得办赔款的时候麻烦。”

顾晓羽没开口，把脸掉向贴着蓝色太阳膜的车窗。汽车平稳地在机场高速路上疾驶，发出沙沙的响声。绿化隔离带里的小树飞快地、无穷无尽地向后划去。天气很好。

周均还在发挥他的理论。“我觉得外国人的保险意识很值得学。人家给自己买保险，更多地表现的是一种责任：我死了，我的妻子儿女不至于去要饭。这才是热爱家庭的好男人。

不象中国人，一听要他投保就神经过敏，‘别咒我，我还想多活两天’，要不就是，‘人都死了，要钱来干什么？’唉，这穷人和富人的差别可太大了。对了晓羽，你知道现在航空意外险的代办手续费杀到多少了吗？”

顾晓羽仍望着窗外，她摇了摇头。

“倒二八。二十块钱的保单，保险公司收四块，航空公司和售票处要拿十六快。我真希望赶快摔一架飞机，寿险公司没法儿赔了，可能就有人出来整顿了。”

“要是你自己在那架飞机上呢？”顾晓羽回过头来，直视着他。

周均觉得她今天的情绪确实有些异常，但他不想问。女孩子也许都这样。何况她只是自己的同事，他没有权利也没有义务去问。

“如果我在那架飞机上也没办法。人的力量太渺小，单个的人更无法抵御这种突发的灾难。我倒觉得，坐飞机死要算是最好的解脱方式，轰，几秒钟就解决了。而且我希望飞机爆炸，如果光是解体，那从天上掉到地面这段时间可有些难熬。”

“别说了别说了。”顾晓羽的脸白得象纸一样。

在机场等到快一点半，南方旅行社的一个年轻男导游才举着一面黄色小旗出现在候机厅。他召集拢近四十名旅客，告诉大家他姓龙，他将全程陪同旅客们领略海南岛美丽的风光。另一位地陪小姐已先期抵达海南，她会在海口机场迎接大家。

接着是点名、分发登机牌，乱哄哄的男女老少象巢口的蜜蜂一样既不敢远离又不肯安静，兴奋的情绪在他们之中传递。张宏宽象保姆似地警惕地照看着自己这一帮人，直到他们进入机舱，坐到各自的座位上，他才稍微松了口气。

看着张老太爷总算吃力地把安全带牢牢地勒在了丰满的肚皮上后，周均对他说：“张主任，路上有事您尽管吩咐。跑腿的活交给我，我总比您轻点儿。”

张宏宽感激地说：“好啊，小周。你不知道带队出来责任多大。现在的年轻人有几个象你这样懂事的？”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飞行，空中小姐通过喇叭告诉乘客们“十五分钟后本次航班将降落在海口机场。地面温度 35 摄氏度。”

话音刚落，飞机猛地往下一沉，人们的心一下子被失重感悬了起来。接着机身开始颠簸。周均感到邻座张宏宽肥硕的身躯猛地一弹，直挺挺地把后背贴在座椅上，双手紧抓住座位两侧的扶手。

周均拉开机窗挡板，下面是被强烈的阳光照得闪亮的大海，很淡的几丝白云停留在飞机与海面之间。看不到陆地的影子。

“现在应该离岛还远，怎么就在下降了？”周均也有点紧张了。

突然间飞机又拉平了，就象刚才突然下沉一样毫无先兆。惊魂未定的乘客开始吵嚷，“搞什么名堂！吓死人了。”李英的女儿也从惊恐中反应过来，在后排发出了哭声。

周均听到李英在安慰女儿，“别哭别哭，没事儿了，没……”

不等她说完，飞机又是一次猛烈的下沉，整个机舱抖动得非常厉害。在闭上双眼之前，周均看到机窗边上冒出白色的雾状气体，心想“完了，机舱开裂了。”

十几秒钟，也许只是几秒钟之后，没有感到任何吸力，周均又睁开眼，发现雾状气体其实是从空调孔喷出来的。在静寂的颤栗中，他想骂自己一句胆小如鼠或杯弓蛇影，但脑子里已经没有留存任何一个连贯的词组，更不消说是四字成语。

他只感到恐惧，一种从来没有体会过的巨大的恐惧以排山倒海之势淹没了她。

三十分钟后，飞机总算平安着陆了。在人们激愤的抗议声中，周均艰难地替张宏宽解开了安全带，背着两人的行李走向舱门。他不可能再去搀扶这位蹒跚的巨人，尤其是在自己脚下也发虚的时候。化着淡妆的空中小姐在机舱门口微笑鞠躬：“欢迎再次乘坐大鸟航空公司班机。”

旅馆离机场不远。旅行团分乘两辆十九座客车由两位导游带领，涌进了冷冷清清的旅馆前厅。

周均让大家坐下休息，他作为七人的代表去听导游交待注意事项。龙导游似乎一点儿也不象同机飞来的，仍然按部就班地履行着自己的职责。这是职业化对他的要求，周均想，公司里的打工仔们都给操练得长相一样了。

龙导游宏亮的声音压倒了大厅另一头也在给自己的游客上课的女导游，“大家注意了，以后几天我们都坐刚才从机场坐过来的那辆车，请记住车号是 16857。大家只记后面三位数就行了，请跟我一起念，8-5-7。”

游客们虔诚地跟着大声念诵，仿佛这是阿里巴巴的口诀。

周均手里捧着几把拴在塑料片上的钥匙回到公司众人面前，开始分配房间。“刚才导游讲了，这次每天都是双人标准间，小孩只提供加床，因为收费要低 600 块钱。所以李老师，得委屈一下你们一家分开住了。”

周均把人称“冷面”的郑天翔和自己安排在一起，让张宏宽与李

英的丈夫同室，顾晓羽、李英和小孩住有加床的房间。“大家这就去房间把东西放了，半小时以后下来吃饭。”

周均把房间钥匙交给郑天翔，自己朝墙边的磁卡电话机走去。现在是下午五点一刻，林慧肯定还在办公室。

电话一拨就通了，耳边马上传来那熟悉的声音：“你好，汇商银行。”

周均刚说出“喂”，林慧一下子就开始发问，“到了？还好吧？”

“好。一切顺利。我托老姚今晚上把我的钥匙给送到家里来。你下班最好早点回去。”

“不行。我今晚有约会。”

周均笑了：“着什么急，我还有好几天才回来呢。”

“喂。”

“什么？”

“没什么。平安就好。”

周均缓缓地挂上电话。快有一年没出过远门了。他以为林慧会象以前一样告诉他“我开始想你了”。突然回想起大学三年级实习的时候，她在南京，他在西安，长长的一个月，分离使他们受尽了煎熬。从那时起，他确信了他们的爱情。而在六年后，妻子将怎么度过这六个日日夜夜呢？

还没走到房间，周均就听到李英焦急的声音从开着的房门传出来，“这破房间怎么没电？我们琳琳没空调可睡不着觉。你还不快去叫小姐来看看?!”

周均走过去，看见李英的丈夫正满脸汗水，噼啪噼啪地反复按着门边的开关按钮。他朝开关板望了一眼，忍住笑对李英说：“李老师，把你手上的钥匙给我。”

“什么？”李英大惑不解，但还是伸出了手。周均已经多次发现，只要你以不容置疑的语气叫某人做某件事，特别是当他处于不知所措的境地时，一般他都会乖乖地听从。人其实很容易自乱方寸，为人所乘。

周均把拴着钥匙的硬塑料板插进开关座上的插口，房间的灯一下子亮了起来。他拍拍手，对李英说：“我的错，我的错，刚才导游讲了的，我忘了告诉大家。真对不起。”

他对自己的急智佩服得五体投地。让李英一家，尤其是她的先生因为自己炫耀性的拍手动作而羞恼的后果将是灾难性的，一个比自己年长的男人的自尊绝对不可侵犯。两害相权，他宁肯他们埋怨自己嘴上无毛办事不牢。

吃过晚饭，很多人都出去逛街散步，连不苟言笑的郑天翔也如独行侠一般消失了。周均回到房间，从旅行背包侧面的小口袋里翻出电话号码本，开始给侯亮和董国平打电话。

这两人都是自己大学班上的同学。董国平是海南本地人，毕业分配回到原籍。记得当年海南建省，这个黑黑瘦瘦的家伙在寝室窗台上放了一串鞭炮。当楼下的学生们提出抗议时，一向孤立无援、受人欺侮的董国平恶狠狠地用海南话高声回骂。从他那连珠排炮般汹涌而出的嚎叫中，周均没能听懂一个字，但他感受到了一种扬眉吐气的畅快。

毕业的时候，周均在他的纪念册中写道：“快意恩仇，剑走天涯。一朝功成，名动天下。遥祝南海，唯董其侠。”

侯亮则是学校的教师子弟。他恃才自傲，优越感颇强。但他和周均投缘。两人常常一起上小酒馆切猪耳朵、数花生米。甚至有时半夜他会从家里提着好酒跑回宿舍，把周均从床上拉起来，跑到操场边的树林里剥着葵瓜子下酒，一边指点江山，迎风落泪，一边使劲拍打着大腿驱赶蚊子。

想起来，周均不知道白吃过他多少顿饭。侯亮知道周均家里经济条件比他差，所以他付帐的速度极快，动作极隐蔽，还自称练成了“无影手”的绝技。后来他考取了北方一所大学的研究生。拿到学位之后只身来了海南。现在已有了一家属于自己的自动化仪表公司。

行前周均联系上了董国平，他早已结婚生子，在政府机构里供职，生活安定。但侯亮一直没找到，他公司里的小姐说侯总经理到广州去了，不知道多久回来。

今天的结果依然如此。董国平听说周均到了，关切地询问了旅途情况和后几天的安排。

当得知周均7号晚上还要回海口后，他说争取到时候再来见周均。听见话筒里隐约传来什么东西摔在地上的脆响和一个女人气汹汹的训斥声，周均忙说不要紧，见面再谈。

放下电话，周均仍不死心，又给侯亮发了一个传呼。然后坐在沙发上点起烟等待。窗外隐隐有了一点暮色了。

这时响起了敲门声。周均跑去开门，顾晓羽站在静悄悄的走廊里，象个乖乖的小女生。

她穿着一身藕白色的连衣裙，裙腰上绣了一只浅红色的小兔。头发湿漉漉的，散发出一股好闻的香波味。她见到周均诧异的神情，笑着问，“你是不是在等别的什么人？电话女郎？”

“胡说。一进旅馆怎么就不见人影了？吃饭也没见你，要不是李老师说你不舒服，我还以为你跟人私奔了呢。”

“还没到时候。私奔的人都是夜深人静才走的，你没干过？”

“见笑见笑，我只懂明媒正娶。”

“真没等人的话，陪我出去吃东西吧。”顾晓羽抬手理着披肩的黑发。

“这……”周均看了看床头的电话，犹豫了一下。

“走吧。都是你把我害的，还一点儿没有悔改的意思。”

“什么什么，把话说清楚。这儿可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土地，诬陷罪照样要拿办的。”

“谁叫你一上车就飞机爆炸啊，死亡赔款啊地吓人。”顾晓羽抬眼恨着他，“我这是头一次坐飞机。本来心里头就……”

周均的胸中一下子充满了歉意，他慌忙赔罪，“该死该死，我真不知道……”

“行了。光说没用，拿出点实际行动吧。”顾晓羽眼里满是狡黠的光。

7月4日 星期三

早餐时，听到男士们兴奋不已地议论着昨夜打进房间的电话，顾晓羽宽容地抿着嘴在一旁偷偷地笑。她毕竟不是小孩子了。只有张宏宽和李英的丈夫矢口否认曾受到电话骚扰，“我们睡得很香，什么都不知道。”

她非常愿意相信李英的丈夫睡得很香。昨晚李英先用了大量的时间无遗漏地批评房间里的设施不够档次，在跟小女儿探讨完小猪仔对猪妈妈的种种孝举、让她沉浸在伟大的传统美德中入睡之后，又开始履行守护女神的神圣职责，以平均不到半小时一次的频率起床开灯，启动或者关闭空调。顾晓羽真不敢想象一个女人结婚以后竟然就能拥有如此精巧牢实的生物钟。

她看到周均和郑天翔已经提着行李朝门口走去，才想起忘记给男朋友打电话了。昨晚周均请她在一家大排档吃了海鲜，又假装热情地要陪着她去乐普生商厦。走回旅馆的路上几次经过水果摊，看着夜色中贼亮的电灯泡和摊主手里晃动着砍刀，他们决议必须向良民购买椰子。

两辆旅行车一前一后离开旅馆，沿海府大道朝市外驶去。龙导游开始喋喋不休地介绍海南岛的地理、人口、经济状况。今天的行程不长，经琼山、文昌至清澜。当听说将下榻于东郊椰林的海滨时，全车乘客一片欢腾。

在途中一个规模不大的养鹿场，远来的游客们手拿着以五毛钱一袋的价格买来的蕃薯干，三五成群地逗弄着那些温驯的动物。上午斜照的灿烂阳光温情地映亮了梅花鹿油顺的皮毛和润湿的眼眶。人们缓缓追随的脚步和参差兀立的鹿角一起在翠绿的草地上摇晃出斑驳的影像。

顾晓羽也学着拎了块薯干怯怯地伸向一只躲在树荫下的小鹿，小鹿猛一伸脖，蠕动的嘴和喷着热气的鼻碰上了她的手指。她惊叫一声，丢掉薯干转身就跑。树荫外耀眼的金光立刻使她眯缝了眼。她停下脚步，忍住心跳，又远远地扔了一块薯干在小鹿的面前。看着它低下头衔起食物，几下嚼完，又若无其事地东张西望，顾晓羽心里的笑意无法抑制地溢出来，充盈在她微汗的颊间。

“难怪繁体的‘丽’字下边是只鹿，”顾晓羽一只手扇着风，对应邀替她拍照（谁知就拍下了刚才那狼狈的一幕），正把照相机交给她的周均说：“古时候的人多有灵气。”

“想想‘鲜’字怎么写。听说明天安排了吃东山羊。”周均满脸神往。

“就知道吃。吃变形了当心嫂子不要你。”

“不会。她特同情虚胖的穷人。”周均自信地说。“只是这么热的天吃羊肉怕是要上火。”

中午一点多，车抵清澜。旅客们需要在这里换乘渡船。正在靠港的一艘渔船上有几个赤裸着上身的渔民朝着刚把镜头对准他们的顾晓羽吹起口哨。顾晓羽脸红红的，仍然按下了快门，然后加快脚步追赶自己的队伍。

渡船发出噼啪的声响，犁开清澈的海面，开始横跨清澜渔港。岸边沙滩上晒着一张张渔网，海鸥嘎嘎叫着在海面盘旋飞舞。感受着阳光下绿水温柔的荡漾，顾晓羽记起高考失败的那个最后的暑假，爸爸带她上黄山经过太平湖的情景。从那时起，她开始相信，除了自己的城市里那条浑浊的河流以外，这个世界还有许多洁净的水无言地存在着。那一年她十九岁。

她为自己的发现流下了同样洁净的泪水。

今天，长大了的顾晓羽站在船篷下，满耳是猎猎的风声。她暗暗地对自己说：让一切自然地生长吧，晓羽。别辜负了爱你的这一片好水色。

经过似乎永远不会结束的航程，渡船终于靠上了简易的栈桥。饥肠辘辘的人们争先恐后地穿过灼热的沙滩，朝着一群白色建筑物跑去。

顾晓羽突然发现前面的周均在几个戴着尖斗笠的女人身边停下来，转身等着她。待她走近，他已被油亮的尖斗笠包围起来，“老板，买椰子吧。刚从树上摘的，便宜点卖给你。”

她感到周均的笑容从攒动的斗笠群中穿射出来，她赶紧扫视了一眼那些一般黝黑的汗脸，朝着似乎最和善的一张努努嘴，周均立即从那妇人手中接过一个青色的球，嚷道：“好了好了，只要一个。别围着了。”

椰贩们不甘心地散开。和善的女良民两下就在椰子上砍好了口子，插进一根塑料吸管。

周均叫她再拿一根，她不满地拖长了声音说：“两个人换着喝，够用啦。”

看到周均捧着椰子气急败坏地作势往那女人头上砸去，顾晓羽觉得脸上发烫。海边正午的太阳毫无遮挡地肆虐着。

满餐桌的人都羡慕地看着顾晓羽面前的椰子。吸了几口清凉的汁液，她实在忍受不了李英的女儿那渴望的视线，便把椰子递了过去，“小妹妹，喝吧。”

旅行社按照组团时的承诺，忠实地保证了每餐有八个菜品。周均一边快速地往嘴里填着黄黄的米饭，一边抽空对顾晓羽说：“八个菜，一点没错。人家并没有保证每个菜都象你自己家里那么新鲜。这不算违约。”

张宏宽有发送低音的高深造诣，也有接收低音的过人本事。他隔着三个座位忍无可忍地接腔道：“这还不算违约？这种伙食比犯人吃的还次，拿我们当什么了？我回去非投诉不可。”众人纷纷义愤填膺地附和。

“张主任，您别动气，当心那臭蒸鱼有刺。”顾晓羽关切地说。她一向不喜欢这个痴肥的老头。去年他竟然带了自己的儿子到她的柜台前诡秘地窥探，父子俩交头接耳的样子让她害怕。后来她把母亲同事送来的一张男孩子的照片压在办公桌的玻璃板下，并让这个喜出望外的男孩子到公司来接了她一次。那天，正在严阵以待、防范早退的张宏宽看到他俩一起走出大门，显出了非常震惊和惋惜的神情。

张宏宽当然听清了顾晓羽的话，他大度地一笑。他有着罗汉一样的相貌，也希望自己拥有罗汉一样的修养。而且，他从来不能让自己

讨厌这个开朗活泼、笑靥如花的小姑娘。

饭后人们住进海边的一幢三层楼旅馆开始午休。快四点，李英急切地把顾晓羽摇醒，邀请她一起去逛椰林。虽然从面海的窗户传进来的海浪声强烈地诱惑着她，但想想既然来到了这个叫做东郊椰林的地方，似乎趁着白天领略一下椰林也是正理。吃过晚饭再去游泳罢，顾晓羽从窗口收回目光，答应了李英。

于是李英一家、张宏宽、顾晓羽五人一起踏上了寻找想象中的万顷椰林的征程。阳光依然很亮，但已经有些倾斜，色调也不再是生硬的白。从现在开始到日落都有拍出好照片的光线。太阳这个伟大的魔术师又要在它无垠的舞台上营造出变幻莫测的奇迹了。

崇拜太阳是根植于所有人类血液中的基因。曾经迷恋过摄影后来却以生物工程为职业的父亲这样告诉女儿。但他的崇拜实在虔诚得可笑，以致于他竟然不敢再拿起相机，他只要在阳光下闭上眼，那包容一切、融化一切的金矢就会使他的灵魂开始颤栗。顾晓羽不可能感同身受，但她相信父亲的领悟是真实的。

疲惫不堪的大半个小时走下来，一行人没有看到象样的椰林。当他们失望地回到旅馆时，周均和郑天翔两人也从外边进来。他们穿着短裤，趿拉着拖鞋，手里拿着湿淋淋的游泳裤。

顾晓羽离开旅馆时，看见他们的房门紧闭，敲了两下门也没听到动静，还以为是睡死了。“好啊，偷偷跑去游泳也不叫一声。太不够意思了。”

“你们又干什么去了？是不是胁迫张主任搞公款消费了？”周均毫不退让地反击。

晚饭的时候导游神秘地变出一个生日蛋糕，向团员们宣布今天有一位旅客过生日。在嗷嗷的起哄声和七零八落的掌声中，邻桌一个干瘦的小胡子站了起来。幸福的烛光映着局促的脸，人们在两位导游的带领下齐唱生日快乐歌。

顾晓羽一口气游到防鲨网边上才停下来。抹着脸上的水回首海滩方向，近岸处人头攒动，胆小的游客在那里享受海水。天还很亮，黄昏已经悄悄来临，半片淡淡的月亮安详地在水面上悬浮着。阵阵凉风劲吹，推动白浪一排又一排地向岸边移去。

要不了多久，潮水就会涨起来。顾晓羽的心里突然涌起一阵忧郁和感伤。最后我会一个人留在冷冷清清的海滩吗？

沉浸在耸动的海的环绕中，无穷无尽的温暖水体的环绕中，顾晓羽的鼻腔酸酸地。她象鱼一样地潜向海底，对自己说，不要哭，不要哭。

7月7日 星期六

前两天的旅程基本上沿着环岛高速公路已建成的东线展开。蔚蓝的大海不时从左边车窗出现，右边车窗则持续放映着红土椰林构成的热带景观。从内地高纬度地区来的人们深深地被这北回归线内的风光吸引。

车过琼海，一位中年妇女经不住导游如簧之舌的鼓动，用嘹亮的高音唱起“万泉河水清又清”，赢得满座掌声；车厢外，那条著名的河流缓缓地流淌。在兴隆，北佬们参观了热带植物园，兴致勃勃地抢购闻所未闻的南药珍品和香味浓烈的咖啡、胡椒。傍晚，游客们纷纷跳入度假村一冷一热两个游泳池，空气中的硫磺气息被大呼小叫的喧闹冲淡了。周均泡在灼烫的温泉中，看见天上的星星在眨眼。

昨晚抵达本次旅行的最南端。下午强烈的紫外线辐射使得在亚龙湾、大东海和天涯海角的银色沙滩上嬉戏逗留不肯离去的人们皮肤灼伤。顾晓羽一上岛就坚持每天涂防晒霜，她在阳伞下指着脱皮的脖颈被汗水螫得生痛的周均咧嘴大笑。

登上有着鹿回头雕像的一座山头，三亚市区宁静而绚丽的夜景尽收眼底。顾晓羽把照相机平稳地放在观景台的水泥扶手上，打开 B 门，嘴里数着数，沉浸在创作的激情里。周均远远地踱过来说：“艺术如不掌握在广大劳动人民手里，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打倒伪科学！”

今天一早，汽车离开三亚，经崎岖的中线山区公路回海口。在密林深处的黎苗山寨，游客们索然无味地观看了一场身着盛装的男女青年对打耳光的商业表演。在通什吃午饭时，周均自费点了两斤当地一种名字念起来铿锵有力的土酒请同事们品尝。他已经记不清董国平究竟是通什人还是文昌人，喝着这浑浊的土酿，微微的醉意令他更加迷惑。据说文昌是教化之乡，文昌子弟有着从仕的传统，那么公务员董国平应该是文昌籍。可是，结庐山林，豪饮练剑才符合周均心目中董少侠的风骨。最后，周均决定董国平确实是通什正宗土著，而他的结婚对象出自地道的文昌名门。好啊好啊，大隐隐于朝，总有一天老董会一飞冲天的。能娶到文昌女子的人真是幸运。周均朝北方举起酒杯，一仰脖将残酒喝干，在自己虚构的情节里发出傻笑。

经过无数个写有“远眺五指山最佳观景点”字样的招牌之后，旅行车总算停在了一座山岭。导游让旅客们下车眺望海拔 1867 米的五指山主峰。周均酒意未消，远远望去，峰顶被浓密的云雾遮掩着，他突然想起钟云舫长联中的那一句“看看看哪一片云是我的天”的呼喊来。在旅行接近尾声的此时此刻，面对大自然无限的庄严神秘，一种不可知的感受袭上心头，同时，他再次无奈地发现了自己性格中深藏的脆弱。

随后的几小时，汽车颠簸着继续一会儿上山，一会儿下山。进入平地后，游客们又获得了一次凭优惠券到路边一家水晶展销厅购买工艺品的机会。周均没有下车，几天来他对导游在日程中安排的各种购物活动已有所领教。虽然不从事旅游业，但是，这里的奥妙我也能猜出几分。象李铁梅这样能掐会算的女子如果生活在当今的市场经济社会，一定也能大显身手，可歌可泣。

住进酒店，周均又给侯亮发了传呼。当电话铃声大作的时候，周均心跳加速，几乎没有力气去拿起听筒。

侯亮比约定时间提前五分钟敲响了房门。周均丢掉手中的电视遥控板，站起身来，“请进。”

看到那张曾经熟悉得象镜子里的自己一样的脸从门边显现，周均一下子感到时间和空间的力量。侯亮的头发向后梳得很整齐，而最大

的变化是一直架在他鼻梁上的近视眼镜没有了。虽然有一瞬间两人都有点陌生和拘束的感觉，但很快，侯亮的问话把这短暂的生疏感一扫而光，“怎么，不来个熊式拥抱？”

老朋友的手握在一起，熟悉的一切仿佛全都开始回来。“搞什么鬼，差点认不出来了。”

投笔从商，把眼镜也扔海里了？”周均向他介绍了倚在床头翻一本杂志的郑天翔之后打趣道。

“去年做的手术。我这张脸已经不属于自己了。”侯亮坐下来，顺手从茶几上周均的烟盒里抽出一支烟，放到鼻子前闻了闻，点上火，“好久没抽过家乡的烟了。”

“士为悦己者容，我懂。”

“Sure？”

“Sure！”俩人哈哈大笑起来。

正从门口走过的顾晓羽听到笑声，好奇地探头一望。周均训斥道：“看什么看？儿童不宜！”见她伸伸舌转身要走，觉得有些不妥，又追问了一句：“有事吗？”

顾晓羽借机走了进来，“没事儿，听见热闹过来看看。”

周均只好起身给侯亮介绍。再次坐下，周均发现侯亮有些慌乱。他从电视屏幕上芦沟桥破败的黑白影像中收回目光，抬腕看表，和周均对对眼色，说道：“顾小姐，郑先生，我正要请周均出去找个地方坐坐，两位肯赏光一起吗？”

郑天翔无动于衷地说不。看着顾晓羽蠢蠢欲动的样子，周均真担心她会接受这邀请。

幸好，她犹豫了一下，说道：“不啦，谢谢侯先生。你们老同学好好聊吧，我不讨你们的厌了。”说完，很有礼貌地对侯亮一笑，先告辞了。

走出酒店大门，周均问侯亮：“你什么居心，竟敢打我身边工作人员的主意？”

“不是。你没觉得，她笑起来有点象小妹么？”侯亮不看周均的脸，扬手叫出租车。

周均吓了一跳。侯亮的妹妹曾是全家的骄傲。他只见过她一次，好象是她来宿舍给侯亮送什么东西。记得那年她刚上高中，一脸小女儿的娇憨情态。半年后的寒假，周均在家里收到侯亮的一封信，得知她被一辆因驾驶员赶着回家过年而超速行驶的大货车带走了。“我家花园里的蝴蝶没有了。我看见死亡象一根绳的断裂一样偶然地发生了。”坐在出租车里，侯亮那封信里的句子清晰地浮现在周均的脑海。

侯亮把周均带到一家金碧辉煌的大饭店。宽敞的咖啡厅里客人不多，“才七点过，生活还没开始。”侯亮向他解释道。

两人频频举起啤酒杯，开始回忆读书时可笑的老师和同学，布满陷阱的愚人节，蒙混过关的考试，还有，那些女生和宿醉。

“对了，一直没问你，林慧怎么样？”侯亮抹着嘴边的白沫问道。

“该怎么样就怎么样。一分不多，一分不少。”

“慢来。话中有话啊。”侯亮注视着周均不带任何暗示的脸。“你可别告诉我她改嫁了。”

“错。等你结婚以后再跟我交谈这类话题吧。”周均不屑地对他说，“在这个领域，你是第三世界，我是已开发国家，难以交流啊！”

看着他得意忘形摇头晃脑的样子，侯亮觉得很开心。他们从一认识起就开始互相奚落、互相取笑，但他们一直互相敬重，并且偶尔互致关心。他想，两个男人要做好朋友，似乎就应该是这样。

侯亮对着那颗晃动的大脑袋说：“慢慢转过头，看看你后边一桌，告诉我你看到了什么。”

周均不仅转了头，而且把身体也大幅度地甩将过去。他再回转身的时候，嘴里唱着贝多芬的《欢乐颂》：“欢乐女神，圣洁美丽……”

“这是你可能不熟悉的另一个领域。”侯亮压低了声音说，“这里号称是海口市的停机坪。旅游手册里没告诉过你吧？”

“你是说我明天可以直接从这里起飞？”

“装得挺象，够弱智。你觉得她们漂亮吗？”

“比你漂亮一千倍，比他潇洒一万倍。”

“说真的，我从来没有觉得她们象书里写的那样不堪。也可能是我一直远观的原因。”侯亮递了一支“三五”给周均。

“中国文人都这样，有传统的。你不用有不道德的感受。”周均宽慰他，“虽然我怀疑你一直远观而不褻玩，但是你肯定也知道，一旦你真正和她们一起了，你会发现十个里边有九个跟你不是一路人。”

“谢谢你留下一个没批死。没准这一个就是闭月羞花与才华绝代兼而有之呢？”

“柳如是？”

“苏小小。”

“薛涛‘涛’！”

两人击掌，一起笑了。

周均觉得他们无意间触到的话题还有发挥的余地。“你说的是理论上的可能性。下面有一个真实的故事，boy，或许它可以带你回到现实。

“几年前，我们公司保的一家老国营棉纺厂发生了特大火灾。一把火烧掉了两百多万。

赔款处理完后，公司组织全体职工到恢复了生产的车间去参观，说是学习人家奋发自强的精神。当我们由点头哈腰的厂领导引路，沿着纺机和织机之间狭窄的通道，说说笑笑地穿过那些汗流浹背的女工身边时，你想得到她们脸上的表情吗？不，没有感激，也不麻木。她们的眼里装的是愤懑。甚至你可以说那是一种仇恨。我从那时候开始，才算真正理解阶级这两个字。”

“你这个没开化的大陆仔！这算什么。听听我的遭遇吧。”侯亮不屑地用手点着周均，“前段时间我被公司的一个打工仔告到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去了。你猜调解人怎么说，‘劳资关系现在很紧张，需要更明确的法律规定来调整’。哈，‘劳资关系’，我这种小老板也是资本家么？”

“怎么不是？你一年赚多少钱，外面街上那么多一辈子都不可能走进这间咖啡厅的人又拿多少钱？”周均指着窗外的夜色，莫名地有些激动了。从明亮的室内望向落地玻璃窗其实根本看不到黑暗中的行人。但是，周均知道，这间豪华大厅里的一举一动，窗外的眼睛却都不会

遗漏。

“喂，不要以为自己还是平民的代言人。你一个月该有两千多块钱的收入吧？那家棉纺厂的织纱工如果下岗能拿多少生活费？”侯亮以牙还牙，“你喝着我买的生啤，还跟我吵？”

此言一出，两人都不作声了。周均相信侯亮并不是真的有心说起酒钱。他脑子里也许出现的是那个让他恼火的打工仔的形象。于是象从前一样，他把手伸到侯亮面前，“Friends？”

“Friends”，侯亮歉意地也伸出手，“都是酒闹的。”

侯亮把周均送到他住的酒店门口时已经是半夜了。南海上空的星星璀璨地亮着。“再也没有机会回到大学的寝室聊他一宿了。”他怅然地叹道。

“经常回来，到家里住上几天，我请假陪你。”周均动情地说，“林慧也欢迎你，她现在做菜还算端得上桌了。”

“上得厅堂，下得厨房，你小子享福啊。对了，什么时候让我能抱上小侄子啊？”

“不出大的意外，你可能见不到那一天了。”对这个问题，周均有一个已成定式的标准答案。

“真那么坚决？算了不说了，早点回房休息吧。以后多联络。”

看着侯亮疲惫的脸，周均说：“你发现没有，其实我们刚才说的并不矛盾，我们在为同样的观点争执。只是我用词的确有些不当，你离资本家还差一截。换个中性词，你算资方罢。”

侯亮道：“是的是的，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但是我拒绝修改我的措辞，你仍然是中产阶级。别再妄想混进羊群里。”

7月9日 星期一

昨天上午十一点，返航的飞机起飞了。在平稳的机舱里，周均看到前排座椅边露出的那一绺黑发一直没有动过，不禁奇怪她怎么会倦成这样。

降落很顺利。虽然穿过黑云时机窗外什么也看不见，但很快，熟悉的地标就隐约地出现了。

一下机只觉得象捂了罩子一样的闷。从地面抬头看刚才还置身其间自由飞行的天空，竟然是一副阴霾的脸色。没有风的跑道上，坚硬的混凝土蒸腾着胶状的热浪。一路沉默寡言、冷峻阴沉的郑天翔突然象呼风的巫师一样，转身朝着平坦空旷的停机坪发出嗥叫。感到其他旅客惊骇的目光，周均赶紧回去拉住他狂舞的手臂，他听见郑天翔咬牙切齿的诅咒：“下吧，下它个七七四十九天……”

登上公司派来接机的汽车，张宏宽清点完人数，宣布邓经理同意大家多休息一天，后天早晨准时上班。周均在离家最近的路口下车后东张西望，没有马上挪动脚步。

从响成一片的雨声中醒过来，周均抓起被踢到床角的毛巾被擦汗，空调不知什么时候停了。轻轻把窗帘拉开，外面昏沉的天光下是一片水的世界。大雨滂沱，远处天边有红色的金线闪过，但听不见雷声。

“完了。今天歇不成了。”周均放下手里的窗帘拉线。这时他仿佛听见林慧发出一声呻吟，回头看去，她的额头细细密密地缀着汗珠，紧闭的眼皮下眼珠在飞快地来回转动，牙齿用力地咬着，白天看起来薄嫩秀气的鼻翼正急促地翕动。在模糊的光线中，耳边是哗哗的雨响，望着在痛苦的梦魇里尽力挣扎的妻子，周均心里充满柔情。他伸出手，轻轻拍她的脸。

“呼——”林慧总算长长地把淤塞于胸间的那口气吐了出来。定下神来，她往周均身边靠了靠，懒懒地问：“几点了？”

“还早，五点多。再睡吧。”周均以手作扇，替她扇着风。她象小孩似的吧唧着嘴，安安静静地睡了。

周均悄无声息地起身，走进厨房开始做饭。穿过客厅时他隐隐闻到一种古怪的味道。确实停电了，每逢大雷雨天气电力部门都会拉闸。冰箱里堆满了食物。林慧迎接他回家的仪式之一是给他准备一顿丰盛的晚餐。但他昨天毫无胃口，只好用不停讲述旅行中的趣闻的方法来转移林慧的注意。但他知道这种尝试是徒劳的，其效果至多只能持续到她收拾碗筷的时候。

林慧最喜欢喝酃稠的稀粥，但平时上班她只能随便在路边摊买上两只油条当早餐。周均常攻击她煮的稀饭其实是水放多了的干饭。但今天他严格地控制了水量。当高压锅开始“呲呲”冒气时，他已在往另一边火上的铁锅里倒油，准备酥花生米了。关死了门窗避免传出声响的小厨房里烟雾腾腾，周均手里的锅铲贴着锅底，缓缓地不停歇地翻动着。

吃过早饭，林慧穿着雨衣出门后，周均开始慢慢准备上班要带的东西。他刚把关了几天的CALL机打开，电话铃也突然同时响起，把他吓了一跳。

无缝钢管厂的王部长在电话里慌慌张张地嚷道：“快点来，我们厂进水了！”听筒里传来嘈杂的背景声。

“进水怕什么？扫掉就好了。”周均已经对虚张声势的报案习以为常。人们常常有意无意地夸大事实，他亲耳听说过一个保户把气象台测定的四级风形容成飞沙走石的龙卷风。

“你要死啊，还在乱讲！水把厂门都封了！我是在厂外边借手机给你打的电话。”

“什么？！”如果刚才电话铃声的效果是一道吓人的闪电，这几句急促的吼叫就象一个炸雷直接击中了周均。当他想起该问问更具体的情况时，耳边已只剩下“嘟嘟”的短音。

他从桌上拿起还没来得及戴上的手表，七点二十二分。一长一短两根指针构成一个正向上方的锐角，直指那顶被金黄色的双狮扶抱着皇冠。绿莹莹的表盘上，纤细的秒针嘀嘀哒哒地转着圈。

冲进雨里，周均立即知道手中的伞起不到任何遮挡的作用。沉重的伞柄在瓢泼般的雨中东倒西歪，但他不能丢掉雨伞，它是向街边屋檐下躲雨的人们证明全身淋湿的他心智健全的唯一物证。当远远望见公司大门时，他开始疾跑。

本该休息的五个人全都来了，在安排查勘分组时周均注意到郑天翔那狂热期待的眼光。

他怀着由衷的敬畏想：“这小子是个真人。幸好平时我对他还算客气。”

又是快九点才出发。邓轩、郭利民、张宏宽三人坐着黑色的本田雅阁跟在周均和王洋的北京 213 后面。年收保费超过五十万元的大企业的业务一律由经理室掌握，这是为了避免一旦业务人员跳槽给公司造成大的影响而采取的措施，同时，在与大企业的交往中时常需要的灵活处置确实也只有经理才有权拍板，但这种所谓掌握往往只是名义上的，具体跑腿、磨嘴皮和出主意的都是业务科长。科长们担负着对这些大企业望闻切问、草拟处方、配药熬汤的实际工作，经理通常只是在处方笺上签名并且准备对任何可能的医疗事故负最后的责任。所以周均敢于未经请示就擅自答应替王部长解决电视机的修理费。他觉得邓经理上任半年多来，在业务上对自己挺放手。但象今天无缝钢管厂这样的损案，邓轩是必须亲自去的。

雨开始在减弱了。两辆车被堵在穿过大石桥工业区的山间公路上。沿途看到多处塌方，无数条新生的瀑布挂在山崖边，马路上也积满了水。汽车爬行一般地从西山纺织总厂的大门经过时，周均想起了张秀芳。但愿她家阳台没有进水。

一路上接到许多的传呼，有客户单位催问何时可以到达现场的，也有公司人员请示如何定损的。今天连大部分从来没跑过业务的内勤都被派出去了，周均一行在看完无缝钢管厂现场后还安排有两个地区分头继续查勘，这就是他们五个人要带两辆车的原因。

从接到第二个传呼、又一次下车向邓轩借手机以后，周均就实地开始陷入高科技带来的方便和烦扰里了。邓轩边摇起车窗边说：“别跑来跑去地又借又还了，这几天你先用着吧。等下个礼拜我们订的货到了，科长和业务骨干一人发一个。”

说起手机业务上的人就有气。按照市公司对固定资产的管理规定，只有副处级以上干部才能配备。真正成天在外奔波，最需要通信工具的基层公司业务人员经常收到客户的紧急传呼到处找不到电话回，而那些悠闲地坐在办公室里喝茶聊天的处长们却让崭新的手机或者锁在抽屉里睡大觉，或者挂在他们的儿子腰间。尤其让周均感到羞辱的是一次同其他保险公司的一个满脸稚气的业务外勤在一家企业不期而遇，他的 CALL 机一响，那小子立即从兜里掏出一只小巧的手机，豪爽地说：“尽管打，反正话费是公司出。”

从收入来看，做了几年业务的人都能用得起手机。但是，大多数人都象有约定似的不肯咽下这口气。王洋图新鲜自己去买了一台，但是在老冬瓜面前炫耀完后，再也没见他上班时间带过。顾晓羽说他是成心展现内外勤的贫富差别，“咦，这两天怎么没影了？别买得起装养不起呀。”他卷着舌头学说的京片子让周均觉得颇为痛快：“昨儿个上夜总会当小费给人了。不行么？大爷有的是钱，要的就是一声好儿！”

不消说，邓经理给大家解决手机是冒着风险的，仅凭这一点，周均们也会为他好好干。

在离钢管厂约一百米的地方，车再也不能前进了。透过摆动的雨刷可以看见黑压压的一群人围在那里，有十几辆汽车停在路边。邓轩一行打着伞，踏着积水穿过那些气派的轿车和同样撑着黑伞的人群，

向最前边挤去。他们的皮鞋很快就被水浸泡了。

当邓轩同正在公路尽头比划着手势的区长和书记打招呼时，周均从身着制服的警察们晃动的肩头露出的缝隙中，远远地望见了山谷中赭红色的厂门和门眉上光灿灿的一排镏金大字。就在大门口，有一辆大客车侧仰着倾覆在湍急的洪流中。

“别挤别挤，小心掉下去！”周均听见左边有一个沙哑的声音在喊。一条穿保安短袖制服的汉子背朝着汹涌的黄水，伸开双臂在阻挡踮着脚尖看热闹的人们。周均似乎在厂里见过他，但不记得他的名字了。试着叫他一声“喂，你好！”那人注视了他几秒钟，反应过来，“你好你好，周科长。刚到？”

“刚到。这路都断了，怎么进去啊？”

“我叫个人带你们从山上绕过去。李三！”他伸手招来一个在一旁吸着烟、也穿保安服的小伙子，“带保险公司的同志进厂，许老板等着的。”

周均忙叫上邓轩等人，跟着那小伙子沿人群左侧的小路往山上爬。当他在溜滑的山路上站稳，正犹豫是不是该把皮鞋脱下来，突然想起刚才那人是钢管厂保安部的副部长。他回过头，朝那勇敢的身影喊了一声：“罗部长，谢谢你。我们先进去了。”

直线距离不过几百米的路跋涉了将近二十分钟。李三领着他们一溜一滑地翻过小山，穿过钢管厂的运输专用铁路桥，来到侧门。站在小门边，从门框望进去，不知深浅的洪水以令人目眩的速度沿厂区公路横泻而过。公路两旁相距二十米左右的两棵大树上拴了一条粗绳，这就是目前进入厂区的唯一道路。

邓轩对气喘吁吁的张宏宽说：“张主任，你不要进去了，最好是退到铁路桥上去。千万别逞强，这是命令。”说完把提包往手腕上一套就准备下水。周均赶紧挡住他。“邓经理，让我先下。王洋，跟着邓经理。”

邓轩没有再争执，他回头看看郭利民，“老郭，慢点过。”

周均们把雨伞和鞋都留在侧门传达室，由张宏宽看管。等他们准备下水时，李三已经站在了对岸的树旁。周均懊悔该留意观察一下他是怎么过去的，但现在已没有办法，只好硬着头皮上了。他双手抓住晃动的粗绳，试探着把左脚伸进水里。一瞬间，一股巨大的力量从侧面猛扑过来，仿佛要把没有根基的他整个地冲浮起来，卷向下游。他甚至不知道自己的右腿是怎么落水的。冲激而起的水直浪至脸。他死死地吊住绳索，好不容易恢复了平衡，才感觉水深齐腰。光脚踏在了实地上以后，就再也不敢抬起。他的脚指在水底紧抓着路面，慢慢往前移动重心，同时手上也跟着变换拉动的位置。时间仿佛停滞了，他努力只看对岸的那棵树，它似乎永远无法到达。

所幸那一刻终于来临。李三的手抓住了他。周均把另一只手扣住树干，尽力配合李三喊的“一二三”，哗啦啦地升上了路沿。站起身来，他觉得肩臂僵直发酸，隔了很久眼前都还是眩晕的水的影子。

许厂长指着离厂门不远处浸泡在洪水中的那幢南北长一百三十米、东西宽一百一十米的巨大米黄色建筑物，有气无力地对邓轩说：“那就是我们全厂的命根子，我的管加工车间。”

几年的接触，周均印象中的许厂长一向衣着考究，风度儒雅。但

今天，他穿着湿漉漉的短裤背心，趿拉着拖鞋，头发斜耷在额前，白而瘦的手臂似乎只剩下举起一支香烟的力气。

他象一缕幽魂般地在办公室里游走。

从厂部办公楼三楼的阳台望下去，厂区一片汪洋，只有几处地势稍高的平台成了泽国中的一个一个孤岛。间歇了一阵的雨又大起来，粗重的雨点发出的噼啪声夹杂在洪水低沉的轰轰浊响里，令人毛骨悚然。山谷里的风仿佛要增添雨的威力，也尖叫着呼啸而来。刚从水里上来的人们忍不住开始在这个炎夏的正午瑟瑟发抖。

林慧独自一人在家。已经是晚上七点多了，中央电视台记者正在采访刚刚结束高考的学生和家长。一位神情倦怠的中年知识分子先用一只手往胸口一按，然后握紧双拳向上一举，全国的电视观众都听懂了他的谎言。

她曾经是一个电影迷，电影寄托着她少女时代最纯情、最自由的梦想。如果没有那些让周均感激不已的经典的浪漫爱情故事，她不可能成为他的新娘。周均曾拥着她涎着脸说：“要是哪天我携娇妻把故里重游，县城的马路上准得踩死人。”当时她含羞带怒地推开他，笑骂他做梦——谁跟你这乡巴佬回农村住土屋？！

在她和她的家庭接受周均以来，她看着他一天天被这个城市接受，看着他悄悄地从这个城市里摄取力量，然后把这力量复仇似地击打到那些自以为是的原住民身上。特别是被提升以后，她觉得他已经比大多数祖居此地的人更象这座大城的居民。

她知道他很累，所以她一直在尽力争取做一个好妻子。甚至他不要小孩，她也能自然地接受。想起来，孩子也许就象世界上许多被人渴望和讴歌的事物一样，“无为有处有还无”。

从前她喜欢让男孩周均陪着在雨中散步。但现在，男孩已经是她结婚快五年的丈夫，夏季的暴雨使他迟归，而她只能在长长的夜里守着电视不停地换频道。

突然间她的手指停止了按动摇控板，本市新闻在播放一组洪水的可怕镜头，一具尸体被从水中吊起。播音员略带悲痛而不失坚定的声音在解说：“暴雨造成了我市西山区多家单位和居民受灾。受灾最严重的竹山地区降雨量高达 309.4 毫米。百年不遇的暴雨冲垮山腰的五座鱼塘，造成山体大面积滑坡。山洪挟带巨大的山石和树木将山下的市无缝钢管厂的地下排洪道堵塞。无处渲泻的洪水上午六时许冲破排洪道的钢筋混凝土盖板，在短短的十多分钟内淹没了全厂。”屏幕上出现了巨大的地下排洪道的资料镜头，学理工的林慧估计它的截面积至少在 3 米 × 3 米以上，不禁为之震惊。

“目前大雨已基本停歇，但市无缝钢管厂的水、电、气供应仍未恢复，价值达五亿多元的管加工车间设备还浸泡在泥浆中，大量的产品被无情的洪水冲走。据有关部门初步统计，竹山地区已有三十一人失踪，其中有十九名是无缝钢管厂的职工。”画面从远到近地拉回，展示着无缝钢管厂的大门，门口翻覆的大客车，和一个喊叫着的强壮男子焦急的面部特写。

看得出来，这组画面是远远地从一个安全的地方用变焦镜头拍摄下来的。

“灾害发生后，市委、市府和西山区的主要领导都亲临现场组织指挥抢险，社会各界也伸出了援助之手，”林慧注意到先出现的市长和市委书记的镜头是傍晚拍的，摄像灯光把他们的湿雨衣照得很亮，而后出现的一些她不认识的官员模样的人却是在白天的光线下忙乱地商议。“据悉，西山区财产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已于今日上午进厂察看灾情。这是本台记者报道的。”

看完电视新闻，林慧在黑暗中倚着沙发呆坐着，屏幕上闪烁的光亮映得她的脸一会儿红一会儿白。也不知过了多久，她才如梦方醒地起身打开客厅的电灯。

她转到电影频道，这里正放着广告。一部不知道名字和情节的故事片即将开始。她深吸一口气，抓起茶几上的电话。

7月11日 星期三

“7·9”暴雨使西山区财产保险公司承保的八十多家企业和数百户居民家庭受灾。两天来，四十多人的公司只有五个人留守，其余的职工全都拉上了战场。各小组的定损权限再一次扩大，达到了8万元，距支公司的最大核赔权10万元只有一步之遥了。经初步汇总，估计损失超过10万元的有13家企业；损失总额将突破600万元，这个数字不包括目前还无法预料的无缝钢管厂的损失。

前天中午，在向市公司财产保险处电话报告灾情时，周均对冯处长说：“我们正在无缝钢管厂里，看来损失惨重。刚才邓经理已经同黄总通过话了。只要水稍退可以进场，我们马上再和你们联系。”

今天一早，邓轩带着张宏宽、周均、王洋和顾晓羽再次赶往无缝钢管厂。天已彻底放晴，太阳又开始炫耀它的威力。

由于厂内主干道被从地底下掀开毁坏，为了避免在厂内堵车，阻碍施救，所以一切外来车辆都不准进入厂区。邓轩一行汲取了前天的教训，下车之前就把鞋袜除去，换上塑料凉鞋，然后毅然决然地踏进水中。

水已大为减退，公路的路面上铺着一层约二十公分厚的湍流，脚一进入，水花就冲上膝盖，五人的短裤也被打湿。深一脚浅一脚地拖动步伐，居然很快就来到了厂部办公楼。顾晓羽把照相机牢牢抱在胸前，吃力地跟着大家。

许厂长不在他的办公室。厂办公室雷主任，一个秃顶的鼓眼老头脸朝着周均说：“许老板两天两夜没合眼，刚才被大家押到隔壁会议室让他躺一会儿。你们先请坐。”

邓轩显然没有预料到这一情况。他今天带着一张50万元的支票和业余摄影家，准备了一篇声情并茂的慰问腹稿，预备在将预付款亲手交给许厂长时发表，此时的他就象那支早就憋足了劲要破除恐韩神话的国奥队——默迪卡体育场灯火通明，而比赛被推迟了整整两个小时。

平时精明干练的雷主任似乎丧失了察颜观色的基本素质，他自顾自地讲述着惊人的故事，“前天早晨那水啊，一个字：邪。管加工车间的九个小家伙一下子就冲得没影了。交通车送完夜班工人刚回厂门口

就给掀翻了，还好车上没几个人，窗玻璃也都关着，那司机可给吓坏了，这会儿还在家说胡话呢。”

周均问：“车间死的都是当班工人吗？”

“是啊。五个正式工，四个临时工。”

“现在发现几具……几个了？”

“两个。其他人多半要等下游大石桥水库排干以后再找了。”从竹山到大石桥之间蜿蜒流淌着一条叫做梨香溪的小溪，从名字上推测，多少年以前，它一定真正地美丽过。

雷主任咳嗽一声，接着说：“这不，昨天几家死者亲属围着许厂长闹了一宿，好容易初步答应了他们的条件，把打捞、追悼会、抚恤金、丧葬费、子女读书就业这一摊子事儿差不多谈完。刚才接到局里的电话，要求再找到尸体立即送市殡仪馆火化，不得在厂内或家中停尸，许厂长一听就急了：这不是火上浇油吗？唉，要说那几个小伙子也真可怜，最大的才二十四五岁，有三个是本厂老工人的孩子，有五个没结过婚，结了婚的里边有一个孩子才喝了满岁酒，有一个老婆刚怀上。那几个临工全是农村的，家属还不知道呢。”

“电视上说厂里有十九个人失踪，还有十个是干什么的？”

“咳！别信那帮记者的！除了管加工车间的九个人，咱们厂就没有了。其他都是厂门口一家个体印刷厂的，他那工棚是单砖砌的，水头一扑，轰地就倒了，听说连老板也压在里头了。”看得出雷主任仍然心有余悸，“平时六点钟，咱们厂的退休老头儿老太太喜欢在厂门口边上那块空地上扭秧歌，要不是昨天雨太大，谁知道会怎么样。”

保险公司的人都没有接话。在脆弱的生命和沉重的死亡面前，他们也唯有不置一词，沉默着摇头叹息。

雷主任和财务部王部长领着一行人离开办公楼往厂区走去。排洪道爆顶的范围足有四十多平方米，从这个大坑里翻腾而出的喷泉仍有半米高。顺黄黑色的新生河的主流而下，经过前天攀绳而过的侧门，沿途随处可见过水的痕迹：倾倒在地的叉车、被树干挡住的燃油桶、泥浆、怪石、树枝、竹根、塑料袋、破衣服，甚至还有几条青白僵硬的死鱼。顾晓羽手中的照相机快门不停地响着。雷主任、王部长不时提醒邓轩一行留意脚下。王部长是一个身材保持得令许多同龄人羡慕的中年人。受年龄概念模糊化之益，他去年入选了市冶金局后备领导干部人才库。用他自己的话说，“当初讲老中青三结合的时候就泛青了，怎么二、三十年过去，我还是青菜一棵，而且老属于储备阶段呢？——没准是一棵妖精菜。”从此以后，大名王庆尧的他，正式在厂里被唤作“清妖”。

此时的清妖停在管加工车间的西墙南端介绍说进车间原来有东、南、北三道大门。洪水由南门扑进来，从东门流出去。北门倒是能进人，但到不了受灾最重的南边，因为车间中部已经被砂石隔断了。他最后摇头苦笑道：“只有从这窗户爬进去了。大家千万小心。”

周均从积水中抓着窗框站上窗沿，探头往拆掉了一幅窗框的车间里一望，顿时傻了眼。

里面是一片真正的河滩地。乱石、泥砂堆积到距窗台仅一脚背的高度。左侧成捆堆码达一人多高的钢管被泥浆包裹成巧克力的模样，

迎面原本气势雄伟的干燥炉只光秃秃地露出约一半炉身，一米多高的炉架和炉架上的炉基部份全都被深埋在地下。坚实的河滩呈扇面覆盖了近一半车间，象一头奇形怪状的海怪盘踞起伏。肮脏黢黑的巨石堆间，无数条细水在潺潺流淌。腐烂和死亡的强烈气息扑鼻而来，混和在机油味中，让人无法呼吸，也失去思想。

周均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从窗沿下到乱石丛中的，他只是机械地、恍惚地依次落下双足，踩在一根横躺着的枯树粗大的枝干上，没有发现树干竟然纹丝不动。

他就这样呆呆地立在这间曾经宽敞明亮、布满精密机器和锃亮的钢管的大车间的一角，置身于以前绝不曾预想能够停驻的空间位置，面对着大自然在短短的几分钟里不经意地纤手一拂留下的废墟，深深地、绝望地感受着一种冲击和震撼，一种发自灵魂深处的对天对地的敬畏。

身后突然传来一声女孩子的惊呼，他下意识地侧身向后伸手。仿佛人从梦魇中惊醒时的那一伸手，他自己也不知道是想抓紧、接住，还是要推开什么。当他的手空无一物地又荡回身前的同时，他的头转向窗户的方向，刚好看到顾晓羽圆睁的双眼。

没有人发现他伸手的动作，包括顾晓羽也惘然不知，但这一瞬间，周均感到自己象做了一个每秒 48 格的超慢分解动作，他在这种失去时间的感觉中找到了时间。

一行人面色铁青地由窗口爬出，周均落在最后。他想，从窗户进出的除了小偷和情人以外，今天又发见了第三种人。拉着窗框钢条回头望一眼，正要作势跳下时，他又想，如果现在从窗户位置开球，自己发软脚显然不能把皮球踢到河滩地之外。这距离少说有七十米，让德甲英超来试试或许有戏。

邓轩再次提出拜见许厂长。于是，在厂部办公楼会议室，他把 50 万元的支票郑重地交了出去，并握住许厂长被虚汗浸湿的手庄严地承诺，西山区保险公司一定迅速展开事故理赔，严格按照《保险法》的规定，认真履行好保险合同的补偿义务。“今天送来的 50 万元只是首期预付款，根据刚才初步查看现场的结果，我们回去以后立即再调资金进行第二次预付。请厂长放心，并请转告全厂职工，我们双方的友谊和合作是经得起任何考验的。”

许厂长表示感谢。断续的短句从他嘶哑的喉间费力地挤出，但听得出来，他的感激之情是真实的。最近三天，除了各级领导叮嘱他要积极自救，检察院等有关人士进厂调查排洪道堵塞是否为忽视安全防范的责任事故以外，真正实实在在能为厂里解燃眉之急的资金，这是第一笔。当他的右手食指软弱地伸出，配合“第一笔”这个词的时候，闪光灯一亮，顾晓羽及时地抢到了镜头。邓轩满意地看了她一眼，又看看周均，接着说，“小周同厂里打了多年交道了，公司决定派他驻厂专门负责处理这次洪灾。这样厂里有什么要求和想法，可以很方便地告诉我们。当然，直接找我也行。”

这是周均第一天进入现场后就预感到会出现的结果。邓轩事先没有告诉他，但他觉得这样的安排是恰当的，他是唯一的人选。

同许厂长告别后，邓轩和张宏宽先行离开，留下周均等三人。临

走时，邓轩叮嘱顾晓羽：“多拍点，别怕浪费胶卷。”

在财务部办公室，王部长指着门内门外桌子椅子上摊晾着的无数本帐簿说：“我这底楼也进水了，幸好还只是雨水倒灌，没给冲走。唉，只有成天派人站岗放哨守着，生怕让风刮跑了。”

“变天帐，是得看好。”周均点头。

“对了，我这办公室的桌椅、座扇、开水器遭水泡了，你可要优先考虑啊。”

“行。二十万够不够？”

“二十万？这么大方，有什么条件？”清妖非常内行地问。

“把帐册偷偷给我几本，你告诉许厂长说让水冲了。”

“做梦去吧！打得好如意算盘！想拿二十万套我多少万？”王部长哈哈大笑。

“不要老是小人之心，这样不好。其实我只是——”周均还没说完，大半天一直没逮着机会开口的王洋插话了：“周科长的意思是，他把外单位欠你们厂债的凭据搞几张出去，便宜点卖给对方。大家都发点小财，事成之后，他不会忘了你的。”

王部长笑指着王洋，“看在一笔难写两个王的份上，小兄弟，我劝你一句，别学你的科长学得太像。”然后，他对周均说：“讲吧，需要什么资料？”

半小时以后，王部长陪周均三人到厂里其他几个部门转了转。装备部杨部长参加抢险组紧急现场会去了，生产部程部长正在汇总各单位报来的损失清单。事故发生后，厂里组成了由党委书记和主管安全的副厂长牵头的两个抢险组，分别组织对职工宿舍和地下排洪道的排险抢修。由于全厂已经停产，生产部可抽出来协助财务部统计损失。预计到今天下午，初步的损失清单可以报出。

午饭时间，周均三人同财务部人员一起在办公室就着有限的几瓶矿泉水吃馒头。水和馒头都是附近一家学校送来的。这家学校同无缝钢管厂共处一个街道，双方关系密切：学校办的贸易公司能稳定地获得钢管货源，厂里的子弟也可以享受未达到分数线免交捐资助学费的待遇。周均在到厂办公室找雷主任索要厂区全图时曾问明，随着水、电、气抢修结束，明天厂食堂可以恢复供应。

下午，周均等踩着泥浆来到厂区围墙外的家属区。这里已成了一个工地，数百名工人在烈日下忙碌。四幢住宅楼底楼都凿了洞，好让房里的积水能够排出。房屋底部向四周发射出十数支黄色触角，远远望去，象是四只趴在泥汤中的壳体动物。工人们用竹筐、塑料桶、脸盆、铝锅或端或抬，把带水的泥砂石块运走。周均和王洋开始逐户进入职工家里，登记被水浸泡的家具、电器、衣物等。一位瘫痪在床的老太太大声嚷：“打出去，打出去！”

离开无缝钢管厂已是晚上七点。厂区开始挑灯夜战。铲车轰鸣着来往，两队军人肩扛铁锹正跑步进入厂门。三人都没有胃口吃饭。小金送邓经理回公司后，下午四点又开车回来等着接他们。王洋上车时宣布他只想赶快回去洗澡，车刚开动一会，他就歪在前排睡着了。

周均皱眉翻看着厂方刚赶出来的一厚叠损失清单，没有说话。顾晓羽碰了碰他，“你猜我今天见着谁了？”

“谁？”周均头也不抬地问。他的目光停留在清单的最后一行字上：“总计 23866.05 万元”。

“还记得在海南岛旅游车上唱歌的那个女的吗？”

“万泉河水？”

“对。就是她。下午你们先进宿舍楼去了，我在外边想拍两张女工抢险的照片。刚好她一抬头，我就认出来了。穿着工作服，浑身上下脏极了，头发也蓬着，但肯定是她。我正要打招呼，谁知她一猫腰，端起一锅泥就走。你说她会认不出我吗？”顾晓羽满眼的疑惑。

“行了。别以为自己真有倾国倾城貌，人人都要对你一见钟情，三月不知肉味。”周均打趣道，前排的小金也笑了起来。

“她的歌唱得真美。”顾晓羽没有作恼，她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

“‘世界是如此的小，我们注定无处可逃。’这两句歌词怎么样？”

“俗。”

林慧已吃过饭了，餐桌还没收拾。周均一进门，就在门口脱掉脏衣服、脏皮鞋，光脚往浴室里跑。等他洗完，惬意地甩着湿头重返客厅，林慧说：“告诉你多少次了把头发擦干了再出来，看看又弄一地的水！狮子狗甩水可爱，老大一人可没劲。”

周均没理会，自顾自往沙发上一躺，伸手去拿皮包里的资料。

“你们经理来过电话，要你一回来就跟他联系。他在办公室。”林慧看见周均身下无形的弹簧猛地弹起，他立即坐正，开始拨电话。“邓经理吗？……对对，我是周均……刚到家……没事没事……”

他隔了一阵没说话，显然是在听对方的指示。林慧已经非常熟悉这种下班后的公事电话。她只能听见周均的话，但她可以借此推演。她认为听电话比打电话能感受到更丰富更真实的信息。

好不容易等他放下听筒，林慧问他：“还是无缝钢管厂的事？”

“是。”

“又陷进去了？”

“是啊。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林慧一直以为自己很欣赏他的语言天赋。他善于把一件十分细碎的小事故意夸大成经天纬地的宏业，也常常将痛彻心扉的情感随意淡化为可笑的闲话。但最近，她开始怀疑这种天赋是不是被加进了过多的刻意和技巧。“你老这么神圣累不累？”

“不累不累。为人民服务。”

“周均，我发现你变了。”犹豫了片刻，林慧还是把这句话说了出来。

当一个女人说自己的恋人或丈夫变了，她其实是在发出一个含义丰富的信号，虽然有时它只是表示她需要被注意。但无论如何，尤其是当这种信号第一次出现时，它标志着一个分水岭的到来。这是不应该被忽略的。每一本成人心理指导书里都会有这样的谆谆教诲。但是周均似乎没有察觉到这一点。他已经从沙发上转移到餐桌旁，开始伏案写明天的查勘计划。

“大变小变，还是定活两便？”同银行工作人员谈话，他喜欢引用这样的储蓄术语。

望着他漫不经心的眼光，林慧知道他其实并没有在看自己。“你知

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开始成了一个以事业为重的人的？你真的以为没了你公司明天就会关门吗？”

周均放下笔，很吃惊地看着她。“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小慧。但我现在真的必须把这事干完。”

“你好久没有这么叫过我了。”林慧说完这句话马上有些后悔，因为她发现周均脸上飞快地现出很不自在的神情。她知道他又想缩回他的壳里去了。

果然，周均立刻又低下头盯着桌面，摆出一副专心致志、不想被打扰的姿态。“事业为重？我早说过事业是狗屁。”

“原来你还记得。想想当年在学校和刚工作的时候，你活得多洒脱……”

“那时候放浪形骸是快乐，现在机关算尽也是快乐。算你说得对，人会变的。所谓人在江湖嘛。”周均哗哗地翻着资料，闷声闷气地说。

“我明白了。你现在很快乐是吧？我也相信，人有时候真的会身不由己。”林慧站起身来，走到餐桌前收拾起碗筷往厨房走。

她洗完碗再次经过周均身边时，平静地说：“本来我想问你能不能跟我一起到峨眉山去。分行组织集体休假，后天出发。现在看来你肯定没法请到假，我只好自己去了。饭菜都还有，待会儿你想吃的时候热一下就行。我先去睡了。”

晚上快十二点了，周均把电话拨到无缝钢管厂。许厂长果然还在办公室。周均向他通报了明天预付赔款现场会和查勘的初步安排，请他布置各部门配合。许厂长在电话里一字一句地说：“小周，这回可要请你多费心了。”从远处那片废墟传来的羸顿声气在半夜里清晰得有些瘆人，周均枕着许多纷乱繁密的印象强迫自己赶快入睡。

7月12日 星期四

又是一个大晴天。街上的行人仍然象往常一样匆忙。周均在公司大楼旁的烟摊买烟的时候，老烟贩满脸堆笑：“要一条？没问题。可发票用完了，要明天才能给送来。”

“这回不要发票，自己抽的。换一条换一条。”周均止住正伸手到货柜里拿烟的老头。

“真是自己抽？”烟贩狐疑地看他，不情愿地从一个黑塑料里重新摸出一条烟摆在玻璃板上。“保证是原厂正货。”

“少吹牛。尝了再说。”周均开始撕开包装，抽出一根闻闻，再点上火。天生一副奸商相的烟贩竭力装出坦荡诚实的表情。“怎么样？不骗你吧？老主顾了，蒙谁也不能蒙你啊。”

周均付了钱，正准备离开时，老头儿突然自作聪明地问：“你是不是不跑外边了？又升官了吧？”

“呸，好好地别咒我！我今儿早晨没忘了洗脸呀，你还能看得见霉字？”周均没好气地说。所有的小商贩都有顺竿爬的本事，只要你稍为客气点，他就会得寸进尺，得意忘形，以为天下大同，四海内外皆兄弟了。

“侯亮老念叨‘惟女子与小人为难养矣’，有时候也对。但贩夫走卒的热情，比之于唐伯虎对无心一笑的死缠烂打，恐怕还该算轻量级的骚扰。可见男人比女子，高贵者比低贱者更为恐怖。下次再见面，得记着用这条钢鞭材料对付他。”周均想着，不禁露出一丝笑。

他叼着烟刚走开，老烟贩立即自言自语地低声开骂：“还装！不是给撸了官，自己掏钱买整条的烟？以为自己说话挺损，还偷偷地乐。年轻轻的，不知天高地厚。该！你也知道一包一包零买贵了，往后你小子就常来打批发吧。”

所有查勘人员都头戴印有公司徽标的黄颜色太阳帽，左臂佩有同样是黄色的袖标，每个人脚上都穿着黑色的长统雨靴。上车前邓轩要求全体人员做到精神饱满，行动快捷，要表现出西山保险公司职工的高素质、好风貌。

周均问张宏宽昨天这么短的时间从哪儿一下子搞来这么多双雨靴，张老太爷说：“你不知道我们寻得多辛苦。大热天的哪个商店肯进这么多的雨靴啊。还要联系报社、电视台，还有旗杆、横幅，都要重新做。昨天我们办公室几个人都加班到十点多。唉，邓经理考虑得真周到，生怕大家脚给脏水泡坏了。说真的，我去了两次，昨天晚上脚已经开始痒起来了。”

“是，那水里什么都有。厂里抢险的工人都晕倒好几个了。这大太阳一烤，他们说比瘴气还厉害。您可得悠着点儿。”

“没办法，我们要干好后勤保障啊。”张宏宽见邓轩已讲完话，人们开始上车，马上转身大声询问小田饮料和药品是否已装车，派去接记者的驾驶员什么时候动身的。

八点钟，租借的旅行车准时出发。车启动后，周均坐在发动机盖上，开始宣布分组安排。根据对报损金额、查勘难度、人员能力等因素的综合考量，他把十一名查勘人员分为六个小组，分别查设备、原材料、在制品及半成品、产成品、包装物、设备配件及工具。他逐一介绍了各组查勘的重点和受损财产的形态、存放地点，把厂方昨天提交的清单拆散，分发给各组并要求他们注意保存，最后提请全体人员注意，今天最主要的目的是对所有存放在事故现场的财产进行数量上的清点和记录，同时对其中受损的那部分财产作出数量和程度的初步认定。“不要遗漏没有受损的财产。不要公开对损失的意见，更不得同厂方人员发生争执。千万记住，多问可以，多说绝对不可以。”

周均没有强调今天查勘对最后赔付结案的意义。他想这是无须说的。从面朝前方的一张张脸上，他能读出临敌前的忐忑和冲动。如果这是一场战斗的话，那么愿上帝保佑自己的调配没有错误，保佑士兵们来之能战，战之能胜。但愿这场战事早一天完满地结束。

想到这里，他突然产生了一丝疑惑：这真是一场战斗吗？谁是我的敌人呢？有很短的一瞬间，他甚至隐隐地感觉自己现在的坐法似乎代表着某种暗示——我是不是在与什么东西背道而驰？他为这种想法惕然而惊。

到厂后，查勘人员整齐地坐在厂部会议室，等待市公司领导和记者的到来。张宏宽领人在楼前悬挂会标和横幅，会标是“无缝钢管厂‘7.9’洪灾预付赔款现场会”。左侧的横幅上写着“西山区财产保险公

司向受灾企业职工表示深切慰问！”右边一幅则是“同舟共济，重建家园”。

邓轩和周均在许厂长办公室同厂方几位领导寒暄。客套的开场白之后，邓轩告诉厂领导，支公司已向市公司总经理室汇报了灾情，市公司黄总今天要带领财产险处的工作人员一起到厂并亲自送来300万元的第二期预付赔款。同时，新闻界的朋友们闻讯也要来采访，主要是想继续深入报道无缝钢管厂干部职工自强不息、与自然灾害斗争的优秀事迹。许厂长表态说一是感谢，二是欢迎，三是全力配合。当领导们快到要找话来说的时候，周均开始向许厂长汇报具体的保险理赔方案：首先是与职工有关的雇主责任险和家庭财产险。被洪水冲走而致死亡的九名职工和受伤的三人都属于雇主责任险的责任。请厂方尽快填写索赔材料，提供医疗费单据，我们可以在收到单据的第二天就把赔款送来。公司考虑到提供残废职工的鉴定材料可能有一定难度，同意从简，具体操作下来我同王部长去交待。至于家庭财产险，受灾户有四十多家，损失原因有雷击和洪水两种。公司将指定维修部门进厂为职工修理被雷击的家用电器。顺带说一句，这次上门维修，我们专门请了一家信誉好的公司，以前的定点维修部已经更换掉了。另外，昨天我们已按被浸泡程度把进水的二十多家的财产损失分为轻微、中等、严重三类，为了腾出人手处理企业财产险损案，我建议快刀斩乱麻，分别赔偿200、500、800元的清理费用结案。其次是被洪水浸泡受损的汽车，公司汽车险科已经有人到车库定损了，相信几天内赔款就可以到位。厂长、书记觉得这样是否可行？

许厂长原则表示同意，就家财险定额赔付一事，他特别要求财务部作好职工的解释工作，“任何个人不许找保险公司闹，有什么问题只能在厂里解决。”

正说着，张宏宽领着一行人走进办公室。邓轩马上站起身，“许厂长，我来介绍我们市公司总经理，黄总。”

预付赔款会开得很简短，邓轩主持，黄总和许厂长分别讲话。其间黄总把一个仿画着支票图形的大硬纸牌交给许厂长，上面写着“预付赔款叁佰万元正”。办公楼前的空地上，扛着“西山区财产保险公司理赔小分队”旗帜、着装整齐的保险公司职员和神情倦怠、衣冠不整的钢管厂工人一齐鼓掌，摄影、摄像记者们卖力地干着自己的活儿。周均悄声同财险处的冯处长交谈，然后向处里的宫科长和计算中心的小沈伸出手，“辛苦了。您来了我们就有信心了，”“多关照。”三人互相点头哈腰，礼貌周到如日本国公民。

仪式一结束，查勘人员被厂方安排的库管员和统计员分别带往现场。黄总由许厂长、邓轩等簇拥着也朝管加工车间走去。自从得知市公司将派员参加今天的查勘，周均就预先把这未知的人员安排进了设备组，当然，自己也只能在这一组里。厂装备部杨部长和管加工车间汪主任也陪同对设备进行查勘。

宫建新三十多岁，长得黑黑瘦瘦，戴一副变色近视眼镜。他的颈椎曾因外伤做过矫正，愈后稍微有些强直。他烟瘾很大，牙齿被熏得焦黄，所以他很少笑容，说话也尽可能地少而缓慢。这样一位不苟言笑，整日微昂着头，隐藏着眼睛的人物很自然地会让人在初见之下就

有冷傲之感。他到市公司已经快十年了，处理过多起大赔案，但据说至今对许多同在一幢大楼上班的人还叫不出名字。小沈则是市公司计算中心的助理工程师，从事技术工作，这次是临时被总经理室抽调来参加损案处理，因为邓轩在向黄总汇报时，特别强调了无缝钢管厂的引进设备的先进性和精密性。

走进管加工车间中部的生产区，那种令人窒息的气味又一次笼罩了周均。车间里已有许多工人和军人在挖掘、扛撬砂石，星星点点的黄帽子出没其间，显得异类而孤单。小沈手拿厂方按周均昨天的要求提供的管加工车间设备平面图一一核对，不停地发问和记录，看得出，他很在意这次临时性的任务，也懂得细节对最后的结论的影响力。周均对这位充满工作热情的小老弟很有好感，他让他想起刚开始做保险时的自己。

宫科长则显得很冷淡，他嘴里一直叼着烟，随着厂方向导的引领在一台台设备前停留。

当杨部长和汪主任在耐着性子回答小沈滔滔不尽的问题时，他偶尔会突然爬到机架上去东摸西敲一阵，或者揭开一个控制台盖板，凑近去盯着某个元件死死地看上几分钟。整个过程中，他只问了三句话。一是事故发生时车间是否正在生产，二是当年引进设备时的订货合同、装箱单原始资料是否仍在，三是厂方是否安排了对现场的录像和拍照。

在查勘进行的过程中，周均突然产生了一个念头。这么大的案子，市公司肯定会全过程指挥和决策。处理得好与坏，赔得或多或少，都不再需要他来拿主意。想通这一点后，他的第一个感觉是长统雨靴里的脚被捂得快要闷熟了。他轻轻试着动了动粘在一起的脚趾，对自己说，蚕宝宝要破茧而出了。

管加工车间的靠西一侧是产成品库房，这里堆码着一捆捆各种管线管、锅炉管、结构管和液压支架管。这些规格繁多的钢管直径多在114.3至273毫米之间，长度一般为6到12米不等，还因壁厚、钢级等因素而分门别类地堆放着。如果没有标签，甚至库管员也常常无法确定哪一堆是什么规格、有多少数量。郭利民毕竟是资深的老保险，他先让库管员把库管账和入库单、发货单搜齐，然后按照6月底的盘存表上记载的规格、数量依序开始清点。在每一堆垛前，他会让李英记下泥浆浸泡的高度，并与厂方人员一起马上折算出被浸钢管的根数和重量。

王洋和顾晓羽被安排查在产品，其活动范围与设备组是一致的。两组人员经常碰到一起，周均不时同王洋附耳交谈。他注意到王洋在这次损案的处理中非常主动，非常积极。这个大男孩或许是开始在长大了。看着王、顾两人的背影，周均想，也许年龄相近的异性在一起工作会成为最好的搭档。

车间的东侧是原材料库房。伶牙俐齿的女库管员在这里应付着姚必功和汽车险科的一个小伙子。每当姚掌柜的走到一堆材料面前，她都会马上说出这是什么钢级的管材，遇到水后会造什么样的严重后果；而当保险公司人员试图离开这堆管材时，都会听到她高声的抗议——喂喂，少数了两根！你们不加也没用，我这儿可记上了啊！

姚必功充耳不闻地在库房里点数、记录，心里暗骂周均每次都派

这种倒霉的差事给自己。

刘燕同办公室小田正在与产成品库房相连的包装库房巡视。这里由于距进水口较远，没有被砂石掩埋，木箱、木板、塑料袋等都只是被水浸泡或打湿。刘燕显然对厂方估算的木材总方数不能接受，她严肃地指出，体积公式是很简单的，她小学三年级时就懂得计算了。

“现在，”刘老师说，“请你们拿一个皮尺来，我们一根根料、一块块板地丈量。”库管员为难地说，皮尺不好找，能不能重新目测估算一下，大致过得去就行了。刘燕毫不妥协，催促他别浪费时间，赶紧打电话找基建部门去借。

设备配件库是原材料库房的北邻。这里进水也不厉害。朱迎兵和秦泾渭与健谈的中年库管员坐在长椅上聊得很热烈。今后几个月的股市究竟是保持慢牛形态还是会掉头向下演变为另一个熊市呢？三人的意见并不完全一致，有些争论是正常的，正如刚才在核实损失数量时，有两三个项目也被略微地修正了嘛。

查勘人员中午在厂伙食团就餐时，邓经理陪黄总已先离厂了。下午一点，六个小组又继续回到现场，冯处长和宫科长则到厂财务部同已在那里工作了半天的杨华汇合，共同对企业的投保情况和资产总帐进行查核。

晚六点，当人们按照计划准时回到厂部会议室时，发现门口已贴上了“保险公司现场理赔办公室”的字条。王洋大声说：“好不好，应该写‘临时侦查本部’”。

张宏宽让大家坐下，边喝水边听市公司领导的指示。冯处长礼貌地低声请前来道乏的厂办雷主任去休息，“我们内部开个小会”。雷主任立即知趣地离开，并顺手关上了门。

冯处长的开场白很短，在表扬了同志们的吃苦耐劳精神之后，他让宫科长提几点要求。

宫建新在上衣口袋里掏了一阵，慢慢地掏出一支烟来，从嘴边摘下已吸得很短的烟头，对上火，抿着唇吸了两口，才一字一顿地开始讲话。“我提请大家注意两点。第一，现场查勘实际上是在固化现场。因此大家一定要查细，并且一定要留下可以作为证据的资料，最好是能获取文字的，有对方签名的证据。第二，现场查勘仅仅是现场查勘，它远不是定损，更不是赔偿，请大家不要超越这个界限。”说完就闭上了嘴，脸上的表情愈加高深莫测。

张老太爷向周均望过来，周均点点头，提高声音道：“明天早晨还是八点钟开车。大家今天晚上回去以后，把白天查勘的过程回想回想，按刚才宫科长的要求自己对照检查一下。

有遗漏的明天补查。由于现场还没全部清理出来，我估计到明天中午，大多数小组的清点基本就只能结束了。所以请大家作好准备，查完现场马上同库管员和统计员一起到财务部核对相应科目的资产存量。哪个组先查完，哪个组就先核财务账，注意抓紧时间，要知道，厂里各部室的人员晚上七点同样要加班参加抢修和抢运。”

保险公司的职工谢绝了厂方晚餐的邀请，市公司的领导又谢绝了支公司的挽留。周均到家后，发现林慧留下的一张字条。她今天下午回来收拾了行李，晚上在父母家住一宿，明天就直接出发去成都了。

7月13日 星期五

查勘按计划继续进行。下午五点多，邓轩找周均“借”手机，周均听到他同夫人通话，要她晚上把电视台的本市新闻里的有关报道替他录下来，“我要晚点回来。”

晚七点半，在支公司顶楼会议室，市公司冯处长、宫科长、小沈和邓轩、周均一起准备听取各小组查勘情况的汇报。邓轩兴致勃勃地让大家传阅他回到公司后亲自做的昨天预付赔款会的剪报，冯处长用他从饭店出来时就一直含在嘴里的牙签边剔边微笑着说：“邓经理还是老样子，效率高。”

邓轩和冯、宫等人在市公司共事多年，说话也随便，“那当然，眼看着要赔这么多钱出去，赚点吆喝听个响总是应该的嘛。”

剪报最后才传给周均，他仔细看着几家报纸上的图片和文字。就象是真的听到一声把戏摊开场的破锣响，他的目光停在其中的一段话上：“据西山区保险支公司邓经理介绍，该公司承保财产的损失至少超过两亿元。换言之，在创下我市保险业预付赔款最高金额的同时，无缝钢管厂‘7.9’洪灾最终将成为我市最大的一宗保险赔案。”他仔细回想了一遍昨天预付赔款现场会的情景，然后小心翼翼地说：“这些记者也是的，邓经理什么时候这么讲过？”

正关注着各人表情的邓轩立刻问：“在哪儿？什么话？”周均指着报纸给他看。邓轩飞快地把这篇他早已烂熟于胸的文章再读一遍，迷惘地抬头，“怎么啦？没什么不对啊。”

周均还没来得及解释，宫建新在一团烟气的后面插话了，“邓经理，那个间接引语里面有内容啊。我好象也没听见你对记者讲这话。”

邓轩仍没有反应过来，“虽然我没有直接跟他们讲，但这个意思在我们散发给记者的文字材料中是写进去了的。是不是张主任？”

在一旁忙活着泡茶摆水果的张宏宽其实并不知道人们在说什么问题，但他听清了邓轩的问话，立即毫不含糊地说：“是的是的，前天晚上邓经理亲自起草的稿子，快十点才打印、复印完。我们邓经理对待工作，那真是呕心沥……”

不等他说完，宫建新转头就冲着周均发问：“周科长，你应该是公司最先见到两亿多这个数字的人。看来你也没有见过那份文字材料，是吗？”

周均嚅囁着，满脸通红，他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张宏宽的恭维实际上把邓轩置于一个很糟糕的境地。周均清楚地记得，前天晚上他给邓轩打电话汇报时非常明白地说明是“企业报损金额两亿三千八百多万元。”但按照现在报纸上的说法，就变成了保险公司已经承认属于自己责任的损失达到了两亿多元（而且还是“至少！”）。这两者之间的差距实在太大，大到邓轩作为一个支公司经理无法承担、而他作为一个业务科长不敢想象的程度。在他最先无意间提出那个问题之后不过几分钟，他发现那实在是一个该死的问题。更该死的是，他不知道以前没有从事过具体业务工作的邓经理还需要多久才能觉醒过来，而在他

醒悟之后，他会怎么面对这个该死的问题和提出这个该死的问题的人呢？

正当室内的人们尴尬地陷入鄙夷、惶恐、疑惑、幸灾乐祸、事不关己等种种情绪之中的时候，郭利民和李英带着一叠资料推门进来了。每个小组的汇报时间平均在半个小时左右，除了各组讲述查勘情况外，领导们不时地询问，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宫建新的问题仍然不多，但每个问题都从旁人意想不到的角度出来，让查勘人员往往猝不及防。邓轩的脸色一直阴晴不定，他瘫坐在平时开会时的老座位上，几张剪报乱摊在面前的桌上。

三个多小时很快地过去，查勘人员都离开了。冯处长终于把那根早已被浸胀泡软的牙签扔进了烟灰缸，开始宣布经向总经理室请示并获批准的下一步工作安排。根据企业施救情况和两天来的查勘进度，大规模的查勘应该在明天可以结束。接下来将进入艰苦、细致的查帐、定损阶段。因此，市、区两级公司决定成立查帐定损小组，组长由黄总经理亲自担任，副组长是邓经理和冯处长，组员有宫建新、小沈和周均。“黄总当然不可能每天亲自来参加，但是每一阶段的工作都要向他汇报，任何方案都必须经黄总同意才能实施。我由于处里面事情很多，就主要承担联系、沟通工作。三位组员要多辛苦一下了，你们都要放下日常的所有工作，坚持一鼓作气，把损案全部处理完毕。平时要随时向邓经理汇报工作情况，听从邓经理的指挥。”

邓轩马上接过话头推辞道：“我就不要挂这个副组长了吧？这么大的案子，还是冯处长亲自坐阵妥当一些，”此时的他已经显得无精打采，说话也突然失去了对听众的感染力，“公司其他的事还多着呢，下半年的业务还差着一截……”

“邓经理，黄总可是专门点了你的将的。再说了，案子是你们西山区的，你不来牵头可不行，要不然我们给赔多了，影响了利润指标，你不把我撕碎了才怪呢。”冯处长一脸的笑容，打着悦耳的哈哈说。你来我往几回合之后，邓轩不再作声。冯处长又一次把发言权交给宫科长，让他谈谈下一步的具体安排。

宫建新首先简单总结了刚才六个小组的汇报，提出明天的复查重点，并建议查帐定损小组成员分头随组督查，这同时也能使小组成员增强感性认识，便于今后的查帐。待两位组长颌首认可后，他摁熄了手中的烟头说：“同时，我认为还有一项重要的工作必须马上着手去做。那就是要把查勘的结果固定下来。不能到明天我们的查勘结束，大队人马撤走了，厂方又提出更大的损失数量，那就不好收场了。”

周均对着那张始终微昂着的黑脸，频频点头。“宫科长说得很对。钢管厂的设备现在大都泡在水里，有一些还在土里埋着。时间越长，肯定损失越大。”

已经提前进入角色，一直在翻看着各种查勘记录的小沈也说：“是的，要提防厂里不积极抢救，到时候全部设备都报废了，反正扔给你保险公司赔。”

宫建新又在点烟。两天来，周均从来没发现他向任何人散烟，但别人敬他的烟他却来者不拒。“我倒不太担心他们不抢救。厂里绝对比我们更着急，他停一天产损失是多少？除了周科长刚才说的原因之外，

他们施救时可能不会太在意对财产的保护。比方说，大铲车一铲下去，可能会把土里边埋着的钢管一齐铲走倒掉。”“可是，要不让他们用铲车，只准人挖，好象也有点说出口吧？”小沈问。

“我不是这个意思。但我们要把这个意思用通知书的形式告诉厂方。”在使用了二段比较浅显明白的语言之后，宫建新的话又玄起来。

“邓经理，冯处长，我想这件事请周科长来办，行不行？”

两位领导当然同意。周均不能看清藏在深色镜片后的眼睛，但他感觉到一种挑战的光芒。很奇怪，他喜欢这种感觉。“好吧，事不宜迟。我马上动手写。咱们客气一点，叫做《施救建议书》怎么样？”说时，他用眼去对住那藏在暗处的光。

“好的。”宫建新吐出一股烟雾和两个字。

“我觉得这个建议书可以这样写。首先，告知被保险人，我公司的现场查勘已告一段落，今后的赔偿将以这一查勘的结果为基础。这一点主要就解决固化损失的问题。第二，引述保险条款中关于被保险人施救义务的规定，要求厂方加快施救进度，注意施救的合理性、实效性，尽可能地将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这一条我想写原则一点，不必讲得太露骨，否则会引起对方的反感。最后，表示一下同厂方配合，做好以后的理赔工作的决心。此外，落款最好写市公司，时间为查勘结束的时间；并且要求厂方签收。”

小沈又一次抢先发言：“落市公司的款？那怎么行？你们是出单公司啊。”周均朝他笑笑，没有回答，但他对小沈的快速反应能力又一次留下深刻印象。

宫建新在一旁说：“小沈，这没关系。市公司出建议书也讲得通，企业也许还会更重视——周科长是想做好人哪。”

“那当然。做一天是一天罢。管他是好人还是坏人。”周均开始在一一张纸上写起来，“宫科长，明天你们过来的时候请一定把它打印好，盖上市公司的公章。”

回到家已是十二点，借助昏暗的楼道灯打开门，周均困得眼都睁不开来。但当他洗完澡上床躺了一阵后，却明白这睡意就象夏日白昼里的骤雨，来得急去得也快。

林慧一走这房子突然就显得空荡荡的。他在黑暗中想，一个一米多高的人怎么能够充满一个几十平方的空间，而一个小小的脑袋怎么又可以装得下那么大的世界——或许应该说那么多的世界：一幅描述休·埃弗列特的平行宇宙理论的树枝状分岔图清晰地浮现在他的脑海。他淹没在这种发散的、毫无意义可言的思维脉冲里，清楚地知道，要入睡很难了。

7月19日 星期四

王庆尧一大早就来到了办公室。自打离开终日云遮雾绕的边寨回城进厂当工人开始，他就养成了提前到岗的习惯。今天早晨，儿子又嚷嚷着不想去暑期补习班，看着老婆提着书包满屋追逐的乱劲，他也不知哪儿来的一股无名火，几步赶上去，揪住儿子就是响亮的一耳光。

当老婆那母狼一般的眼光直射向他，儿子从惊愕中开始放声嚎哭的时候，他已咬紧牙关，带着狰狞的冷笑咻地一声摔门而出了。

这是他第二次对儿子下手。一出手他就知道自己这一次又错了。当父亲有多么难是当年贴着老婆的大肚皮倾听那奇妙的胎音时从来不曾想到的。看着儿子一天天长大，老婆一天天枯黄，他常常提醒自己小心儿子总有一天要打还他那唯一的一巴掌。谁想得到，今天他又添上了重重的一笔债，而这笔债他永远也不会知道将在什么时候，以什么样的方式偿还。正象天下的儿子永远也不会知道，他们的父母为什么会肆无忌惮地不断举债。

比平时更早上班的唯一好处是，清妖可以有更充裕的时间在潮湿而纷乱的办公室里先喝上一杯据说能令人百毒莫侵的板蓝根冲剂，静静地发一会儿呆，而无须考虑下属或保险公司人员的眼神或脸色。

从九号早晨开始，他和他的部下就被卷入了一场难忘的战斗。有关单位那些往常对他奉承有加的人员仍然笑着，但那笑容着实有些令他“纳罕而且伤心”，虽然他们的牙齿并不都是“白历历地排着”。他隐隐地觉得自己快要进入所谓“迫害狂”患者的行列了。事故发生的第二天，他就揣着关于请求免退上半年所交所得税和申请紧急救灾贷款的报告奔波于税务局和主办银行。从税务局的专管员、所长、分局局长和市局处长、局长，到银行的信贷员、分理处主任、支行行长和市分行处长、行长，一个个地诉苦游说，一层层地请示汇报。而面对长期合作的原材料供应厂商和产品用户从全国各地发来的慰问信函及电话、来人，他要镇定自若地宣称损失已被控制，施救正在有序地进行，生产很快即可恢复，所欠款项将尽快支付，虽然其实财务部早已通知全厂停发各种津贴、奖金，停止职工医疗费和差旅费的报销。

而与此同时，他的部门每天在白天应付保险公司工作人员莫名其妙的盘查审问之外，还要参加晚上的义务劳动，挖土搬砂，清洗机器直到深夜。

十天下来，全厂仿佛游荡着两千多个不屈的野鬼。那一张张泛着死灰的没有表情的脸看起来越来越相象，以往长圆黑白、细糙老嫩的差别日渐缩小，同一场灾害已经把它的烙印刻在了所有人的生命中，没有谁能逃脱。

办公桌旁边的墙上挂着一幅周均去年年底送的挂历。本月的9号被他用红笔涂上了。从那个刺眼的红色圆团以后，每过完一天，他都会用稍细的签字笔划上一条横线。眼光沿着从红圈发出的黑色虚线，王清妖开始回想这几天与保险公司的交道。

上周六，也就是十四号，市保险公司的宫科长、小沈和周均又分头带着西山区公司的几个人重新到现场查勘了大半天。他们象一群苍蝇似地飞飞停停，甚至连半山上垮塌的农民鱼塘和根本没被波及的化工库房和油料仓库也去细细地巡了一遍。从陪同他们的各位库管员和核算员处汇总得出的印象是模糊甚至是矛盾的。看来，他们有意识地在用一些假象掩盖真实的意图。但是，当那天下午保险公司的宫科长郑重其事地将一份早已打印好的《施救建议书》交给许厂长的时候，精彩的一幕发生了：许厂长仔细看完了那份建议书，把它放到桌上，表示一定按保险公司的意见组织好施救工作。然后他也拿出一份厚厚

的打印的表格，说，“宫科长，通过这几天的接触，我们对保险的理解也加深了不少。第一次向周科长他们报送的损失清单里边包含了一些不属于保险财产的东西，还有一些数量上的误差，相信你们能够谅解这种由于无知和纷乱而造成的差错。为了实事求是地申报损失，避免给保险公司的查勘定损带来麻烦，我们组织技术人员加班加点重新计算了损失金额，原则是能修理的一律不更换，部分损失的决不能写成报废。他们刚做完就赶着送来了。现在的总金额是一亿四千多万。怎么样，咱们厂算得上是配合保险公司工作的模范吧？”

虽然看不清宫建新的眼睛，但王庆尧感觉到他对此的确毫无准备。由此可知周均没有向他通风报信。毕竟有这么多年的交情，毕竟保险公司系统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这是厂方应该充分利用的一点。这一条鼯鼠的通道应该妥善地保护。

十五号保险公司的人没有进厂。宫建新说是要休息一天，得知这一安排时王庆尧还故意同周均开玩笑“同甘共苦的戏要演到底确实难吧？”。后来装备部杨部长从他的同行处得知，宫建新等人那天去了本市的特殊钢厂，了解咨询有关设备和钢制产品的技术细节。特殊钢厂的人说，他们答复得很有分寸。

十六号，宫、沈、周三人又来厂里开始全面查帐。他们回避着厂方对新报的损失清单的询问。宫建新在第一次到现场时就用半天时间翻过总帐，因此他胸有成竹地明确指定要求提供各种分类明细帐。他们不时地摘抄记录各种数据，向财务部分管设备、材料、成本、产品等科目的人员提出许多让人觉得可笑或为难的问题。在他们带着一厚叠复印的帐册和凭证离开以后，财务部开了一个碰头会。叽叽喳喳的一帮老少娘们儿纷纷抱怨从没见过这样查帐的，也不知道是真的不懂财务还是有意刁难，但有一点大家感觉是一致的：这个宫建新的确认真细致，小沈则是个胡搅蛮缠的楞头青。王庆尧再次要求自己的部下，凡是保险公司提出的问题不好回答的，一律让他们来问我，“你们就说自己不清楚就行了。”

以王庆尧应付多次各种查帐的经验，他已经从对方提出的问题中隐约感觉到他们正沿着正确的道路在往前走。自己管的帐自己最清楚，哪些地方不怕查，哪些地方不能查他心里都跟明镜似的。在这个位置上坐了这么多年，他早已由“没有什么帐我不能做平”的层次上升到了“没有什么假帐不能被查出”的境界。他深知，过去每年税务、银行、审计等部门的查帐之所以能够通过，靠的绝不仅仅是自己做帐的高明。正如诗家所言“功夫在诗外”一样，有许多玄妙是不足为外人道的。

因此，他晚上向许厂长作了一次详细的汇报。除了应付查帐的问题外，他着重讲述了白天从闲谈中无意间得知的一个信息。五月底临江江发生的全市最大的商厦火灾保险赔偿案也是由宫建新主持处理的。最初报上登过经济损失上亿元，最后赔款是一千三百多万。好象以前听许厂长说过您在党校念书时有一位要好的女同学在商业局任要职，能否请老板联系一下，让我们到商厦去了解一下索赔的全过程，并且从中找出能影响这个让人捉摸不透的宫建新的办法。

许厂长欣然答应。他与清妖分别在厂长和财务部长的岗位上共了

这么多年的事，互相的信任和保护是各自生存的必要条件。他清楚他们两人实际上早就被牢牢地拴在一起了。如果保险公司在查帐方面走得太远，那他们的损失将是不能用金钱来衡量的。而这绝不能允许。

那天深夜天又突降大雨，刚加完班回家的许多干部职工都自动聚集到了现场。由于保险公司事先多次提醒，各车间、库房的门口都垒上了沙袋，雨水没能再次进入。在检查一圈，确认不会有大问题并一一嘱咐了值班人员之后，许厂长亲自在大雨中的厂门口又呆了半个多钟头，不停地规劝工人们回家，阻止他们再次进厂。“厂里都布置好了，请大家放心回去吧。谢谢大家了，求求大家了！”工人们在满天的雨声里听见了这声嘶力竭的叫喊，他们终于恋恋不舍地离开了。王庆尧站在许厂长身后，替他撑着雨伞，他看见一束束昏暗的手电光沿着漆黑的山道慢慢四散远去，不禁记起在云南插队时那些黑夜里的火把。那是多么让人热血沸腾的回忆啊。

第二天上午，宫建新和小沈带领着五个文质彬彬的知识分子到了厂里。周均没有随行，他只是一大早就打电话来询问昨晚下雨的情况，然后说今天公司有另外一个案子需要他回去处理，因此不能来厂。宫建新向厂方介绍那五条汉子是市保险公司聘请的专家，主要来看看受损的设备。他没有介绍专家的姓名和单位，也客气地以时间太紧为由，拒绝了厂方请专家先看事故发生当时的录像资料的安排。由于全厂职工的努力和驻军的帮助，管加工车间的砂石已基本抢运排除，工人们已开始清洗地面、擦洗机器。按厂里的安排，18号，也就是明天，外国专家就要进场开始对设备进行检修。因此今天是达到进场环境要求的最后期限。为了帮助所有没到过洪水现场的各级领导或有权人员对灾害的程度有一个客观的感性认识，而不仅仅凭现在的车间环境去作判断，厂里宣传部门已编辑制作了一盘名为《“7.9”洪灾现场纪实》的电视录像片。宫建新的拒绝使许厂长的脸色颇为不悦。而在五位专家分类逐台对设备进行完一番查勘，已是下午两点多的时候，宫建新竟然不通情理地不肯在厂里进餐，也不让专家同厂里交换意见，只说公司已在全市准备了午饭，就带着专家们坐上汽车一溜烟地撤离了。正在办公室接待报社记者的许厂长闻讯拍了桌子。

晚上许厂长召集的情况汇报会作出决定，立即以《关于要求加快对“7.9”特大洪灾保险理赔的报告》为题，向市冶金局呈文反映保险公司的种种推诿拖延和不合作行为。许厂长说，局里已同意明天以冶金局名义也向市政府书面报告并将报告抄送保险公司。王庆尧对许老板抓住时机果断出击的魄力深感佩服，他知道这是一招可望一箭双雕的妙计。他提出，最好只把矛头指向市保险公司，报告中不要攻击西山区支公司。既然对方都不愿撕破脸皮，我们何必要去堵死这条退路呢？

尽管种种迹象表明西山区支公司也可能参与了密谋和策划，但不知为什么，周均前几天悄悄对王庆尧说的一席话使他觉得有几分合理：“不管是一个亿还是两个亿，反正我们支公司今年肯定亏损了。我们一年正常的利润不过一两千万。既然都是亏，既然年终奖都泡汤了，我何苦来做厂里的大恶人？”看得出，这位小老弟夹在中间确实也够难的。

十八日，三个美国人和一个日本人来了。他们是分别属于美国 PMI 公司和日本岩崎工业株式会社的机械、电子和电机专家。预计来中国的工作时间是七天，每人每天的生活费（市内星级酒店住宿费和交通费除外）标准平均达四百美元。几天前确定从设备的生产商和销售商聘请维修人员的电传在发出之前就给宫建新看过，他只是说：“这是企业自己的事，请什么人，请多少人都是厂里的权力，不用问我。”今天早晨，他又不同意与外国专家见面，“他们是你们聘请的，只对雇佣者负责，人家才没有义务向我们提供意见呢。”于是，宫建新呆在财务部办公室再查了一天的帐。虽然照旧是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地乱敲，但清妖感觉到对方的鼓点渐渐密起来。虽然没有明确的证据表明下一步宫建新会干些什么，但他知道对方离目的地不太远了。

因此，在昨天晚上与许厂长通电话的时候，许老板的要求是让他再应付半天。今天下午许厂长将亲自出马发起决定性的反击。

经过如此漫长而沉重的回忆，王庆尧觉得这个早晨实在过得太慢。办公室外间已经有了说话声，属下那帮女人们又聚在一起开她们的晨会了。女人真是一种奇怪的动物，哪怕大火烧到房顶，发型、化妆和衣服仍然是她们最急迫的问题。从这些各个年龄段的女人身上，他偷听到许多能使他学以致用的好东西。

九点多，宫建新等三人又一次自动出现。据小沈说现在不需要走，双腿已经会自行把他带来。一进门，王庆尧就发现了周均手里拿的新手机，“瞧瞧，多牛啊！我们饭都要吃不起了，还有人在搞高消费。这不是存心气我们工人阶级吗？”

“少在我身上抓阶级斗争新动向。人家都用得不爱了才轮到我的。你叫我又骂谁去？”周均也是一副没好气的表情。

王庆尧伸手把手机拿过来翻来覆去地端详、摩挲，自觉象恋足癖捧着臭熏熏的金莲一样。要说手机、房子，甚至汽车，其实早几年他就具备了购买的实力。但他毕竟是四十多岁的人了，他不愿张扬，他懂得韬晦。有时候他也觉得自己这一代人实在是很悲哀。

他把手机递还周均，微笑着问：“宫科长，今天查什么？”

午饭后，王庆尧陪着宫建新等人在办公室闲聊，周均正宣讲他的关于掷骰子定赔款的新生产方式。“咱们先定好掷多少把，每把多少注，然后把两边的老板请来，愿赌服输，手上过。”这时，内线电话响了。王庆尧去接听后，朝周均笑着说：“别请老板了。许老板请你们去。”

许厂长宽敞的办公室早已恢复了整洁和庄重。这两天有外国人来，他在短袖衬衫上加打了一条考究的领带。看见王庆尧领着保险公司的人进来，他对电话那端说：“好吧，他们来了。待会儿我再向您汇报。”

放下电话，他的目光缓缓地从宫建新、小沈和周均脸上一一扫过。许久，他才叹了一口气道：“唉！难哪！”

屋子里的人都没有吭声。一阵难捱的沉默。

“宫科长，我想请教你一个问题，”许厂长终于单刀直入地开始了，王庆尧象士兵听到熟悉的冲锋号一样亢奋起来。“七月九号出事到现在已经十天了。厂里几十万立方的砂石都清理完了，你们还在那儿慢慢腾腾地查来查去。你们究竟想要干什么？”

许厂长的手重重地拍在桌面上。王庆尧在一旁想，可惜现在的大

班台太结实，要是能象电影里那样一掌将茶杯盖子震起来，那会更加出彩。许厂长根本不容对方分辩，又一通愤怒的语句劈头盖脑地倾泻而出，“要是你们觉得拖可以解决问题的话，那就拖吧！再拖个十天半月试试吧！到时候工人上街，舆论谴责，政府干预，看怎么收场！反正我是早就不想干这个破厂长了，管他谁来收拾这个烂摊子！”

看着宫建新不自觉地半张开的嘴里露出的黄板牙，王庆尧感到一种很久没有的痛快淋漓。许厂长这一串气势磅礴的排比句让他想起解放战争时期那些著名的新华社社论。

宫建新开始摸烟，他不安地在沙发上咧动了两下，清了清嗓子，才艰难地吐出一句完整的话，“许……许厂长，您一定是误会了。”

“误会？哼！”正如王庆尧所料，许老板没有继续大发雷霆。他是一个分寸感极强的人。

“也怪我们没有把理赔的程序跟厂里说清楚。我们保险公司处理每一个赔案都有一个全面收集资料的过程。”经过短暂的慌乱，特别是又吸进一口救命的香烟之后，宫建新象一只顽强的蜘蛛重新编织被狂风刮坏的薄网一样，很快开始恢复了条理。“何况厂里的设备这么先进，我们这些外行想学懂确实需要一些时间。许厂长，您想，要是我们不把每台机器的原理、构造和价值搞清楚，随便开口定个价，结果只能是两种，要么回去挨老总臭骂，要么你们接受不了。您得谅解我的难处啊。”

“你们不是请专家来看过了吗？他们该不是光收钱不干事的货色吧？”许厂长斜刺一枪，讥讽的意味清晰可辨。

“这两天我们正是带着专家的意见在重新核帐。您也知道，企财险是按财务报表承保的，所有的损失都需要有财务证据的支持才能得到恰当的补偿。既然许厂长问到了，我顺便汇报一下，查帐的工作其实才刚刚开始。”

“什么，花了十天时间还说才刚刚开始？我不管那么多。你们这周星期六、星期天少不了又是要休息的，你们放心歇着吧，但是，下个星期一必须开始坐下来谈赔款，否则，别说无缝钢管厂不合作！”许厂长说完，站起身来，“王部长替我送送客人。”

宫建新呼地站起，速度之快使王庆尧以为他要冲向许厂长。但宫建新只是伸出手去，平和地说：“好吧，许厂长，我回去立即向公司汇报，力争按您的要求办。”

面前那只筋骨嶙峋的手没有缩回去的意思，许厂长只得将它握住，同时语重心长地说：“唉，宫科长。大家都不容易。做事情不认真不行，有些事情太认真了也不行。真的，何苦呢？”

王庆尧送三人上车的时候，把一盒录像带交给周均，“是该好好看看，你就不会再怪我们老板发火了。”

周均摇下车窗玻璃说：“我还用看它？整个儿一场噩梦似的，一闭眼就自动开演。我拿回去是给别人看的。”

7月20日 星期五

昨天下午在从无缝钢管厂出来的路上，宫建新和周均分别联系了冯处长和邓轩，把厂方风云突变的情况作了简单的汇报。奇怪的是，两位领导象约好了似的都没有任何明确的指示，宫建新还被告知他和小沈明天一早无论如何必须回市公司参加紧急会议。在与邓轩的通话中，周均得悉邓轩明天也要参加这个会。

宫建新在汽车后排舒坦地半躺着抽烟，他看着周均把手机从耳边移开，关闭电源放进皮包，问道：“你们邓经理也没讲开什么会吗？”

“没有。”

“肯定出什么大事了。咱们不管它，这样，周均你今晚上和明天上午再辛苦一下，把查到的东西整理出来，明天下午上班就到市公司来，我们一起向黄总汇报。你主讲。”

“还是你来讲，我不行。我们这些乡下孩子见着大官儿就傻眼，你别难为我了。”周均真的有些紧张。想起来，到公司五年了，从来没有直接和总经理说过一句话。这家公司的等级森严绝不亚于政府机关。尤其对最基层的业务人员来说，耕耘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就是他们全部的生活，支公司经理就是在这片土地上掌握生杀大权的最高权威。

“少说废话。我就是要让你见见大场面。”宫建新说，“出两次洋相就好了。你总该相信我不会害你。”

因此，周均一上班就关了门，继续埋头弄他昨晚通宵工作也未能完成的定损方案。倘若听汇报的人有钟子期似的慧耳，他该能够听出在这些乏味的数据中有昨夜密集的蛙鸣和晨凉时的市声。快十一点，他总算完成了，放下笔时感觉脑中一片空白。

“宫建新这只老狐狸，他算好了时间的，不睡觉刚好能做完。”周均忿忿地想。宫建新的傲慢从一开始就刺激起他的好胜心。他可以在糊涂人面前装糊涂，但不希望被明白人看轻。伙伴也好，对手也好，同级别的较量才有意思。

他把房门打开，透透满屋的烟气。姚必功满脸是汗地站在走廊里，正拿钥匙开自己的办公室门，周均问：“刚回来？”

“噢，你在啊？”姚必功很惊异。这一段时间周均行踪诡密，人们已经习惯他不在公司出现。老姚把钥匙收进裤袋，朝这边走过来。周均只好极不情愿地又退回自己烟雾腾腾的房间。其实瘾再大的人都会知道烟闻起来是臭的，抽起来是苦的，吞下去对身体是有害的。

“赶快进屋凉快凉快，”胖胖的姚掌柜把皮包扔在沙发上，直奔空调出风口而去。突然，他大声嚷起来，“你小子搞什么鬼？在办公室放火啊？”见周均笑而不答，他只好无奈地道：“算了，我说什么也没用。自己想找死的人是劝不回来的。”

“是的是的，天作孽犹可说，自作孽不可活。”

市公司大楼坐落于市中心一条繁华的大道，市内几大银行的分行机关都集中在这条街上。因此有些小报恬不知耻地称之为本市的华尔街。周均向往威尼斯，也喜欢苏州，崇拜华尔街的巨大力量，也热爱这个城市，但他一向反感“中国的威尼斯”之类的说法。他以为这很可笑。

然而，当他踏进市公司大楼，心里的感觉却象是走进了“现代的皇宫”。保险大厦是三年前新建的，当时黄总的第一届任期刚满。新大

楼启用典礼的镜头曾反复在媒体上出现，弄得周均们也跟着自豪了几天，浑然不觉这些浮华盛典其实与自己毫不相干。

散发着芬香气味的电梯在十一楼平稳地停下，财产保险处在这层楼的中部。全处六个人今天都在，这是周均从来没有遇到过的。很快，他就知道了原因。

在今天上午召开的有全市各区县支公司经理及市公司机关职工参加的大会上，宣布了一个爆炸性的消息，分公司总经理黄华中因涉嫌非法拆借资金和贪污受贿已被检察院收审。总公司下派的工作组和市人民银行的调查组已进驻公司，原分管负责行政的副总经理马青仁从即日起主持市分公司的工作。在一个一朝天子一朝臣的组织中，这样的事件所造成的破坏绝对超过唐山大地震。

处里分管责任险的邱科长在机关任职已有十多年了，他是周均刚进公司参加岗位培训时的老师之一。周均每次见他都恭敬地执弟子礼，同时觉得自己很虚伪。现在，他端着茶杯，架起二郎脚半躺在沙发上，笑容诡秘地问周均今天中午见到邓轩回支公司没有。

得到否定的答复，邱科长露出一切尽在意料之中的表情，“他是没有必要赶着回去。往后他得安心扎根西山区了，日子长着呢。”

闲聊一阵之后，冯处长将宫建新和周均叫到他自己办公室，并打电话请来小沈。他给邓轩发了一个传呼，在接电话时，周均看到他脸上的笑容颇不自在。

冯处长放下电话，朝周均说：“你们邓经理好大的火气！‘我不参加了，我没有能力来管这个案子，让聪明人去办吧！’唉，谁不知道他跟黄总的关系，可再怎么也不能这样对待工作啊。”他似乎感觉话讲得太重，又摇摇头，困惑地自言自语道：“我们处里可没有人当面笑他啊，怎么冲着我来呢？”

刚才从处里的其他人那里，周均已经知道，邓轩在无缝钢管厂预付赔款会上关于损失超过两亿元的说法在市公司被传为笑谈。正好今天市冶金局关于无缝钢管厂“7.9”洪灾的报告转到公司，因此上午开会时竟有人拿这事和邓轩打趣，当时就让他下不来台。

冯处长接着开始履行作为查帐定损小组副组长的职责，他一本正经地翻开笔记本，向宫建新等三人提出了一个十六字真言的原则要求（“态度积极，时间抓紧；宽严适度，随机应变”）。然后说，马总刚主持工作，百事缠身，肯定不会来过问这个案子；邓经理的态度也已经很明确了。所以，你们三位要既劳力又劳心，互相配合，以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的精神处理好这个特大损案。我会全力支持大家，你们的决定就是我的决定，你们谈成的结果我都同意，而且我会以副组长的身份向总经理室及时报告。

在市公司，宫建新仍然是云遮雾绕的形象。听完冯处长得体的玄谈之后，他让周均向冯处长汇报工作进展和下一步谈判的设想，并且要求他今晚务必再将有关情况跟邓经理沟通，以免产生更大的误会。

周均答应向邓轩全面转达市公司对损案处理的意见，“宫科长不说我也会这么做。我首先是向我的经理负责的。”然后，他分三个部分开始汇报：一，为什么说现在开始定损谈判在技术上是不适当的？二，为什么现在必须仓促地开始谈判？三，关于谈判的总体策略和部分细

节的设想。

周均的汇报用了将近一个小时，然后定损小组成员热烈地讨论了两个小时。有一些数据被重新核算，有一些可能具有副作用的概念被反复推敲，给周均的感觉是，这十天磨出的是一把真正的达摩克斯剑，越来越不清楚最终被它砍掉的将是谁的头。

在商量好谈判的角色分工之后，宫建新对周均和小沈说：“我们三个现在是被捆在一起了。只有自己救自己，也只能靠咱们救公司了。明、后天周均休息，小沈跟我加个班，再熟悉一下材料。这一大包资料以后都由我来提，周均在厂里的时候不要再碰它。星期一开始谈，大家放机灵点儿。”

在整个汇报和讨论的时间里，冯处长保持着兴致盎然的神情，但始终一言不发。端坐在办公桌后的他有如一尊面容慈祥的佛像，同情地倾听众生的祈求与诉说。

宫建新送周均下楼。夕阳之下，四处高楼的影子静悄悄地汇聚拢来，使整个街区变得阴森。楼群间有僵硬的风吹过，带起一些纸片在低空飞舞。宫建新一只手放在周均的肩上，“这该就是所谓困兽犹斗了，”他的变色眼镜在阴暗的光线下开始透明，现出一双倦怠无光的细眼。“咱们一起熬吧。等案子搞完，有没有兴趣喝一次酒？我请你。”

“肯定要喝的。但应该是我请你。”

两人你请我，我请你地反复了两三次之后，突然同时住口，互相看着对方，爆发出一阵好久没有过的大笑。笑完之后，周均伸出手：“下周见。”

“下周见。”宫建新的手也伸过来。周均感到，这种方式的握手实在有些熟悉，象是多年前黑白电影里的老套，但是他喜欢。

7月21日 星期六

睁着眼睛看天光渐亮，对有所期待的人来说或许是一种快乐。周均早已知道自己没有资格和能力再去期待什么，所以他觉得最近的神经衰弱状态实在不好。

去年年底，在公司组织的例行体检中他被查出患有胆石症。体检那天他本想利用难得的半天时间睡个懒觉的，谁知林慧识破了他的阴谋，早早地把他叫醒。拿到报告单的时候，他摇着头故作轻松地大声对张宏宽说：“三十不到就得些中老年疾病，您说这一代年轻人怎么得了？”从那时起，一向自诩为健康宝贝的他开始对生命和身体的神秘莫测生出了敬畏。脆弱和疾病不再只属于别人，而且这种巨大的变化竟然会在不知不觉中发生，这后一点尤其令他灰心。

很早以前他就被“以过去和现在的铁铸一般的事实来测未来，洞若观火”的论断所折服。他甚至从中读出了关于保险的科学思想，就象爱国者惯于从古籍中证实所有外国的最新发明不过是追随我们老祖宗的咳嗽一样。类似这样的思想令他深信，任何事物都是可以认识和掌握的。在自以为能够把握命运的人身上，沮丧和恐惧其实更容易得手。

最近他正在尽力改掉不吃早餐的坏习惯。因此在床上躺到八点多，他起来泡了一包方便面，谁知吃完以后，袭来的竟是浓浓的倦意。回笼一觉非常香甜，再次醒来，已是下午两点多。

再吃方便面是不行了。不需要拉开冰箱也知道里边是空的。于是他赶紧起床，冲完澡就出门了。

走下楼梯，他在阳光下眯了一会儿眼。自从离开海南的沙滩以后好象再也没有见到过自己的那副墨镜。许多东西的丢失或遗忘似乎都遵循同样的规律，不知不觉间就会了无痕迹。

小时候读的《十万个为什么》里有一条“为什么下午两三点钟的时候温度最高”，书上的解释至今还记得。现在就是最热的季节里一个没有云彩的周末下午两三点钟。街上几乎没有行人，偶尔有一辆货车呼呼地驶过。西瓜摊的小贩们亮着圆滚滚的黄黑色肚皮，躺在圆滚滚的瓜堆里张着嘴睡着了。没有风，远处的中学里茂密的树林中有许多的知了没完没了地唱着。城市在中午的热浪里昏昏沉沉地打着一个长长的盹。饥肠辘辘的周均在一家家关门闭户的窗店的凉棚下沿街走着。

突然，他听到身后传来脆亮的一声“喂！”。回过头来，看见顾晓羽站在十多米外的一家冷饮店门口。他犹豫了一下，擦着汗，慢慢地走过去。“不是说你昨天生病了吗？怎么跑这儿来了？”

“我在里边喝水，”顾晓羽显然还没适应从冷气房间到露天环境的突然转变，周均觉得她的眼睛似乎都有些红，“从窗口看见你走过，跟个僵尸似的。你干吗去？”

“僵尸出行，老虎出山，你说还能干吗？吃人去。”看着那双眼睛，他收住了笑。“刚起床，去吃饭。”

“哈！”顾晓羽摇着头，满脸的不屑。“对了我问你，录像带拿回来了吗？”

“前天就拿回来了。谁叫你昨天调休呢，星期一上班给你吧。”

“好吧……你吃完饭上哪儿？”

“不知道。您给安排安排？”周均话一出口，就知道错了。这个古灵精怪的丫头常常让他莫名其妙地放松警惕，自动缴械。

“要真没去处的话，待会儿我就想去看录像。”在斩钉截铁地说完之后，她把声音减低，“好吗？”

周均走进一家毫不起眼的小饭馆。这个时间只有在这里才会有人供应吃的给他。老板是位嗓门很大的老太太。正是凭她咋咋呼呼的叫骂声，周均第一次光顾就知道她是自己的老乡。

老太太正在门口的一张餐桌上剥蒜，看见周均进来，立马起身往角落里发出指令：“快，起来，炒个肉丝饭，烧碗小菜汤！”角落里便立起一个愣头愣脑的伙计，抹着流到嘴边的涎水进厨房去了。

周均拉凳坐下，老太太又冲他一阵怒吼：“起来起来，去洗把脸！汗不拉几的，吃得下个啥？”待他重新入座，老太太问：“小孩儿，你说说，你们这些人干吗不肯在家里吃饭？大热天的还跑来添乱。”

她一直叫他“小孩儿”，周均从来没法纠正她。当然，现在他早已经习惯了。“老太太，要是我们都不来了，您吃什么啊？”

“呸！胡说八道！老天爷还能饿死了我？老娘开了五十多年的店，就只会弄几个家常菜，也把生意做走了。我可是知道，你们这帮东西，

贱！”

周均觉得，以这样的理念来经营一间饭馆，居然能够支撑一家人的生活，而且自己还愿意常来，真是一桩奇事。合理的解释也许真的是自己很贱。

不知怎么就突然想起以前看的一部香港片。片中的一位男警官这样向他的好友讲述他第一次爱上一个男人的感受：“你一直都喜欢吃扬州炒饭。但是有一天你突然吃了一次牛肉河粉蒸。你觉得味道不错。从此你就喜欢牛肉河粉蒸了。每个人都可能在某一天突然喜欢吃牛肉河粉蒸的。”想到这里，他不禁自己笑了起来，问老太太：“你这里有没有牛肉河粉蒸卖？”

“牛肉……牛肉什么？”老太太大声喝问，疾风吹得面前的蒜皮乱飞。

吃罢照例既咸又油的炒饭，又出了一身汗。咀嚼着最后两三粒硬硬的饭粒，咀嚼着老太太在门口说的“别顶着毒日头乱跑，乖乖回家去吧小孩儿”，周均去买了个西瓜提在手里，然后来到冷饮店。顾晓羽很快出来，身后跟着一个男孩子。显然，他们一直在留意着窗外的街景。

在走向周均家的路上，周均终于忍不住问她：“就这样把人家放了？”

“你别管。”顾晓羽低头走路。

“不管你高不高兴，晓羽，”周均说，“听我一句话。在一起的时候还是对他好一点。

别让男孩子觉得多年以前认识你是个错误，而且还是一个不美丽的错误。”

“到了，开门吧。”顾羽蹲下身开始解开凉鞋上的扣带。

进门以后，顾晓羽没有批评房间的凌乱，她抢着把西瓜拿进厨房。切了一半，将另一半放进冰箱。然后就着水龙头浇了一脸的水，端着西瓜回到客厅。周均已经把空调打开，两人开始边吃瓜边看钢管厂洪水现场的录像带。

周均指着摇摇晃晃的画面说：“这部分是厂里一个职工从家属区阳台上拍的，时间是六点零五分，洪水刚扑进来。注意看右下角那个小黄块，那是辆叉车。”话音刚落，叉车被冲得浮起，往前漂移。虽然使用的是家用摄像机，没有变焦功能，也没有用脚架，摄像人仍然较好地跟随了这一过程，叉车一直基本保持在镜头的中央，但不过十几秒钟，叉车就在水下碰上了马路沿子，迅速地倾覆了。周均按下暂停键，把另一只手上的瓜皮扔掉。他说：“这是最早的影像资料了。这台摄像机后来被雨水淋湿损坏了。王部长来问我能不能赔，我告诉他家财险只负责在室内被盗或受损。他还挺不服气呢。”说完，他又把遥控板按了一下。

画面一换，整个屏幕都是急速的流水。周均介绍道：“这部分是八点多钟厂里的宣传干部拍摄的。那时我们都还在公司没出发呢。”

进水口象只地下怪兽一样咆哮着奔涌乱跳，赫红色的洪流势不可挡地冲突着。“怎么这水是红的？我记得进厂里的时候，看到的好象是又浑又黄的颜色呀。”对光和色敏感的顾晓羽提出疑问了。

“没错。后来红色少了。这时候的水里边，挟带的都是山上下来的泥土。而且，车间里的那么多大石头也全藏在这水面下。”周均说着，点起一支烟。

三十多分钟后，经过后期编辑的录像带放完了。嘈杂的水声和人声消失了，两人在突然而至的宁静中对视了一眼。顾晓羽说：“真惨。”

“是啊。自然的力量太强大了。十几分钟就可以毁掉一座花园式的工厂。”周均叹道。

“对了，有件事忘了告诉你，也许你会感兴趣。那天到厂里后山的仓库去复查的时候，看见大门上不知是谁用油漆乱画了两个大字，‘灾难’。字很难看，一笔一划胡乱搭凑在一起，估计是个奖金被泡了汤的工人干的。当时我就想，你应该去拍一张照片。”

“要去要去。到时候你叫上我。”顾晓羽兴奋起来。艺术家们，不管是职业的还是业余的，都天生喜爱一切苦痛和灾难。在他们不同凡人的眼里，那都是美。

“好的。”此时的周均觉得沉默比之于洪水更为可怕。他必须让谈话不停顿地进行下去。“以前我从来没有把保险同农业作过比较。这一次我才发现，真正靠天吃饭的是我们这一行。农民还可以想办法挖挖水渠、砌砌梯田，勤除草、常施肥什么的。我们能做什么？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一大堆财产被毁于一旦，然后从自己包里往外哗哗地掏钱。”

“我看不象。”

“怎么不象？太象了。”这回轮到惯于摆人一道的周均望着别人微笑的脸发愣了。

“哪里有这么爽快就掏钱的？你天天到厂里去上班有十多天了吧？赔出去一分钱没有？”

“哦，说的是这个啊！不好意思，虽说靠天吃饭，也不能不许我们亡羊补牢吧？”周均恍然，“何况厂里的汽车、家财、雇主险我们都已经结案了。怎么叫没赔出去一分钱？”

“别避重就轻，尽提那些毛毛雨干吗？说真的，你估计最后这个案子要赔多少钱？”顾晓羽起身去把空调的出风板拨到转动状态，“老对着吹有点受不了，”她双手抱肩，作寒冷状，壁挂式空调的风口下，她的长发被吹了起来。

周均垂下目光，踌躇地说：“我也不敢讲。但愿能控制在五千万以内吧。”

“五千万？最后一次我到厂里，就一个星期前吧，你们送什么建议书那天，人家不是重新交了一份清单，还是一亿四千多万吗？”顾晓羽很惊讶。自从大规模查勘结束之后，所有的工作都由查帐定损小组人员在做的，一切的商议和决定都成了秘密。公司里的其他人一律不再知情。

“别问了。我不想再说这案子的事。烦。”周均又一次点烟。

顾晓羽只希望自己的目光能够轻轻地抚平那紧皱的眉头。“我发现你的烟瘾越来越大了。少抽点不行吗？”

“行。只要成天睡觉，我可以一根都不抽。”周均仍然垂眼看着茶几上的烟缸，“晓羽，你知不知道人也象其它物体一样，在压力下面会慢慢地变形？”

顾晓羽没有作声，她静静地望着他，等着他抬起头来。周均长长地呼出一口气，却不见烟气从他的口鼻冒出。“这几天我常常在迷迷糊糊的睡梦中感觉到自己正在被压扁。那种感觉太难受了。”

一只冰凉的小手怯怯地搭上了他的手背。他没有动。从这温润如玉的怜惜和关爱中退出来是超出他的能力的。他真的喜欢这一刻那轻柔的接触所代表的一切。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应该发生的事终于发生了。他的另一只手突然感到疼痛和灼热，一直在燃烧的香烟燃到了尽头。他一下子跳起身来，扔掉烟蒂，然后跑到洗手池边，打开水龙头，让水冲淋被烫的手指。

再坐在一起，两个人都发现有些东西被改变了。他们的距离隔远了一些，话题却出人意料地多起来。他们甚至谈到了诗。听到她念出“害怕结束/所以你避免了一切开始”，周均非常吃惊。这首诗从来不像作者的另外一些作品那样流行，而且他自己第一次读到它是刚进高中不久，那时候，她该还在念小学。但他不想再让自己的情绪失控了，于是他象平时在办公室里一样地开起玩笑来，“这下我总算弄清楚一位诗人的师承了：你的本家大腕是你的老师，而朱迎兵又是你的徒弟。”

顾晓羽强笑了一下。她咬了咬牙，突然说：“你干吗非要用这种语气跟我说话呢？周均，你告诉我，你是不是一直把我当小孩看？”

“哪里话！你知道我对谁都这样，我只会这么说话。我一直把你当作我的好同事，好朋友。再说当小孩有什么不好？今天还有人叫我小孩儿呢，我觉得蛮受用的。”

“好同事，好朋友？”顾晓羽的声音酸涩得象是一张在老唱机上艰难地挣扎转动的老唱片。“我知道你其实一直对我是另眼相看的。你只是害怕，可你就不怕有一天自己会后悔吗？”在一种不可确知的力量驱动下，微微颤动的唱针终于跨过了长期被灰尘阻挡的那一道唱纹。

看着这个天真活泼的小姑娘几乎就要潸然泪下，周均在心里痛恨着自己。他不能给她的东西他自己也没有。“不要说后悔不后悔，晓羽。等你结了婚就会知道，世间本来无一物。”

“那你为什么还要结婚？”

“因为那时候没有人告诉我这一点。”周均说。他认为自己说的是实话。“晓羽，我还可以告诉你，我觉得婚姻真的是一种不好的制度，它是反人性的。但既然进来了，我必须得遵守规则。”

“你会无条件地遵守规则吗？”顾晓羽决定不再顾忌了。话说到这种地步，揭发、隐藏或者伪造事实已经没有本质上的差别。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那好，让我来假设一种情形。有一个男子，当他承受着事业上的最沉重的压力的时候，他的老婆却跟男同事单独出门旅游去了。他应该继续相信婚姻的规则吗？他会相信把真相告诉他的那个人吗？”她飞快地说完这一段话，看见周均的脸色一下子变得惨白。这个她暗中深爱上了许久的男人今天再一次显出了脆弱的一面，而且只被她一个人看见。她骇然地感觉到，有一种近乎快意的东西正在她的心底摇曳。

可怜的周均嚅嚅着说：“这是你的假设。”

“我说过。”

“是的，这只是一个故事。”周均好象抓到了一根千载难逢的稻草。他又试图凭借这根稻草作为跳板，重新收复其实并不存在的失地。他那片没有血色的嘴唇费力地开合着，“就算我是故事中的那个受害者，我也只能继续遵守规则。因为这是我该付的代价。”

泪水终于漫过眼眶，顺着顾晓羽年轻而美丽的脸颊流了下来。房间里只有空调器微微的风声；窗外不肯落山的太阳仍然不知疲倦地放射着光和热。

7月23日 星期一

上午九点，宫建新、小沈和周均一起走进厂部会议室的时候，发现里面已经坐满了人。

除了许厂长到市政府汇报工作不能参加外，党委书记田震山、分管技术的副厂长林逸文、分管安全的副厂长刘沛霖，装备部杨部长、生产部程部长、管加工车间汪主任等都到了。一进门，王庆尧就热情地招呼请坐，办公室雷主任则迅速地提起水瓶将早已泡上茶叶的三个茶杯注满。

周均注意到，厂方人员的表情显得很轻松。两个星期连续的抢险施救已使疲劳成为他们身体的常态。相比之下，在办公室里围坐应该算得惬意。林副厂长正在给大家讲述老麦克的故事。“昨天我送他到机场的。他一直跟我道歉，说只差一天就该结束工作了，但是，上帝把吉米召去了，他只好先回去。”

老麦克是十八号来的美国专家中年龄最大的一位，高大健壮，一头漂亮的银发。周均曾经在午餐时同他交谈过，还看过他皮夹子里一个身穿制服的英俊小伙子的照片，“Gimmy my son. Charming guy, hey?”老麦克的自豪溢于言表。

前天深夜，厂里的传真机吐出一份国际电传，PMI公司转来美国洛杉矶警察局的一份文件和几张剪报。老麦克的儿子在处理一起华人社区械斗时不幸因公殉职。公司总裁亲笔签发了唁电，并允许老麦克在他认为合适的任何时候中断工作回国。因此，昨天下午老麦克就匆匆地离开本市到北京去了。PMI公司驻京办事处将帮助他尽快转机回国处理儿子的后事。

听着一贯视亲情为人伦之重的一群中国人平淡地议论发生在洋鬼子身上的故事，周均只想起“人死如灯灭”这五个字。也许，自家熄掉的一盏灯比旁人家死掉的一个人更能引起关注和叹息。毕竟，痛苦唯有切身才是痛苦，否则灾难也只是故事。

而现在，会议室里的人们要面对的是一种真正的现实。

一开始，双方都互道辛苦。保险公司人员对厂领导身先士卒、全体职工爱厂如家的精神表示钦佩；厂方则充分赞扬了保险公司的同志不辞辛劳、认真负责的工作作风。许多闪光的名字和感人的事迹被提到，会议室里洋溢着同舟共渡者之间的精诚团结和相互理解，笑容和香烟在空中飞来飞去，人们频频揭开杯盖，轻松地啜吸杯中滚烫而滋味丰富的茶水。

这时，一直双手抱肩、置身于客套寒暄之外的小沈突然愣头愣脑地开始说话：“我觉得你们厂里的宣传工作也做得好，每天中午广播站都坚持播音。真是挺不容易。”说完，他挤出一个难看之极的笑，一种让厂方谈判代表们恨不得伸手替他从脸上撸去的表情。

身为党委书记的田震山对不知所云的说话和含沙射影的嘲讽早已见惯不惊。他本不屑搭理这个讨厌的乌鸦似的小毛头，但是宣传工作是他的领地，他又是参加今天谈判的厂方最高级别领导，他不想也不能冷场，于是他摇了摇头，谦虚地说：“哪里哪里。”

“真的，田书记，我觉得您应该给宣传部门的人发奖金。我留意听过几次，基本上每天都有新采写的厂内新闻，蛮及时的。”小沈似乎对这个问题谈兴颇浓，一点儿也不在意厂方人员一个接一个地打起呵欠。“好象是上周星期四吧，去食堂吃饭的路上，我听到正播一篇听众来稿，是表扬全厂抗洪救灾的好人好事的。挺有水平，一点儿不比专业记者的稿件差。

其中有一段说到财务部的同志们，‘为了我厂的利益，正以寸土必争的精神，同保险公司进行唇枪舌剑的艰苦谈判’。哈哈，真有意思！”

他咧嘴大笑起来，长圆形会议桌旁其他那些半张的嘴突然同时闭合，许多个初起的，正盛的，或已渐尾声的呵欠被一下子截断。稍后，有几副腮帮子还会开始慢慢感觉酸痛。

周均在一旁暗笑，这小子的确是个可造之材。上周五在市公司，三人的分工中，小沈的角色被确定为“把水搅浑的人”，他在谈判中应该是不问来由，先吃我三板斧的形象。看来，他已经很好地理解了自己的角色，也很快地进入了剧情。

田震山又成了出手接招的第一人选。他尽力克制着对许厂长临阵脱逃、把首次谈判的重担扔给自己的不满，惊讶地问：“是吗？会有这样的事？我倒要仔细查查是谁写的稿子。逮着他非好好修理一顿不可。不过小沈——还有宫科长——你们也别往心里去，这些天下来，咱们都是好朋友了。现在这世道，腹中空空、瞎说八道的人太多了，真要生气可气不过来，”他望着小沈，又随口加了两个字，“对吧？”

王庆尧和周均隔桌对坐着，他觉得自己这时应该进入了。“几位真的不要误会，那篇广播稿绝对不代表厂里的态度，更不代表我们财务部。那死小子，抓住了我跟他没完。”他清清喉咙，“刚才田书记讲了，咱们都是好朋友。许老板、田书记他们拒绝了那么多家保险公司的拉拢诱惑，每年把两百多万交给西山区公司，还不都是因为看重‘朋友’这两个字。周均，你该知道那些公司是怎么缠我们的。咱们真是做到了坐怀不乱，顶够意思了。可从另外一个角度想想，亲兄弟有时候也得明算帐的。宫科长，我的意思是，咱们这就开始谈实质性的东西怎么样？要不然，我背个唇枪舌剑的虚名实在是太冤了。”

周均在桌子这边使劲点头，心里念叨：“清妖啊清妖，你总算扛着重武器跳出战壕来了，有人等着你呢。”

宫建新面无表情地用笔敲打着翻开的笔记本，他的面前象摆摊似地放着许多物件：香烟、打火机、手表、计算器、两大摞由各种复印件、打印件和摘抄件组成的纸堆，甚至还有几本厚厚的冶金工业出版社出版的书。他用毫无抑扬顿挫的声音向厂方人员再次解释保险公司

处理企业财产险赔案的程序，“本来想再花一点时间把帐务全面核实后，一步到位地将赔偿方案交给厂方讨论协商，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个设想不得不放弃。前三天没有进厂，我和小沈在家里认真对现有的资料进行了研究，核算了两千多个数据，算来算去，还是觉得现在要作出准确合理的损失确认太难。但是，我们理解厂里的心情，也感谢厂里多年来对公司的支持，为了体现我们的诚意，今天就破例违反一次理赔程序，先一起试着谈谈大家最关心的设备的问题。小沈，你讲吧。”

象以前处理的每一个损案一样，周均知道这是一个特别的时刻。不论回顾多久的亲密合作关系，不论做多少的感情铺垫和战略迂回，总有必须把手底的牌摊出来的时候；总有一个时刻，你必须闷头冲进未知的世界。而在这一刻之后，你就身不由己，只能听天由命了。

保险之于赌博，差别只在一线之间——如果真有这种差别的话。人们很容易理解这两者的相似之处。

小沈手拿厂方提供的清单，开始按照顺序逐台讲述“结合厂里报损和专家意见”得出的初步想法。“第一项，挡料-给料器。我们认为不能考虑报废，损失程度应该在30%左右。

第二项……”

装备部杨部长立即打断了他，“慢点，小沈，我是不是听错了？30%？你在开玩笑吧？”

“怎么会是开玩笑。首先，它安装的位置在辊道的前台架上，并没有被掩埋，也没有被乱石撞击，只是有一点水浸。其次，这种机械装置通过清洗和简单的保养是完全可以恢复的。”

分管技术的林厂长也忿然加入战团，“我们的挡料-给料器可不光能送料，它最主要的功能是利用里边的光谱仪进行钢管的钢级鉴别，合格的钢管拨到加工线上加工，不合格的就被送到辊道另一端，拨到废料收集台架上。它绝对不是单纯的机械装置。光谱仪进水肯定只能报废，如果你们认为可以修，帮我们修好也成啊。”

“林厂长说的情况我们很清楚。所以我们提出30%的损失比例，如果按照一般的一级保养标准，10%也就顶破天了。”小沈毫不动摇地坚持着。

周均知道，双方肯定无法谈拢。他在拟算方案时，是基本按照通过省保险公司从省钢铁设计院聘来的几位专家的意见做的。这几位分别从事机械、电气、计算机和系统集成设计专业的专家在交换意见时，一方面非常明确地给出了大部分设备的损失程度的合理范围，一方面也反复强调，短时间浮光掠影的眼观手摸并不能替代鉴定，特别是对一些非通用的特殊装置更不敢胡乱置词。但是，在20号的讨论中，宫建新要求小沈在向厂方第一次通报数据时，一律以专家的意见的60%为上限。就象挡料-给料器，专家们认为损失可能超过50%，而小沈只能先从30%谈起。

这是一种谨慎的谈判策略。鲁老夫子有一个故事，大抵是说倘若一个奴隶想要求主人在闷热的房内开一个窗，多半是得不到理会的。但若是声称要把墙拆掉，也许主人就允许他开窗了。宫建新的思路无非是为了避免对方拆墙而先行指出最多只可以配发一把蒲扇，其实最

终还是要凿开那扇窗户的。

这种迹近无赖的策略带来的将是旷日持久的、毫无意义的争吵。按宫建新的说法，先比耐性，再出险招。周均想了很久，最后不得不承认这也许是处理这个案子唯一的办法。

在小沈独力承受着林、杨二人的交叉火力，渐感吃力的时候，周均腰间的BP机响了。

他飞快地站起身，朝室外走去，毫不理会身旁的坐椅被他慌忙中踢得哐啷一声。

林慧说她早晨九点钟下的火车，现在父母家里。她的声音听起来有些沙哑。周均问她是不是感冒了，她说没有，只是觉得有点累。

周均眯着眼朝远处望去，一碧如洗的天空没有云，巨大的管加工车间厂房安详地伏在那里。周围的山岭似乎比以前更青翠了，几条被洪水冲出的伤疤难看地刻在上面。他大声地说：“喂，我是拿新发的手机给你打的。”

“总算配了。你还在钢管厂吗？”

“是。今天开始谈判。估计晚上不会回去太晚。”

“没事，你忙你的。我想先在这边休息两天，后天再回来。好吗？”

“行啊。没问题。好好休息。”

“那……”周均静静地等着，手机紧贴在耳朵上，他仿佛听见有一声很轻很轻的叹息，但很快他就相信那是自己的幻觉，因为林慧接下来说的是“……就这样吧。我去睡会儿。”

“好的。再见。”

再次走进会议室，周均只听见杨部长一个人的声音：“那就按林厂长刚才说的，我们也不要赔款了，保险公司把这些设备修好就行。定个时间表，到时候我们检验产品质量，只要合格，这事就算了了。”

小沈瘪着嘴坐在椅子上，摆出既无奈又不屑的神情。宫建新仍然一言不发，翻弄着资料。周均落座以后，朝王庆尧做个鬼脸，问：“怎么，杨部长想招聘修理工吗？我先报个名，算我一个。”

杨部长嗤他一声，算是回答。

“我刚才没在，不知道大伙儿都说了些什么。但是我想可能有一个需要互相理解的问题。从厂里的角度，当然希望越快定损越好，可以用保险赔款去购置新设备。但是从保险公司的角度呢，如果已经修复或者更换好了设备，在费用都已经明确的基础上再核定损失显然更容易些。这只是处理程序上的差异。作为支公司的代表，我觉得我们应该互相体谅对方的难处，尤其是不能让保险理赔挡了恢复生产的路。强求企业对每一项费用都拿出依据来是不现实的，还没拆修怎么可能确定修理费呢？厂里也不必要保险公司对每一个设想都提出技术依据，你们专家跟外行着什么急啊？”周均停了一下，观察着大家的反应。还算不错，没有人跳起来反驳。于是他接着往下说：“我一直有一个观念，如果我们过分追求细节的完美，在每一个小问题上都陷入争执的话，可能到最后连究竟在谈什么都忘掉了。其实我们要谈的是钱，是最终的一笔金额，至于这个金额究竟是由哪些项目组成的，宫科长和小沈关心，王部长和杨部长完全可以不关心。”

宫建新立即制止他：“你在胡说些什么！你应该想清楚了再开口，

周科长。”

周均象是没听见他的话，继续发挥下去。他不能停。这是此时他必须做的事。“受损的比例是一部分，设备的价格也是重要的一部分，我理解损失说到底最终得落实在金额上。”

自从接收到周均的鬼脸之后，王庆尧就专注地盯着他。现在，他象是经过长期观察终于在显微镜下发现一个新物种的生物学家，很快地接过话头：“对对对，机器的价格乘以损失程度就等于赔款。让我们换个话题，确认一下损失的数量和设备的价值。总不能老僵在这些比例上吧。”

听他说到这里，周均又偷偷给了他一个鬼脸以示赞许。同时心想，清妖肯定不会知道，两次同样的表情完全可以代表极不相同的含义。对不起啊清妖，你被我诱入局中了。

宫建新果然适时地说话了：“王部长，我修正一下你的说法。价格乘以损失程度是损失金额而不是赔款金额。但是我们现在可以不去管它。”他点起另一支烟，斜眼看着周均说：“我们的周科长出去回了个传呼，说话越来越有水平了。我本来不想这么快谈到价格的。既然事已至此，我就先初步讲一下价格方面的问题。希望厂里能给我一个相应的解释。周科长跟厂里的同志们都很熟，情况也了解，你大可以帮着补充补充。”

周均把头低下，告诫自己表现出的委屈应该含蓄而有分寸。过犹不及，这四个字不仅仅是在讲演戏。

宫建新拿着笔记本，平缓地把查帐时摘抄的一些数字端了出来。以搞政工和技术的领导为主的厂方人员大多数都听得云里雾里，只有王庆尧明白宫建新真正想说的是什么。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王庆尧终于知道，宫建新心目中的听众就只有他一个人——不，还有没到场的许厂长。

总结起来，宫建新遮遮掩掩地提出的实际上是三个问题。一是为什么在引进设备时要以日元而不是美元结算。二是为什么外贸合同中只订总价而无各子系统的明细价格。三是为什么装箱单上的配件数量与合同规定出入甚大。以前厂里曾有人表示过类似的疑问，都被妥善地解决了。但这一次，保险公司再提出来，意义显然不同了。他不知道宫建新到底掌握了多少材料，但从现在提的这三个问题看，他至少已经查到了当年中国银行的项目可行性报告（其中有对日元升值前景的预测），仔细核对了合同和装箱单，甚至有可能已经找过一些知情人了解情况。

王庆尧在脑子里飞快地盘算着许多种可能性，包括已经过去的和将要来临的。一个念头越来越强烈：“必须阻止他们。”他没有注意到，汗水从他周身四处冒出，他的坐椅上已经留下一滩湿迹。

结束一天没有进展的谈判之前，宫建新最后要求厂方尽可能地进一步提供详尽的技术和财务资料。比如各种设备的说明书、检验证书，同类设备在国际上的市价等等。“我们也会一起配合，利用各种渠道，包括国外保险机构和评估机构，尽快地做好这项工作。”

当厂方人员对这种无事生非表示愤慨不满时，宫建新向他们发出了难得的笑容，“大家放心，会很快的。对了，王部长不是对临江区 5

月底发生的商厦火灾挺有兴趣吗？当时他们的财务资料被大火烧得精光，我们同检察院、工商局、税务局、银行几家一起，大半个月就把帐给他复原了。我是处理完那个案子以后，休息了几天才到你们厂里来的。”

晚上，周均在家里的餐桌前写分析。他把今天的首次正式谈判定义为“以讹诈对讹诈”。双方都将自己认为对方最害怕的武器摆出来了。就象冷战时期的核威慑政策一样，这也许会使大家都理智起来，也许会让双方一起毁灭。

正当他写到“明天将是重要的一天”时，张宏宽打电话来通知他明天上午一上班支公司开职工大会，“邓经理专门说一定要通知到你。你瞧老板多器重你。”

“我就怕谁惦记。”周均轻声咕哝。

“什么？”张老太爷没听清，着急地问。他向来不能接受自己的耳朵竟也会有失聪的可能。

“没什么，我说明早一定去。”

搁下电话，周均突然觉得一阵莫名的恐慌。张宏宽电话里的声音是平常的，四壁的一切依然如故，甚至那张曾有人上面哭泣过的沙发也好好地在那儿，但是，这个夜晚开始有什么地方不对劲了。

他拿起笔又放下。象修道者所谓心血来潮，他的心在狂跳，同时他的鼻子开始抽动：虚无缥缈间好象传来一缕奇怪的味道。是的，这种味道肯定出现过，而且就在不久之前。但那是在什么时候，什么样的情境之下呢？不知道为什么，他隐约觉得这种味道对他很重要，它代表的一定是他生命中不容错失的东西。

他象一只狗似的，把所有的希望和力量都寄托在鼻端，直到他的指尖无意识地从脸前移过。淡淡的烟草气息，一种整日浸淫其间而丧失感觉的气息。是的，就是它。他让手指停在鼻前，深深地嗅着，感到自己的胸腔慢慢被伤感和绝望积满。他终于知道，那天清晨，当他满怀着爱意走向厨房的时候，他在这间客厅里闻到过不寻常的烟味。

在他结束一次难得的旅程回家并且沉沉地入睡之后，失眠的另一个人轻轻地披衣起床，在闷热的夏夜里独自点起烟来。黑暗中的红色光点映亮了那张曾是那么平静的脸。窗外楼群的参差影像会在那颗他自以为熟悉的心灵中留下怎样的印记呢？这样的场景令他不知所措，这样的问题让他欲哭无泪。

他知道自己只有一个去处。于是他摇摇晃晃地站起身。一推开阳台门，招摇的鬼眼般的灯光和飘忽的海妖似的歌声扑面而来，周均痴痴地笑着迎上前去。

7月24日 星期二

醒来以后，周均隔了很久才相信他的确是躺在自己的家里。天花板上的吊灯，蓝底缀小白花的窗帘，床头散乱丢放的几本书，慢慢地在他眼里变得熟悉。昨夜所经历的一切，那些交织混战的激情与痛楚、懊悔和期盼就象一剂由胆大包天的江湖庸医炮制的麻沸散，在永久性

或半永久性地摧毁了他的大脑组织之外，居然还给了他丧失全部知觉的几个小时。

那吞噬一切的黑暗多美啊。寂静、安宁而又甜蜜。周均以前一直只能把霍金描述的黑洞作为一种理论模型来理解，但昨夜，他终于隐约地触摸到它了。一个甚至连光线都不能逃逸的世界，一个没有时间空间。他为自己的发现感到欣怡和满足。

他把床铺仔细地整理好，洗完淋浴后又喝了牛奶，然后穿上一件新T恤出了门。

会议在公司顶楼召开。人们惶惶不安地小声议论着，如同一群预感到大难临头的蚂蚁正用触角互相轻碰，一种神秘的分泌物的味道四处飘荡。周均选了角落里的一个座位，他看见同事们一张张熟悉的脸，记起那些争斗与合作，那些一起度过的岁月。他真想站起身来，一一地拥抱他们。自己已经登上一条即将起航的大筏，马上就要渐渐地远离他们。

邓轩快步走进会议室，国字脸阴沉得可怕。不等张宏宽主持，他迳直开始讲话。“同志们，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让我觉得必须开这样一个会。”

周均以为他要讲关于黄总的事，但邓轩没有。他对此只字未提。在全体职工的注目下，邓轩主要强调了两点。第一，作为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恪尽职守，完成任务。因此，排除一切干扰，齐心协力，象完成半年任务一样，努力实现市公司下达的全年责任目标是今后几个月的绝对中心。虽然今年我们遇到了巨灾，利润指标可能存在问题，但是，任何人如果因此而丧失信心，甚至认为可以借此连保费收入指标都放弃，那就错了。

支公司将采取严厉措施促使有类似想法的同志彻底消除侥幸心理。第二。人民银行将加强对各家保险公司的监管力度。从下个星期开始，人民银行的检查组将进入公司。大家一定要团结一致，遵守纪律。未经批准擅自对外泄露经营秘密的行为将毫无例外地受到严惩。

说到这里，邓轩拿起一份报纸扬了扬。“今天的《晨报》不知有人看过没有？我希望同志们都读一读这篇《保险公司：你究竟要做什么？》。它是针对无缝钢管厂损案的系列报道之一。”邓轩将报纸啪地往桌上一摔，“此文一出，我们以前付出的一切努力都白费了！”

周均低着头，他知道许多双眼睛正看着他。他不想要求自己勇敢地抬起头来，即便此时此刻。他也不愿意厌恶的表情被人看见。

邓轩严厉的声音继续着：“请大家听听这一句：‘据说保险公司内部有人透露，不知能否在五千万以内搞定此案’。我希望这句话不是在座的哪一位仁兄说出去的。如果不幸真有人这么说过，我想请他扪心自问一下，是谁借你的胆子，你捧的究竟是哪家的饭碗？！”他的双眼喷出怒火，“所以我再一次强调纪律，铁一般的纪律！我奉劝某些自以为是的人好自为之。散会！”

随着人群下到三楼，周均先让在驾驶员休息室看报的小金下去作好开车前的准备，然后回到自己的办公室，把窗户一扇扇关好，扣上铁栓。他在办公桌前呆坐了几分钟。门窗紧闭、没开空调的小房间象蒸笼一样很快使他汗流浹背。他慢慢拿起电话，拨了三个数字，听到

有人接听，他报了林慧的机号和自己的姓，然后说：“我要留言”。

站在走廊里，轻轻地把门拉过来，他深深呼吸着这幢老房子的气息。有一瞬间，他仿佛回到远方那个黯然凌乱的家，那个在他成长过程中曾是最安全的避风港和最隐秘的疗伤所的地方。现在，那里只属于爸爸和妈妈了。他从科里的几间办公室门前走过，科员们都在埋头忙着自己的事。很好。

他朝北京 213 走去，没有看见顾晓羽从公司大门口追了出来。她伸手拉住他的一角衣服，双眼噙泪。“周均，相信我，不是我说的。”

她今天又穿着那条绣有小兔的藕白色连衣裙，娇好的脸上写满委屈。周均突然有一种冲动，想替她拂开被汗水粘在额角的几缕细发。但他只是说：“我知道，晓羽。我从来没有怀疑过你。而且，这真的算不得什么。”说完他转身就走，再也没有回头。

小金听到关车门的声音，才把紧闭的眼睛睁开。“这天儿闷的，一到空调底下就犯困。

刚才我差点儿睡着了。”

周均笑笑，说：“小金，谢谢你。咱们先到伟达电子公司去一趟。还记得那地方吗？”

“记得。我送你去查过现场。”

小金把车停在伟达电子公司门口，周均从皮包里取出一个信封下了车。看着他孤零零的背影走进办公楼，小金摇着头，发出一声莫名其妙的叹息。几分钟以后，周均又回来了。他面无表情地说：“快走吧，天象是又要下雨了。”

吉普车朝无缝钢管厂的方向急驶。在林立的烟囱群中，周均掏烟的手在口袋里碰到了那封已经无法送达的信。在那封信里，他摘抄了《吉檀迦利》中的一章：

请容我懈怠一会儿，来坐在你的身旁。我手边的工作等一下再去完成。

不在你的面前，我的心就不知道什么是安逸和休息，我的工作变成了无边的苦役海中的无尽的苦役。

今天，炎暑来到我的窗前，轻嘘微语：群蜂在花树的宫廷中尽情弹唱。

这正是应该静坐的时光，和你相对，在这寂静和无边的闲暇里唱出生命的献歌。

《灾难》全文完

